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吴童子作品集

 **eBOOK**
网络资料 非卖品

棒子，棒子

吴童子

蓑衣房庄头的黄土路上，远远地过来一个大闺女。家织大布的裤褂上绿下青，可可巧巧地穿在她娇小的腰身上。背后的拐篓里装满了成捆的苜蓿，沉沉地将背绳勒进她单薄的肩头。汗水顺着鹅蛋脸往下滴，长长的睫毛上挂一排细小晶莹的水珠。脚后跟撩起团团烟尘，又飘飘扬扬地落在她裤腿和绣花鞋上。走近庄头，她低着眉眼抿着嘴，余光里瞥见那熟悉的身影，心里暗暗一笑，轻轻地放下拐篓……

这闺女名叫环子，是刘圩瘸子刘二家的独生女。刘二先前有一个儿子，快成丁时得一场暴病丢了命。作娘的激成了疯子，不见了好几天才从沟里起水，红红火火一家人顿时冷清了下来。刘二腿不方便，做不了重活出不了门，里里外外全靠闺女照应着。环子一年年长大，发盛得跟朵花似的，直引得媒婆们蹙起狗鼻子在家前屋后打转转。刘二私下盘算着招个上门女婿，一为自己老来有靠，二来也好撑着这个门户。

暮春的一天，太阳晒得人心里发燥，暖风吹得人身上发懒。环子就在那天认识的福山。

路过蓑衣房时，环子觉得拐篓沉得跟座草堆似的，压得她喘不过气来，贴身衣裳被汗湿透粘在身上。她不敢歇，怕到集上晚了，卖不上好价钱，脸挣得血红往前赶，心里想着瘸大还等这钱还帐哩。

忽然背上没了分量。她回过头，见一个小伙子正托着拐篓。他一声不吭地从她背上卸下拐篓，然后自己背上就走。刚走几步又停下来，见环子站着发愣，他咧开嘴憨笑笑：“走吧。”又回头就走。

环子紧一步慢一步地跟在后头，不时拿眼偷偷地瞟他。只见他个子不高，结实得象根顶门杠，紫土布勒腰刹出浑身精神。红黝黝的脸膛厚厚的唇，唇上嫩乌透出一层青春的润泽，不太大的眼里满带精。走起路来又快又重，跺得大路咚咚直响，环子空着两手也撵不上。到了集上，他放下拐篓就消失在赶集的人群里了。这就是福山。

福山那天在集上就跟掉了魂似的。心里老想着那个俊闺女，可又不敢去找她，早早地就下集等在庄头。环子下集，见了他忙道谢，一声“有累大哥了”尤如莺歌燕啭，在福山耳边悠响了好些天。

一回生二回熟。福山日后时常等在庄头，装着巧遇环子，然后两人一起赶集一起下集。要是哪回逢集没等到环子，他就整天犯醋心似地吃不好睡不稳，看甚都不顺眼，碰甚都碍事，跟吃了枪药似地见火就炸，提着两个拳头到处找茬打仗。

连着好几集没等着环子，福山象丢了半条命，懒懒地跟暴晒缺水的蔫巴庄稼似地整天没精打采地耷拉着头。一次次的期待，一次次的失望，一回回的发泄，一回回的折磨。

他默默无语，心头却不住声地叫着“环子”，白日作梦般地幻想着奇迹出现。

人们象偷似地将自家的麦子收完打光，还没等整个藏起来，鬼子就来

扫荡了。虽说抢了些粮食去，但也吃了模范队的不少亏。等鬼子走了，跑反的人才稀稀拉拉回庄来。

又是逢集的日子，福山依然守在庄头槐树下，在过往的赶集人中寻找那个渴望着的娇小身影。

太阳穿过槐叶空隙，在地上和福山的身上脸上构成七巧八怪的花树荫。在福山眼里，树上那一根根细柔的枝条，都成了环子油光光的大辫子；地里那刚鼓出小棒头的棒子棵，也成了环子姣好的腰肢。就连空中鹊鸪的一串串鸣叫，传到福山耳朵里，也尽是环子那银铃般的欢笑。望一眼空空如也的大路，他叹兴了。烦躁地捋下槐叶揉进耳里，浑身乏力地倚靠在槐树上，闭起眼睛随心所欲地想入非非。

他觉着有甚么在脸上爬，虚虚痒痒的，便朝脸上抹一把。抹过一阵又来了。气得他狠抹了一把睁开眼，阳光刺得他看不清楚，只见有人站在面前，刚想开口恶骂，再定睛细看，原来正是自己想的那人。恶骂咽进肚里，陡然来了精神，丢了半条命也重新归回他的身上来。

“你，你怎么才来？”福山一肚子怨气地问。

环子不解地眨着黑葡萄似的眼睛望着他，指指太阳说：“不算晚嘛。”

他也自觉问得没头没脑，解嘲地拍拍后脑勺，扯掉耳朵里的槐叶，背起拐篓就上路。

环子告诉他：刚收完麦子就来了鬼子，跑反回来大又病了，一睡倒就是好些天，前两天才能翘起头，她今天就是来买药的。

“那你也该捎句话来，我好去帮帮忙。”福山责怪她。

她听了心里一热，抿着嘴低下头，眼里忽然闪过一道顽皮：“一不沾亲二不带故的，你去帮忙算么还是算六？”

一句话堵得他嘴咕嘟，憋了半天才嘀咕一声：“就是想你破。”

环子没想到他直通通撂出这话来，脸上骤然绽开两朵桃花，心里打鼓似地咚咚响，只低着头走路。福山话刚出口也愣住了，他怕她变恼，不时偷眼看她的脸色，不见她开口，他也不知理甚话题。两人就这么闷头朝前走，四只脚板在路上踏出单调的声响。

说是“夏至水门开”，都过小暑了，也没见天上掉个雨星星。路上的尘灰积有寸把厚，几里路走下来，衣后襟上都撩了一层土。水牛泡在汪塘里懒得动弹，只在挨牛虻叮得难受时，才晃晃脑袋或甩甩尾巴，没头没脸地糊了满身泥浆，露在水面的身上经太阳一晒，裂出一道道缝来。若不是那眨动着的无可奈何大眼和不时发出粗重的喘息，走到面前也难以发觉它的存在。

福山望一眼汪里的水牛，扯起衣襟揩揩满头汗水。空着手的环子摘了一朵淡紫的苜蓿花，斜插在鬓旁，不时地拎拎前襟，让凉风窜进她的胸口。可心头的那团热，却久久盘踞不散。青春年少的她，早就看出福山是真心对她好。她想，要是哥哥不死，也会这样疼她。由哥哥又想起娘来，要是娘在，也就有了说话商议人了，有些话对大难开口，也不知大是甚想法。福山长得不怎么的，可人实在，没甚心眼，怕就怕有个犟脾气。当她发觉自己在想甚时，不由地脸上发烧，好在天热脸红看不出。想了一路，环子也没拿出个定主意。

到了集头，他们放慢了脚步。只见集上冷冷清清，赶集人出奇的少，一个个象活动的影子无声无息，哭丧着的脸让人以为误进了哪家的丧棚。

福山拦住下集的人问出了甚事。

那人提心吊胆地悄声说：“集上住进鬼子了，一不顺眼就打人杀人。”他望着环子又补一句：“还见着大闺女就抢。”边说边惶惶地走了。

环子吓得脸色发白，直往福山身后躲，紧紧勒住他的膀子，连声音都变了调：“我们回、回去吧。”

福山想了想，向环子要了药方子，便叫她先走，约好在土地老爷庙等他。

土地老爷庙其实也没甚庙，只是一口破缸倒扣在路边，人们就冲着它烧香许愿磕头礼拜。说灵吧，受了当地人多年的香火也没见它给哪家带来甚好运；说不灵吧，去年一个挑猪菜的小孩冲它尿了一泡尿，回家没三天就得急症死了。所以人们还是不敢不信它。

环子也对着破缸祷告，求土老爷保佑她能嫁个好男人，心里想着忍不住就“扑哧”笑出声来。刚赶回来的福山见了问她笑甚，她只是笑而不答。

环子见他满脸是汗，接过拐筇和药包问：“累了吧？”

“不累，就是渴得慌。”福山干咽一口说。

环子听了，四下里瞅瞅对他说一声“你等着”，便一头钻进路边的棒子地里。绿褂子在棒叶中忽隐忽现，象一只翠鸟飞跃在芦柴荡。她回头冲福山一笑，转身消失在茫茫棒丛中。

等了好一阵不见环子回来，他急了，也一头钻进棒子地。

“找到了！”她举着一根甜桔往外钻：“哎——你进来作甚，热死了，快出去吧。”边说边歪着头啃甜桔的皮。一条条青皮啃下来吐出去，福山看得呆了眼：那白玉般的牙齿跟棒粒似的排得整整齐齐，洁亮的光毫照得他头晕目眩，吐皮的小巧嘴巴微微噘起，象含苞欲放的花骨朵，沾在唇上的甜桔汁露珠似地闪亮，看得福山喜爱，看得福山心跳。

环子将去皮的甜桔递过来，抱怨他说：“叫你出去就快出去吧，还……”她停了口吃惊地看着他。他胀紫了脸，如饥似渴的目光在她脸上身上扫来扫去，最后落在搭着又黑有粗大辫子的胸前。环子怯怯地退后一步，惊恐得象一只被雷暴雨淋呆的兔子。她下意识地拉紧辫子，象是抓着救命的稻草，辫子压迫得胸前线条更加凸起。他常听人津津乐道女人的种种妙处，可那到底是听说，眼前一个活生生的女人磁石般地吸引着他。他感到体内仿佛有条乱窜的蛇，在狂热地鼓动他唆使他。他笨拙地跨前一步，水牛般的粗重喘息和急剧慌乱的心跳使他头脑一阵发热发昏。他猛扑过去，拉过甜桔也拉过人。身边的棒桔一根根被压倒，环子死死地护卫着自己，嘴里连声叫：“不、不不，福山、不！”福山象发情的公牛瞪大血红的两眼，喉咙里发出浑浊不清的声响，就是天塌下来他也不顾了，只是凭着蛮劲一层层得手，一步步逼近。

路上，轰轰烈烈过来一挂大车。赶车人仰睡在车上，一顶斗篷盖着脸，悠悠自得地摇动鞭杆上的铁环，捏起女腔唱着小调：

“春天到来万物都发青，

我郎好狠心，

当兵到如今，

也应该常来信，

二人谈谈心，

……

寒天到来雪花白茫茫，

思想我的郎，

那个好模样，
穿皮鞋披大氅，
腰挎盒子枪，
有多少美男子，
也不如我的郎。

……”

牛车颠颠簸簸地去远了，小调也渐渐淹没在滚滚烟尘里。
天还是恁热，棒子地里密不透风。

二

环子跟掉了魂似的，抽空就一个人闷在屋里发呆，有时还无端地“哧拉”一笑。鞋底攥成了马蜂窝，也不见穿一针抽一线，拿东忘西地不知挨了瘸子刘二多少骂，可她只是冲着大咧嘴一笑。要是听到家门口有陌生脚步声，她就马上脸红心跳，坐不稳立不安地溜进自己房里。

她所回避的正是她每时每刻倾心期待的人，她们期待的也正是她眼前脚下违心回避的人。每回都是失望地打房里出来，但她仍然不死心，得空就目不转睛地望着庄头，望着那条被晒得冒烟的黄土路。经风刮起的阵阵尘土，又一回回鼓起她心中的希望。

那天之后，环子也见过福山。福山告诉她，他对家里说了，家里正去央媒人哩。

环子心里乱得慌。她不知大能不能答应，大一直说是招婿养老的，要是不答应恁该怎办？就是答应出嫁，那大往后的日子又怎过？岁数一年年大了瘸天拐地的怎照料自己，头疼脑热的哪个来服侍，养老送终……环子想媒人早些来，但又怕媒人来得早。她想对大说明白，可又开不了这个口。要是娘在世该多好哇，她想，有多少事都好说，也能有个疼热。她难为得眼泪噼啪往下掉。刘二以为闺女不舒服，瘸过来问她怎的。经他这一问，环子象受委屈的孩子得到了抚爱，不由得哭出声来，哭过才对大说：“没事的，刚才我是在想娘。”说得刘二心里也发酸，抹着眼泪一瘸一拐地出去了。望着大那吃力的背影，环子怪福山，怪他做事莽撞，叫她里难外也难。

她忽然记起身上该腌臢了，日子都过了好几天，却连一点潮也没有。她吓得头皮发麻，心里好一阵惊慌。几天来，白日里忧心忡忡，到夜晚魂不守舍地大睁两眼数屋笆，连蒲棒都懒得点上，浑身挨蚊子咬满了红疙瘩也不觉得，直熬到鸡叫三遍，幽暗的窗洞里透出一丝微微的晨曦，她才在千思万虑后拿定一个不知结果如何的主意——找福山去。

她匆匆忙忙瞎抓捂一口吃了，在窗下告诉大一声“饭捂在锅里”，就带上门上路了。

刘二问她做甚去，她含含糊糊地敷衍了一声，连自己也不知嘴里说些甚。

夏天的早上凉爽清新。初升的太阳泡在淡淡的晨雾里，失去了往常的暴烈和咄咄逼人，显得那样恬静安然。庸碌且勤快的麻雀双双对对地翻飞在晨风里，而喜鹊则孤身只影倒背两翅，跟地理先生似地察看着坟地，东边瞄瞄西头望望，不时发出咂嘴似的“喳喳”声。虫们还沉睡没醒，只有“姐妞”偶尔梦呓般地叫两声。

路旁，巴根草的叶子上对称地排着两行露滴，犹如翡翠盘里放着闪光的珍珠。露水打湿了环子的绣花鞋，青布鞋面沾上了点点泥星，她一个心思

急匆匆赶路，也顾及不上看一眼。越往前走，她越觉得周围静得出奇，静得叫人发怕。没有背粪箕老人的咳嗽声，也没有放牛小孩直着嗓子的唱小调声，赶了半天的路，连个人影都没见着。她心里发怵，脚下一步撵一步地朝前赶。

“叭 勾！”一声枪响，她被惊得跟钉子似地定在路心，等回量过来，便没命般往最近的庄上跑。到庄上一看：一人没有。眼看着一支蜡黄的队伍长虫似地游过来，接着又蝗虫似地奔散开。她钻进一家锅屋，将手伸进锅腔抹一把，又朝脸上抹一把，出来时也不敢再看蝗虫了，一头扎进棒子地。

棒叶上的露水打湿了衣裳，她也不觉得。只顾颤抖着手将辫子窝成髻，惊悸不已的心里暗暗庆幸，幸亏随身带了鬃网簪子。慌忙中将髻窝得蓬蓬松松象个喜鹊窝，冷汗在污黑的脸上冲出一道道白沟，一双因恐慌而瞪大的眼睛警觉地打量着四周。要是手里有个镜子，她会把自己吓个半死。孤独伴着害怕一阵阵向她袭来。她想找到跑反的人打伴，可又胆战心惊不敢挪动半步，听到周围棒叶响就吓掉了魂。听是当地人的口音，便迫不及待地钻过去。人家听到动静吓得直跑，也以为是鬼子来了。她又不敢喊，一喊就真把鬼子招来了。就这样钻来钻去钻得转了向。肚里饿得咕咕直叫，实在受不了了，就掰个嫩棒头来啃，啃得嘴里直冒白浆。还好，又压饿有解渴，也顾不得是甚滋味了。

环子跟过百年似地又过了一天。她心里惦记着她那瘸大，身子还没好利落，又没人照应帮衬，也不知跑出去没有。她越想越着急，巴不得能一步跨进家门。

随着暴热气温的下降，枪声也愈来愈冷落了，逐渐地由稀转无。田野又恢复了战乱中的相对平静。落日象又松又脆的大烧饼，在引诱着饥饿人们的食欲。

环子惶惶地往地头摸去。

突然，地头传来一阵杂乱的脚步声，还有叽哩哇啦的鬼子说话声。她吓得赶紧趴在地上，连口大气都不敢出。等那声音渐渐消失了，她才捧着一颗仍狂跳不已的心站起身来，仗着胆子摸出棒子地。刚出棒子地一抬头，她便愣住了：两个鬼子正撮着裤子走过来。鬼子看见她也吓了一跳。在暮色幽幽中猛地打棒地里出来个人，已经够吓人的了，何况她头发凌乱，脸上黑一块白一块，神情一惊一乍的象是抽风。吓得两个鬼子呆立着，象被虫咬断了根的枯棒秸，在风里瑟瑟发抖。

坏事就坏在那双绣花鞋上。其中有个鬼子的小眼珠盯着她的双脚骨碌碌地打转，眼里猛地一亮：“花姑娘？花姑娘……！”

环子被鬼子这声怪叫惊醒了，急忙转身跌跌爬爬地朝棒子地里逃。棒秸和棒叶被碰得东倒西歪，哗哗作响。饥饿和疲乏已惊得无踪无影，只有本能支撑着她不要命地跑，不要命地撕，不要命地护卫自己。

三

好不容易巴着太阳下了山。随着刮来的一小股轻风，被晒焦的棒叶子“沙沙”作响。

热得头昏脑胀的茂良也觉得略微清醒了些，光脊梁上水浇似的尽是汗，裤腰浸出一道不规则的白碱线，裤裆也湿漉漉的，不知是汗还是尿，散发出难闻的气味。他舔了舔干得起皮的嘴唇，支愣起耳朵听外面的动静。

远处不时有冷冷的枪声，隐约还能听到鬼子的吆喝声，抽打皮肉声中夹带着痛不欲生的哀嚎声。

“又是一个倒楣鬼。”茂良心里说。他看一眼睡在铺着棒叶的地上那两岁的儿子大喜，黑不溜秋跟土坷垃似的，小嘴唇上干起了血锅巴。趴在一旁的小黑狗二喜，将整个肚皮都贴在地上，张大嘴巴伸长红舌头在急促地抽抖着喘息着。外面的声音渐去了，四周一片静悄悄。好长一阵才有大胆的“姐妞”试着两声短叫。

天开始上黑影了。茂良这才直起身来，抵了抵裤腰，在昏暗里找着一根甜桔，等不得去皮就一口咬住咂巴起来，白白的甜汁和红红的血水顺着嘴角往下淌。他叫醒儿子，大喜懵懵懂懂睁开眼：“大。”茂良急忙捂住儿子嘴，递过去一节用镰刀削好的甜桔，大喜也津津有味地啃起来。二喜摇着尾巴晃过来，嚼着他们吐出来的渣，见咂不出甚来便吐了，眼巴巴地望着昏暗里蠕动着的两张嘴。茂良瞅瞅它，扔了一节过去。

跑反两天。带出来的干粮也吃得差不多了，包袱里只剩下两块山芋和棒面贴饼。省着吃还能将就天把。可是饿罪好挨渴罪难受。白天里毒太阳可住头顶上烧，脊梁盖晒得直冒油，象是要将人熬干了。却又不肯出去弄水，怕叫鬼子发现，只好等夜深人静时才出去提一罐水，顺带喝饱一肚子。就这也支不到第二天晌午。汗湿的裤子贴在身上，给露水一打夜风一吹又冷得要命，让体温炕干的裤腰上结了一层擦一层的碱花，一动弹就纷纷扬扬往下撒。在这不见人影的棒子地里，换了别人早就脱光精腩了，可给圣人磕过头又没念过几天书的茂良却脱不下这层裤子。

甜桔吃得嘴里发粘，愈发地觉得口干。他交代儿子几句，唤过二喜，别起镰刀，提着陶罐就往外摸去。

微风驱散了暑气，带来了灰暗。大肚子蚂螂蹦达了一天，疲倦地歇在长出棕褐色胡子的棒头上，花大姐草婆婆也匆匆忙忙地寻找着归宿，团团蚊虫象失去头领的乌合之众，在棒地上空胡飞乱窜。“姐妞”失去了白日里的精气神，嘶哑的嗓子有气无力地哼叽两声，随之是昆虫们例行公事般麻木凄凉的杂鸣。

突然，他停住脚步，警觉地竖起耳朵，猫下腰向四下里窥视。

不远处隐约传来一阵撕打的声音。仔细听听，其中还混杂着含糊不清的哭骂声折腾声。他心里想要走开去提水，可两条腿却鬼使神差地朝那声音走去。动静越来越清，他步子越来越小，腿也筛糠似地抖动不已。他被眼前的情景吓愣了。

两个鬼子正疯狂地撕剥一个满脸乌黑的女人，那女人上下只剩一条裤头，白生生的身子在暮色里显得怎样扎眼。她又踢又咬地挣扎着，嘴里吃力地骂不连句。鬼子也累得直喘粗气，象两只饿熊在猎捕活食。又是一道白光闪过，茂良的头脑“轰”地炸了一下。

一个鬼子迫不及待地褪下裤子扑过去，长满黑毛的大腿在茂良眼前晃来晃去。他觉得一阵恶心，有股气由下直撞上来。他疯也似猛冲过去，鬼子愣得象一横一竖两个稻草人。

他将水罐向呆立着的鬼子头上狠砸下去，又抽出镰刀没头没脑地砍向那女人身上的鬼子，粘糊糊的脑浆和鲜血溅了他一脸一身。砸倒的鬼子刚想爬起去摸枪，二喜窜上去又将他咬倒在地。这时，那女人也翻身而起，拾起枪就捅去，直将那鬼子的胸口捅得象马蜂窝，然后自己才软软地瘫倒在地。事情发生得怎样急促，急促得象闪电，等他回量过来时，竟然浑身打颤站立不住。看着眼前的两具鬼子死尸，他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从前连看都没看

过杀人，现如今却亲手杀了。他头脑里闪出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赶快离开！可刚准备走又停了下来。他跟喝醉酒似地两腿发飘双手无力，好不容易地用镰刀掘出一个坑来，又胆战心惊地费了九牛二虎力气才将两个鬼子拖进坑里，看着光屁股死尸上那作恶的东西，全然没了刚才那么神气傲然。他忍不住吐一口唾沫。平时为非作歹横行霸道的“太君”，眼下蜷在坑里跟死狗似的。想起这几天跑反受的罪吃的苦，他又不由怒从心头起。填平了坑又跳上去狠狠地踩平踏实，心中愤愤地骂道：叫你扛着鸡巴各处日，这下送你回老家日个够去吧！

天黑定了，那影子般的月亮又挂起在天上。时而有片片云彩轻纱似地拂过，一次次地将月光筛滤得皎洁如水。

他转过身，一眼见到浑身精光的女人软瘫在地上，顿时觉得天地万物刹那间都僵住了。他平生看过两个女人的身子，这是第二个。半路子的光棍打了年把，成天的不是地里就是家里，还有这说来就来的逃命跑反，他把做男人的事快忘了。面前这白嫩嫩的女人身子与他那直勾勾的眼睛火镰般地撞击着，瞬间就点燃了男人那条特殊神经的纸媒，且愈烧愈旺。他蹑手蹑脚地过去轻唤两声，不见答应，有怯怯地伸手推推。谁知刚触着她的皮肤，不安分的手指便贼一般地试探着偷袭着，浑身被炽烈的欲火焚炙难熬，干渴的心狂跳着像要蹦出嗓眼。陡然，他觉得冥冥中有眼睛在窥视。四处张望半天也没见动静，只有天上的星星忽明忽暗地眨动着。这里只有他和她两个活人，还有刚埋下的两个死鬼。望望坑上的新土，一阵夜风将他吹醒，愧羞感油然而生，缓钝且无情地啃噬着他的心。

他抱起她望回走，二喜摇着尾巴在前后欢跳，被茂良踢得“嗷”地以声窜到头里去了。他想也该给它配对了。

大喜吃惊地看着她。茂良想给她喂点水，这才记起水罐丢了。他不想再回那地方，便就近寻一根甜桔，绞出汁来滴在她那满是血口子的嘴里。

她终于醒过来了。当环子看到自己身上那套肥大的男人衣裤时，惊恐的目光里才渐渐恢复了记忆。她跳起身就要跑，没几步就让茂良拽住了：“兵荒马乱的你上哪去？”她瘫坐在地上发愣，过一阵双手捂脸无声地哽咽起来。茂良见她跟打半日似地浑身颤抖，直抖得他心里也跟挨棒秸箠搥似地阵阵发疼。

明月为证，棒子为媒。他俩拜了天拜了地，又冲着茂良家老祖坟拜了三拜。然后他对大喜说：“这是你娘，打你舅奶家回来了。”

大喜亲热地一把抱住她：“娘，想死我了！”

环子害羞且惨然地一笑，满是锅底灰的脸上露出洁白的牙。她紧紧地大喜搂在怀里，泪水又不止地夺眶而出。

鬼子回据点了，他带着她和大喜二喜也回到家里。

他打锅腔里掏出煨罐，又舀了两瓢水。当看到环子洗去脸上黑灰时，茂良惊住了：她不光具有匀称的身材，还有一副与之相配的姣好面容。那圆且大的眼睛里闪动着流水般的粼光，带着些许聪慧些许悲戚，看了使人顿生怜悯。环子被看得满脸羞赧，更显出红得爱人白得疼人。他发现她左耳根有颗红豆大的朱痣，不禁伸手去摸，跟摸观音菩萨似地那么虔诚。谁知她竟莫名地流起泪来。茂良问是怎的，她只是摇头。

“后悔了？”

她还是一句不说，光摇头。

茂良想，可能她事后又觉仓促了，闺女家一辈子的一件大事，难免的他也替她惋惜，没能明媒正娶，没能坐上花轿，茂良心里觉得亏欠了她。看她穿了大喜妈的衣裳，倒也那么合身合体的，就跟约着她的身子裁似的。见衣思旧，他心里不禁又为自己吁出一声长长的叹息。

蓑衣房差不多都姓汤，唐家是要饭过来的。茂良的父母虽然生了三男二女，但不是“七朝疯”就是早殇，只落下茂良一人。人丁不盛，父母更想唯一的儿子能有出息，免得今后受大姓人家的欺，便打嘴里省出钱来让茂良念书。谁想到没念上几天，他娘就一病不起，拖了两年多也不见好。家里能卖能当的全光了，外头还欠人家一屁股债。他娘看着灰了心，一根麻绳吊死在床沿上。老鰥夫苦挣苦熬将儿子拉扯大，又托人说成了一门亲事。就在儿子成亲的前些天，他被鬼子拉去修炮楼。择定的日子不能更改，喜事照办不误。就在一对新人拜完天地，打算对着牌位缺席拜高堂时，他撞进了家门。刚受完儿子媳妇的拜，便给追拿逃夫的鬼子拉到门外枪毙了。收尸时人们还见他面带微笑，两眼闭得紧紧的。唢呐喇叭吹来了新娘又吹走了亲大。茂良这时心里已是只悲无喜了。知父莫若子，大这辈子信奉“吃亏是福”，待人处事得忍就忍能让且让，不过，较起真来也有那么一股老拗筋犟脾气。这次逃回来受新人一拜，他觉得为人父的责任也就全尽了，传宗接代的犁梢也就正儿八经地交给儿子了。

茂良终究不负重托，没到一年就捣鼓出个大喜来。小日子过得也还将就。不过这也亏了婆嫚。那婆嫚瘦伶伶的可就是能下苦，满满一笆斗的棒子，自个儿上肩扛得飞跑。

庄上人都说她塞塞还不满一笆斗哩。清早拐磨，晌午踹碓，晚上弄针线。白日里背着大喜下地干活，来家还捎带一篓草。与庄邻相处也没人说个不是，宁可亏了自家，也不失礼于人。就是她怀二喜时，也还挺着圆鼓鼓的大肚子在场上滚来滚去。他打心里疼得慌。

可季节农活不饶人，总得要做活糊口。茂良除了让她少做多歇外，也只有夜里多娇着些宠着些，庄户人家女人又能怎样呢。

谁知好景不长。半年前，她刚将二喜生下一条腿来，娘儿俩便撒下爷儿俩一齐归了西。他象害了一场大病，多日没能支起身来。为了没娘的大喜，他又不得不撑着起来。

埋婆嫚和二喜时，在乱坑拾回一只奄奄一息的小狗，好生服侍竟也汰过来了。他就管它叫二喜。经常呆望着二喜，二喜也喜欢在他身边蹭来蹭去，看得庄人鼻子发酸。他疼二喜又恨二喜，想婆嫚时就拿二喜消气，气消了又懊悔。到哪都带着大喜二喜，连睡觉也在一张床上。

茂良看到衣服，不由得想起从先那个婆嫚。虽然眼前的女人穿这套衣服也很合身，但终究不是从先的那个，她没有那个的爽快利落，却显得温顺恬静，她不象那个瘦小得似颗铁钉，而姣小得如一只萤火虫，泛着淡淡的却使人眼睛发亮的光。看着比自己小六岁的婆嫚，他心里疼得发颤。抬手抹去她腮上的泪珠，温存地拆散她脑后的髻，解放出一条油黑发亮的大辫子。

夜深了。经过几天提心吊胆的奔波，疲乏极了的大喜倒头就着了。二喜听见了甚动静，抬起头在黑暗里张望着。熏蚊的蒲棒燃起袅袅烟雾，将窗洞照进屋的月光也染得迷迷茫茫。吃力地适应着黑暗的二喜，终于看清眼前发生的事情。他珍惜他的庇护和她的宽容，默不作声地守在旁边，不时歪头嫉妒地看一眼新主人。

茂良精疲力尽地睡了，环子盯着蒲棒上那点暗红，想心思。

那场恶梦醒来，已是明月一轮繁星满眼。她觉着是刚从阴曹地府里挣扎出来，可转而想到的恰恰又是死。只有死才能保住清白保住名声，才能让瘸大抬头死娘闭眼。可茂良断了她的死路，要她活。她心里怪茂良：能好活哪个愿死？活着对福山又怎交待？她想起福山往日里疼她护她，点点滴滴的好处这阵子一古脑全涌上心头，抹不掉也赶不走。

想回头来又恨上了福山。恨他不该在棒子地过早种下这祸害根；不该说话不算话叫她左等右等媒人不上门。害得她捂着肚子担心受惊过日子；害得她顶风冒险出门找他遭鬼子糟蹋；害得她从今往后难作人哪。一想到今后，她心又乱了。事情要是转出去，一辈子难嫁事小，可怎在人前抬头呢。瘸大要是晓得这前前后后的事，不将她敲死也要砸断她的腿。

当她得知茂良是鳏居汉子时，心里不由一动。她觉着他这人心不错，救了她也没落井下石。他又是见过她身子的人，日后传出去自己也难活，不如就跟他过算了。看得出他是个苦命人，大男人带着孩子过日子也难为他了。在说，没妈孩子的滋味她尝够了。

她思前虑后择下了主意。

四

唐茂良跑反得了个大闺女，满庄人都赶来看新娘子。小媳妇大闺女这个扯手那个摸辫子，都说长得俊巴。只夸得环子脸上羞得跟打了洋红胭脂似地。

突然门外炸雷般一声喝：“姓唐的，你出来。老子跟你拼了！”环子听了发愣，屋里人也不知出了甚事。

茂良出屋去，见是庄西的汤福山。脸与脖颈胀得血紫，满是红丝的眼睛圆瞪欲裂，嘴含白沫地在门前又跳又叫。见了茂良，便顺手摸一把铁叉又要冲过来。被众人拦住，就撒手将铁叉飞过来，紧擦着茂良的小腿肚而过，深深插进门前的地上，叉柄在不甘心地晃抖着。

二喜“呜”地一声扑过去，被茂良喝住了。

环子听着门外“还我女人！”的声音怎样耳熟，象是猛然醒悟了甚似的。只见她两眼一翻就昏死过去。人们慌忙上前掐人中屈身子，顿时乱成一团。

她哆嗦着的嘴唇由紫发白，老半天才叹出一口闷气。睁开眼时，见身边围满了人，屋外叫骂声仍一声高一声。她周身打颤，一句话也说不出，大滴大滴的泪珠无声地滚出眼眶。

“哭出来，哭出来就好了。”妇道人家劝她说。环子胀紫了脸，紧咬着的下唇流出鲜红的血。只听凄厉的一声“亲娘啊！”叫得在场的大娘嫂子闺女们心里一紧，也都拉着衣襟袖口跟着抹泪。

这一来不大紧，象是给福山的心头火上浇了一瓢油，他在屋外喊得就更凶了：“放开手，让我进去！”

“福山！”

一声厉喝，福山住了叫唤，也停了挣扎。拽福山的人也都撒手了。

来人身材高大结实，腰间束着宽皮带，上插一把二堂盒子，周身显得英俊利落。他叫汤福奎，是福山的远房堂哥，当地的模范队长。他打门口走来，身后跟着几个队员。

“有理不在言高，你穷叫唤甚？”

“大奎哥……”

“屋里正要死要活的，你先不要闹，再闹她也已是他的人。”他望望大家：“庄上的老少爷们都在场，我说一句，这事要是怪茂良，不能让他就这么过去了，要是不怪他，福山下回也就不许再找人家麻烦。”

大家都说这样公平。

“你……你帮着外姓压自家。”福山一跺脚，冲着屋里嚷：“姓唐的，走着瞧！”便梗着脖子歪着头，一蹶一蹶地走了。

庄邻也三三两两地散了。

茂良双手抱头，蹲在门里一声也不吭。大喜吓得睁大两眼，躲在墙旮旯里紧偎着二喜。

环子仍在床上低泣。过了一阵才缓缓抬起头，失神的眼睛死盯那墙皮剥落的窗洞，木木地象是对着冥冥苍穹，说她与福山的事。棒子地里的那一节，她没敢说。

“你说眼下怎办？”他头也没抬，瓮声瓮气地说。

一句话问得环子泪水直窜：“怎办？还能怎办？我是你人 死心塌地跟你过一辈子！”

他叹了一口气：“处了多年的庄邻，一下子全砸在你身上了。”

“你将事情都告诉他，他还会蛮嘛。”她怯怯地劝茂良。

他猛然抬头看着她：“不行，一说出去，你……”

她心头一热，接过话说：“不要顾我，只要你能洗清白身子，我现在就去对他说。”说完就朝门外走。

茂良一把将她扯进屋：“你不要命了！”他将头探到门外张张，回过身来压低了嗓子吼：“你想害死我们爷俩？我们孤门小姓的，要是有人去报告，鬼子能饶过我们？！”

环子听了，顿时打了一个激灵，吓得脸色灰白。

经这一折腾，天就到晌午了。茂良拍拍屁股上的土，无奈地直起身来：“唉 ，车到山前必有路，光愁也不是个事啊。”他看一眼趴在地上睡着的大喜，说了句：“弄饭吧。”

天象是在下火。虽然树叶遮出一片阴凉，可是太阳仍从叶缝间射过来，在茂良的身上燎来燎去。他心里烦，越烦越燥，汗水顺着身子往下淌。他脚底一下下踹着碓，眼却愣愣地望着用刷把撮粮食的环子。他弄不清救她留她是对还是错，只知道得罪了汤家，往后的日子不易过安稳。尤其是福山难敷衍。遇上说话来理的还好些，偏偏这福山是死犟筋的蛮牯牛，环子要是配了他就真亏了。

他打量正忙活着的环子。一夜夫妻百日恩，他舍不得离开这女人了。那挽起袖子的嫩白手臂灵巧地在碓上扫来刷去，汗将衣衫紧紧地贴在身上，勾出奈看的女人身段，随风飘来诱人的体香，嗅得茂良一阵阵心跳。

“哎 。”

“甚？”

“你……你要是看上他……就去……”

她满眼惊诧地猛抬起头，正撞在上下起落的碓头上，殷红的血从脑门渗出。茂良赶紧抓来锅脐灰捂起伤口，又用布条包好。她呆呆地看他，在他眼里寻找着甚么。

他赧然扭过脸去。

夕阳施尽了一天最后的暴虐，不甘心地挣扎着抖动两下，便从西天沉

落了。孩子们赤条条地打水塘里爬上岸，带着几根水草的黝黑身子在余辉里缎子似地闪光，头发湿淋淋地挖巴着象个遭雨的喜鹊窝。他们骑着牛背着篓，一路欢笑一路唱，开心地嬉戏追逐往回走。暮色的帷幕也在悄悄拉起。

正当人们沉眠酣梦时，一声尖厉的枪响划破夜空。顿时庄上鸡飞狗跳人喊驴叫乱糟糟搅成一团。

鬼子这回来得突然。刚走天把又转回来，之前从未有过。要不是模范队岗哨发现得早，全庄一个也跑不出去。

几天后，跑反的人回来了。满庄尽是惨不忍睹的景象：房屋烧了十之七八，到处迷漫着烟熏火燎的焦味，不时还有房子訇然倒塌；猪圈牛槽空荡荡的，地上乱七八糟地撒满粮食；西头三奶被烧死在房里，人蜷在门槛旁，只剩一堆糊炭；福山他大被刺刀挑死在庄后的棒子地头，白花花的肠子让狗叼得东一截西一段，好大一片棒叶上都溅满了鲜血；最惨的要数福来家婆嫗，肚皮被剖开，一捺多长的胎儿拉出来仍在一边，赤身露体的女人身下还有一滩白糊糊粘稠稠的东西浸在血水里。

庄上鬼哭人嚎悲声大放，中间还夹杂着挣扎着要去拚命的喊叫，乱哄哄直闹到深夜。

夜风象惊掉魂的幽灵，胆怯且无目的地游窜着，梦呓般地诉说着所见所闻。

在茂良家烧剩的屋里，睡着了的大喜不时魔住似地突然哭叫几声，在静无声响的深夜里听了觉着发痒。茂良和环子默默对坐，没点灯。墙角偶尔有一两只“叫官”低鸣，发出惊恐的颤音。

“蓑衣房这回倒楣了。”过了好一阵环子才开口。

茂良两腿夹着头，两眼直瞪地上：“我度思这回是来找那两个死鬼子的。”

环子听了，身子在黑暗里哆嗦一下，不再吱声了。

他抬起脸，看着眼前的黑影说：“我想说出去。”

“你——”她愣住了：“你发迷了？现在说出去，那姓汤的还不将我们剁成肉糊！”

“唉——，老憋在心里也不是滋味。”

“我这命怎恁坏，自己受罪倒也罢了，还要拖累上你们，就不如先前让我死了干净。”环子眼神直直地自言自语。

茂良听了，将环子拉到怀里，摸着她的头说：“人托生到世上来也不容易，能有一口气喘，也不要去想死。”

环子贴着男人的胸口上，央求道：“茂良，不要说出去吧，我怕……”

她不光只是为自己着想，也是为了这个家。女人一但有了家，就将它看成是自己的归宿和天堂。这个家再穷在破，只要一有风吹草动，她就会奋不顾身地去死命守护，即使是赴汤蹈火也义无反顾。其实，男人何尝又不是这样，只不过男人是理智多于感情，而女人则是感情多于理智。

茂良紧紧地搂着婆嫗：“放心吧。”他虽然嘴里说着宽心话，心里却在暗自盘算着。

婆嫗枕着他的膀子睡着了，他仍大睁两眼对着窗洞望到天明。

几天的工夫，内火冲了他满嘴水泡，明晃晃照得出人影子，眉间的皱纹深得象山芋沟，疲倦的眼睛里布满了罗蛛网似的血丝。他微佝的肩上背着粪箕，脚步缓沉地踏在带露的青草上，发着“噗噗”的闷响。二喜不解人意

地前后撒欢，不时还立起前爪搭到主人身上，在裤褂上印下了朵朵梅花。他无丝毫表示，只顾低头朝前走。二喜窜到前头，纳闷地打量着他。搁在往日，高兴了他就摸它，生气了他就踢它。可今天到底是怎回事？

茂良来到一家屋后站住脚，然后来回不知转了多少趟，拿不定主意是进还是退。

“哎”

他吓了一跳。调头一看，见福奎打棒地里出来，边提裤子边出趣说：“你在这里转了半天，是不是等我这泡屎？”

“嘿嘿。”茂良惊魂未定，尴尬地笑着放下粪箕，又忙说：“大奎哥，我是来找你的。”

福奎看他一脸的正经样，问：“有事？”

“嗯哪。”

福奎走出茅厕：“到家里说吧。”

“就这里吧。”他脑子飞块地转着。

“别吞吞吐吐的，有甚就说吧。”

“我有件事要向你报告。”话一出口，连茂良自己也吃一惊，但又无法挽回，只好顺着舌头说下去：“庄北棒子地里有枪！”

福奎听了睁大两眼，跟不认得他似的。

“上回跑反，我躲在棒子地里，傍晚时听到有动静，就朝跟前靠，只见两个人将两个鬼子弄死了，连人带枪全埋在棒子地了。”

“好啊！”

茂良心头一震，脸色陡然由变白。

福奎叫上两个模范队员，让茂良带路去棒子地起枪。茂良不知是祸是福，觉得两腿老打颤。度思来度思去，刚才的话里没甚漏洞。

“茂良，那女人是怎回事？”福奎用手挡着前头的棒叶，回头问他。

茂良被问得一愣。棒叶上的露水将人衣服都打湿了，他借挡棒叶的手掩盖着失态的脸。心里灵机一动，现编着故事对着福奎讲一遍。没敢说死鬼子。

到了那块棒子地，茂良傻眼了：埋鬼子的地方成了大坑，周围的棒子歪三倒四糟蹋了一大片。

“是这吗？”他们问。

“没错啊。”茂良仍不死心地用粪勺乱刨。二喜象闻到了甚似的，蹬着两条后腿直叫唤。

“哦”福奎恍然大悟，拿二堂盒子点着那坑说：“早上来人说鬼子这回抬走两个死尸，看样子就是打这里挖去的。我说狗日的这回怎撒恁大的野哩。”他围着坑转悠，嘴里念叨着：“光打死人不要枪，会是甚人干的呢？”

茂良冷汗直淌，本来就湿的褂裤紧贴在身上。

回到庄上，茂良将福奎拉到一边，说想进模范队打鬼子。福奎满脸狐疑地盯着他瞅，瞅得他心里一阵阵发毛。他说早先因为大喜没人照料，眼下有了婆嫖就能丢开手了。福奎搔着头皮说：还是过一阵子再说吧，你女人初来乍到，还摸不着锅碗瓢灶。还有福山那头也没了，等这事解决了再出来。你识文解字的，先给我们干联络吧。

茂良这几天跟拾到金子似的，走里走外都哼着小调。晚上睡到床上，心里竟觉出当初刚成亲时的心情。他直勾勾地打量着环子，她让他看得满脸

绯红，转脸去逗大喜玩。

在茂良眼里，这更添了几分娇态。大喜偎到娘怀里，嚷着说看见西边铁蛋吃奶了，他也要吃。说着就要伸手摸。她拍着小手躲过去。大喜放赖地叮着不让。看得茂良眼圈发红，说你就给他吃一口吧。环子满脸带羞地望他一眼，将大喜的小手牵到衣下。娘俩“咯咯”地嬉闹着，不一会她就软瘫瘫地倒在床上了。

这夜里，她真正尝到了做女人的滋味。她晓得男人疼她，恨不得将她揉进他的肌肤他的腑脏他的骨髓。她舒坦地张开每一个毛孔，晕乎乎地觉得自己化成了水化成了雾化成了轻烟，紧紧地依附在他身上。她在这黑古隆冬屋里看到了夜空升起金光熠熠的太阳，又亮又暖，照清了她往后的日子。她忘情地挣扎着。

两只老鼠在梁上“吱吱”地翻滚撕咬，打这一头跳到那一头，忽而掉到地上，又满屋子追逐撒野，甚至胆敢闹到另一个战场上来。

二喜识趣地不管闲事，溜下床钻出门，去寻找自己的乐趣了。

吃了早饭，茂良借来一头小黑驴，又备上几包礼物，紧催着环子上路。

环子正请福奎家的给她开脸。几根白线上下翻动，绞得她搽了石灰的脸上冒出许多细小血珠，疼得龇牙咧嘴。白线无情地为她打上做媳妇的烙印。环子心里又想笑又想哭。

待剪掉辫子窝了髻，又换上海昌兰的裤花洋布的褂，脚上还是那双绣花鞋，打扮得干净利落光彩照人，人人见了都夸是十里方圆的俊媳妇。

大喜围着驴唱：“小黑驴，驮黑豆，一头走，一头漏。”

兴高采烈的茂良拍了一下儿子屁股：“那是驴拉屎哩。”

茂良将大喜托给庄邻，同环子上路了。他跟在驴后，看婆嫫那轻盈盈的腰肢叫驴背颠得一扭一扭，柔得跟没了骨头似的。不由自主地傻笑出了声。

驴背起起伏伏，环子心里也不恁平静。出庄头时，她见福山的身影晃进了棒子地，心里还一动。这也难怪，福山到底是头一个跟她好的，怎能一下就打心里抹去呢？不过，她现在担心的，还是怕福山不放过茂良，她知道福山的脾气，怕他没轻重地伤害了他。

看茂良摇着鞭子乐呵呵地敲着驴屁股，环子心里一阵暖哄哄的。

可想起瘸大，她的心又凉了半截。瘸大认不认这门亲事，她一点数也没有，要是瘸大来了火，在气头上将他们臭骂一顿拒之门外，那可怎办？她盘算着先到她大爷家。

谁知进了门，大爷大娘见了她，二话没说就眼泪哗哗地淌。原来，她离家的当天晚上，瘸大跑反刚出庄头，便叫鬼子开枪打死了。环子听了，发疯似地往家跑，撞进门不见人，又回身家前屋后地找，扯起嗓子叫：“大！大！大！我亲大！你在哪里啊！”叫得满庄人都心酸落泪。

到了坟上，她扑过去就要扒土，被茂良拽住了。她拼命地又挣又喊，凄惨惨的哭号惊飞了树桠的咕咕。绣花鞋蹬落了，刚窝的髻也散了，滚了浑身泥，脸上被眼泪鼻涕粘满了乱发，直到折腾得有气无力，两个眼珠木呆呆的，只有嘴唇在无声地嚅嚅。

礼品当供品，精疲力尽的茂良对着丈人的坟跪下去，“咚咚”磕了四个响头。然后爬起身，将死狗似的婆嫫抱上驴背，回了。

正是砍棒子时，鬼子投降了。

家家户户的男女老少甩起银镰，放倒了一片又一片红缨枪般的棒秸，一堆堆丛集起来。旷野上荡漾着成熟的馥郁芳香，火爆爆的夏风刮过火爆爆的欢笑，笑得爽气，笑得宽心。颇有一番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景象。

这里早先是水乡泽国，因祖宗的遗传，人们仍将盛饭说成装饭，尊称老大而不喊老板，把下地做生活称作下湖。其实，在湖里做生活水上混饭吃，差不多是曾祖的曾祖的事了。

自打下湖，茂良就没直过腰。看到镰刀，不由想起那死鬼子，手抡得就特别快，刀下得也就分外狠。他虾腰翘头朝前砍，象顶风破浪的船，棒子如水似地劈倒两旁。烈日恶毒毒地施着淫威，他脊上烙糊了似地滚烫，汗珠象伏天里的雨点，大滴大滴砸在棒叶上，“砰砰”作响。

环子来了 他忽然有这种感觉。平时，他也时常有类似的感觉。有了她要说甚做甚的预感，往往就被证实了。他说给环子听，她说她也是这样。茂良说这叫“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她羞涩地笑，说这是缘份，老人们说了，人在托生时，月老用红线将一对男女的脚趾扣在一块，这两人将来就成了夫妻。她说得那么认真，满脸的虔诚。

她肩扛草簪手提瓦罐，身后跟着大喜二喜，在白云蓝天下悠悠走来。茂良迎上去，摘下斗蓬给她戴。她望望四周，拿下来当扇子一下下为他扇风。望着男人满是汗水的皮肤紫缎似的闪光，端过一碗水来，责怪他不疼自身。茂良接过水，歇在棒秸上。满湖的棒子砍倒后，使人顿觉地更远了，天更亮了。

大喜忙着扑蚂蚱逮草婆婆，二喜却躲在背阴处抽拉着舌头。环子拾起草簪刨棒子根，刨一个就拎起在柄上掬去泥土，然后撂在一堆，做得快且利落。她度思棒秸棒根够烧上一寒的，省下豆秸麦秸能卖几个钱。有了钱怎么也要给大喜扯件新棉袄，她晓得没娘的苦处，是打心里头真疼大喜。

听得一声吆喝，她抬头见是福山在远处装车，慌忙又低下头。过一阵拿眼望望，见茂良已喝过水，仍接着朝前砍，大喜仍在玩着，二喜仍在喘着。她便仍在刨着。

福山得空就围着茂良家前屋后地骂，骂得疯牛般吐着白沫。后来福奎告诉他事情缘由，他不相信，眼看就要进门的如花似玉婆嫔，转眼归了人家，他怎么也咽不下这口气，整天满脑瓜都是环子。

走了鬼子，来了国军。模范队事不见少。

福山晓得茂良今晚出去，就趁黑摸了过来。庄里庄邻熟人熟路。他推推门，门抵得严严实实。又趴在窗洞往里望，黑笼笼甚也看不清，只听到屋里起伏均匀的细细鼻息声，还有一声声或长或短的嘹亮虫鸣。

福山有些犹豫。来的时候，心里也说不清是来干甚的，昏头昏脑地随着两条腿就来了。他想退回去，可又觉得既来了就……就干甚？正发愣，屋里有了动静，他赶紧将身子贴在墙上。象是有人下床，接着是瓦器的碰磕声，再接着便是一阵“哗哗”好响。响声在寂静的夜晚显得十分刺耳，对屋外的福山来说，又是格外地动魄惊心。按捺不住的欲火腾然燎遍周身，炙得他心焦口干。棒地里的故事，一股堆涌上心来，那翘翘撩人的物件，那恳切央求的娇态，自己手拍胸膛的赌咒发誓，如拍岸的河水一下下冲击着他。

他急转身扑向窗洞。屋里已静了下来，仍然黑笼笼甚也看不清，呼吸喘息声通畅匀称不紧不慢。

“环子。”

他抖着嗓子轻轻地喊，哪知粗声拉调惯了，竟让这股细气呛得直咳嗽。他骂自己下贱，又放大些声音喊。

床上有了响动，一个睡意浓浓的声音说：“回来啦，我开门去。”

福山狂跳的心忽然停住了。听到屋里在黑暗中用脚摸鞋的声音，他慌忙改了主意：“不、不要……”

屋里陡然也停了动作，环子惶惶地问：“你……你是哪个？”

“环子，我是福山。”他迫不及待地答。

“你来做甚？”

“我……你、你开门吧。”他一阵清醒一阵糊涂，心里没准。

屋里好半天没吱声，他趴在窗洞口“环子、环子”一声声地叫。

过了一阵子，才听到环子哭腔哭调地说：“福山，我对不起你，你就饶了我们吧，来世变牛变马我再服侍你。福山，我这里给你磕头了！”

屋里真的传出“咚咚”声，象碓头一下下踹疼福山的心：“你起来！”他声音猛然提高，忙向四下里张张，又压低了嗓门：“环子，我问你，这究竟是怎回事？”

“他说的是实话，真的。”屋里擤了一把鼻子说。

“不、我不相信！”他的蛮劲又上来了。

“要我怎样说你才相信，非要我死给你看么？”刚停了哭泣的环子，又欷歔起来。

“环子。”福山隔墙委屈地说：“我是真心对你好，你不是不知道，疼你都疼不过来，哪能逼你哩。”

“你要不是逼我，就家去吧。”

“不，我要同你说话。”

“还有甚好说的？”

“你放门。”

“放不得。”她又接上一句：“我已是唐家的人了。”

“那我夺门了。”

环子一愣，平静且果断地说：“你要夺门我就喊了，外头都是乘凉的人。”

“环子，你要狠心你就喊吧。”福山说着就朝门口去。

突然一串“汪汪”狗叫，打外头回家的二喜窜上来又撕又咬，吓得福山仓皇地逃了。

要不是环子断喝，二喜还要撵上去撕搏。

福山身上被二喜咬了几处，又气又恼，一病卧床好些天。

一家人看了光着急也想不出甚法子，后来有人出了个主意，请媒人给福山说了一门亲事。成亲那天，全庄人热热闹闹去看新娘子。茂良也去出了喜礼，支客怎么拉也没在那喝喜酒，怕福山见了再闹出点甚，搅了大家的兴。

福山见新娘子身材苗苗条条的，那手也白嫩，顶着的红盖头颤颤微微，心里想里头不知是甚样俊人哩。喜欢得他忙里忙外兴致极好。

送走了客人，也顾不得收拾碗盏家伙，就迫不及待地钻进喜房。刚伸手挑下红盖头便呆了：新娘子哪里都好，就是没鼻子，漂漂亮亮的脸蛋上平平的，只有两个窟窿透气。

他傻了眼愣站着，就觉得三九天掉进了冰窟里，周身凉个通透。有甚

法子，挑了盖头就是他的人了。

福山一想到要同这个“漏斗”女人睡一床上，过一辈子，就气不打一处来。他不吃也不喝地蒙头大睡三天，夜里摸到茂良家放了一把火，过后找到福奎，进了模范队。

六

公鸡夹紧了腩，伸长了脖，叫了左一声右一声，好不容易才将睡眼惺忪的太阳叫露头，它醒了一下盹，便跟慵困女人似地拖着笨重的身子极不情愿地往起爬。白露后的早晨，微微有些许凉意，起早拾粪的已套上了棉袄，可下边却穿裤头，佝偻着腰背，胳肢窝夹着粪勺，晨风刮动着没扣的袄襟，远看象拍着翅膀的青桩。田野的清晨那么恬静，耳边只有成熟的大豆在摇铃。烟囱们吐着各具特色的袅袅炊烟，就象家家那本难念的经。

磨盘艰涩地转动，黄白色的糊糊打磨缝里流淌出来。环子歇下来喘口气，用手背抹去额上的汗。理应架上磨担磨撑，一人拐一人拗的，可她疼他昨晚睡得迟，就自己双手盘着磨。

种麦前的一段闲时，庄户人都在养精蓄锐，抓紧过几天懒散日子，好等秋收秋种时下苦。太阳升起老高，茂良才打床上爬起来，刚挑满一缸水，饭就摆上桌了。看那新棒子拐的水拉滤稀饭，微黄发亮跟琥珀似的。他等不及地喝一口，稀饭越品越甜，棒子越嚼越香，他大口小口地吃，恨不得将黑窑碗都嚼嚼咽了。吃得正香，忽然听里屋跟大喜穿衣的环子发出异声，他忙放下碗，就见环子捂着嘴跑出来，蹲在门旁又卡又呕，眼泪都憋出来了。她见男人在看，慌乱地避开猜疑的眼神。等平喘了，脸色才转苍白中带些红晕。

茂良心头一动，急忙问：“怎的、几天了？”

“不晓得，刚刚还好好的。”她瞒过男人。

他停一阵又追问：“是不是有了？”

环子惶惶不安地望他一眼，两串珍珠顺腮滚下来。

茂良想她是大闺女头一回，就安慰她，说要想吃酸、饭后就去摘杏子。她受不了这种折磨，就起身想回屋。茂良跟托孩子似地将她托到床上，一边不住嘴地责怪她早上拐磨没叫他。絮絮叨叨说得环子心里更难受，她掉转头朝着墙，泪水涌泉似地夺眶而出。

他莫命其妙地搓着手上的老茧，不知该如何是好。男人是粗心的。他们只晓得蚕变蛹蛹变蛾蛾下子，却从不在乎其中细节，顶多也就知道蚕上山。

环子由大闺女成了小媳妇，眼看又要做母亲了，这一个接一个的浪头，将来不及站稳脚跟的她打得难以适应。一次次的蜕变来得太突然了，况且她肚里那尚未成形的孩子又不属于丈夫的骨血。而这个蒙在鼓里被命运愚弄的男人却对自己恁样的好，又恁样地痴心期望着疼爱着不是他的孩子。这怎不叫她羞愧万分为难泪下呢。

打那之后，茂良不让她吃苦负累。越是这样，她心里越不踏实。

她拾掇几件脏衣裳去沟边洗。清澈的秋水又深又冷，水面零散飘着几片落叶。水里倒映着碧蓝的天空，空中浮着几朵棉花团似的白云。沟边的杨树梢上，秋风恣意地凌辱着枯叶，喀嚓喀嚓响。

她停住手，眼神痴迷地呆望，呆望那秋风秋水合作的涟漪。

“哟，大嫂在看甚哪？”

一个闷闷的声音突然惊醒了她。回头一看，是福山家的“漏斗”婆嫚。她笑笑打个招呼：“没看甚哩。”

“漏斗”婆嫚朝水里张张：“哟，照影子哪，大嫂天生的就好看，不照镜子也俊巴。”

“看你说的。”环子和她不熟，再加上福山那一层，就没甚来往，不晓她的生性，也就不好同她多说甚，只是没话找话地拉闲呱。哪想她鼻子虽豁，嘴倒挺管用的，一句接一句地说。环子衣裳洗好了也不好打她面子先走，只得两只耳朵应付着，不时口不应心地搭两句。

茂良打过关照，和汤家人交往要留心，宁可吃点亏，也不要得罪了人。到茂良家这些日子，她也看出来孤门小姓的实在不容易。晒点粮食能招来满庄的鸡鸭，庄稼地里经常出现人家的牛羊，自家的猪散圈了，等找回来已是满身带伤。骂不出也打不得，只好忍气吞声地挨着受着。实在忍不了了，茂良就扮着笑脸去同人家说，仗着唐家几辈人的好生性好人缘，说了也能作些用。他玩笑着说她要是嫁给汤家就不用操这份心了。她听了鼻子一酸，眼圈发红，泪水就止不住地悄然而下。弄得茂良后悔地直赔不是。看闹得他没趣，她又连忙解释，跟他说宽心话。他只是苦笑一笑。

“大嫂。”

“噯。”

“真对不起你们家，你看福山他……”

“算了，反正那火也没烧起来。”

呆了一阵子，那婆嫚突然问：“大嫂，你同我们福山是怎回事？”

“你……”

“嘻嘻。”她笑着等环子回答。

“你去问福山吧。”她遮羞地撩撩头发。

“问他？没进门就生好了气，脸不脸腩不腩的，就跟那高官一品似地不与民人答话了。”

“他没说？”环子心里生出些许感激来。

“他要说了我还来问你嘛。”那婆嫚生着男人的气说。

环子低头望着沟里的秋水，那眼神象是看到了沟底的淤泥和游动着的鱼。

她将对茂良说的那些话又告诉她一遍，接着说：“福山是个好人，你跟他是你的福气。”

“福气？”她睁着一双不丑的大眼看环子，两个鼻洞急促地吸气：“福屁！男人对婆嫚好，全是因为你长得俊。现时在家里，他连根灯草都不拿，油瓶倒了非但不扶，还嫌碍事朝边上踢踢。”说着，眼泪就扑簌簌地往下掉。她拉起衣襟，在鼻洞上揩揩，又接着倒肚里的苦水：“女人一辈子全靠一张脸过日子，我是生来就没有好命的人。在家里有亲大亲妈疼着还好些，可娘家虽好不是久留之地。天晓得到了婆家竟是这种日子。”

我也晓得对不起他汤福山，可那是媒人做的事，我要晓得是这样，上花轿前我就撞死在娘家了……”说着，又呜咽起来。然后叹一口气说：“往后我甚也不图，就巴望有个孩子贴贴心就满足了，也算对得起他们汤家了。”

环子听了，也跟着淌眼泪。那婆嫚过门后头一回找着人诉苦，见环子陪她哭，心里也着实感动，将自家眼泪揩揩又来替环子揩：“我这辈子终归还捞着坐一回花轿，可你……唉，又是二房。”

环子听她的口气，没坐花轿的女人就矮人一头，二房婆嫚还要再矮三分！她哭得更厉害了，这回的眼泪都是为她自己，不再给那个婆嫚了，因为

那婆嫖是大姓汤家的婆嫖，是头房婆嫖，是花轿抬过来的婆嫖。这些都是她环子没有的。她肚里却有汤家的种，可这非但不能给她带来满足，反而弄得她神魂不宁，怕的是终了对不起唐家，也对不起汤家。一想到自己命硬，没了大没了娘没了哥，心里就更怕，又怕将厄运带到唐家来，殃及茂良大喜和肚里的孩子。

两个女人不敢高声地痛哭了一场。直听得秋叶哗哗作响，疑是有人来挑水洗衣，这才止住悲声。

打那之后，“漏斗”婆嫖得空就带着鞋底麻绳砣甚的来严家溜门子，就是赶集也对上环子一起来回。可环子不去她家。

一天，那婆嫖一进门就“哧哧”地笑，也不说为甚。等茂良出去了，这才趴到环子耳边悄悄地说她有了。环子看她那脸，幸福得象盛开的鲜花红彤彤粉嘟嘟的，那动人的神采几乎掩盖了那点缺陷。

看她那肚子，还是平坦如故。可环子的肚子，却一天天越鼓越大，尖尖的象是倒扣一口锅。她的肚子越大，茂良对她越好，茂良对她越好，她心里就越不踏实。不让她做生活，她就抱着大喜疼，冷了热了，有了好吃的，她都想着大喜，晚上睡觉也是她搂着大喜。大喜见娘疼他，也肯听娘话，要是大生气了骂他，就往娘怀里拱，觉得娘跟那护窝的母鸡似的，在她的翅膀下就安全了。这样一来，环子心里要好受多了。

茂良带二喜跑模范队的事，家里时常只剩他们娘儿俩。

自打鬼子投降后，这里就成了“两喝水”的地方，国军走了共军来，共军走了国军来。集上的炮楼叫国民党占了，钻进去之后也不大出来。茂良的任务就是搜集情报和交通联络，炮楼里有了甚动静，他就要马上与福奎联系。

虽说常在外头跑，只要睡在家，他总想做点两口子事。大喜亲娘死后那段日子，他也熬过来觉得无所谓了，自打环子进了门，他那精神就格外旺。眼下环子肚大腰圆的，他不得不克制着点，可环子看了于心不忍，就劝他不要憋坏了身子。看婆嫖幸福得如沐浴在阳光雨露之中，他也就放开了手脚。他哪晓得，在环子心里，这是在一次次净化，一番番洗涮，洗涮着她的身子，净化着她的灵魂，她渴望能早日还她以洁净。

早先时候，她也曾暗下里指望男人多使些力气，将那没成形的肉团除掉，所以十分卖力地配合男人，但那顽强的生命战胜了她，也感动了她，使她打恶梦里醒来：孩子没甚错，不能罪上加罪！

又是一个种棒子的季节。

阴云低压，细雨蒙蒙。路上出现一个黑影，飘忽不定地往前移。象波浪滔天的大海中任意颠簸的破船，象飞沙走石的狂风里断线下坠的风筝，失去了自主失去了自救。可这破船还仰靠那可怜的锈钉维持着自信，这风筝还依仗那微薄的浆糊护卫着自尊。

环子盘坐在车簸篮里，搂着大喜打一把破伞。身披蓑衣的茂良推着小车在泥泞里余，二喜就是那破船后的小舟、风筝下的尾巴。他走两步就甩一下漂在脚上的泥疙瘩，心里在骂老天没道理，偏偏将这不清不明的一天叫作“清明”。

原来说好是骑驴的，临出门时那驴撂个蹶子，使茂良改了主意，他怕颠着环子伤了肚里孩子。环子怕他累着不肯上车，他说今天跑的路多，上了唐家的祖坟还要上岳丈的莹园，酒菜纸钱香烛铁锹甚的，没个车不中。

乱坑里，潮漉漉的坟场迟滞地飞舞着纸灰，添上新泥的土疙瘩前跪着孝子贤孙，哽咽号啕声此起彼伏。幽幽阴气袭人，环子浑身的寒毛直竖。二喜跟见了鬼似地狂咬几声，便夹起尾巴缩到一边去了。

茂良添好了茆园，又重新铲个坟头，摆好酒菜点燃香烛就烧起冥国银行的钞票来。

自己趴下磕了头之后，又叫环子大喜磕。茂良在一边念叨着：“大，娘，你们儿媳妇环子同孙子大喜还有肚里那个不知孙男孙女跟你们磕头了。”

一句话说得环子“哇”的一声扑在茆园上哭出来。一肚子的屈气和愧疚，洪水似地发泄出来。越哭越止不住，直嚎得岔了声堵了气。看得男人在一旁也掉泪，拉起她说：“都是死了的人，有你这份孝心就够了，不要伤了胎气。”说着，又带他们给“怀中抱子”的大喜娘坟上添土烧纸。

到茆大茆园上，环子哭得更伤心。她想到一家只剩她一个人，眼看就要临产了，女人生养一回就是闯一回鬼门关，她不知自己能不能闯得过去，心里害怕。再想到那些坎坎坷坷，更是悲从中来，哭得天昏地暗不能自己，茂良怎么拉也不起来，浑身上下满头满脸抹得跟泥猴似的。

哭得畅气抹得痛快，晚上歇过劲来的女人觉得心情格外好，主动地暗示男人，便又做了一回。等男人刚喘顺了气，迷迷糊糊中就被婆嫚的呻吟声惊醒。环子告诉他说肚子疼得厉害。

他茫然地说：“天数还没到哩。”

她迟疑一下，摇摇头。脸色煞白，棒粒大的汗珠滚落下来，牙关紧咬，双手痉挛地抓紧被子。打嗓子里死命挤出一种瘆人的怪腔，直勾勾象伸往苍穹的一只求生之手。

他后悔白日里不该带她去上坟，刚才也不该来那一遍。他回过量来，说了声“你等着”就窜出门去。等他守生婆接来时，屋里传出的嘹亮啼哭将二百多天的禁锢和压迫渲染得淋漓尽致。守生婆进屋不一阵，就打门缝里探出头来：“这回全面了，有个状元郎，又添了一枝花。”刚缩进的头又伸出来：“烧锅热水。”

忙忙活活的一直拾掇到三更天，这才送走了守生婆。茂良疲瘫瘫地坐到床枋上。

床上明显嫌得挤了。原先是环子同大喜睡一头，另一头是他同二喜。眼下又添了一口人，且月子里的人要干净，只得让二喜下床了。

任他怎么撵，二喜就是不肯挪窝。它两眼痴愣愣地望着主人，一旦明白了他的意思，便打嗓子里发出细小含糊的哀叫，跟哑巴孩子似地小心翼翼且执着地乞求，褐黄色的狗眼角滞留着一颗晶亮的泪花。恻隐悄然爬上心头，他跟抱孩子似地将它抱下床，可它刚落地就一纵身跃上来。上下几回合，环子见了也于心不忍。

“算了，就让它趴在床里头吧。”

“那怎行？挤挤夹夹的碍事，那一身虱子虻蚤带上来，将你惹出病来怎办。”说着，将二喜拎下床又蹬了一脚。

二喜“嗷”地一声夹起尾巴躲到一边，直等人们都睡下了，才又溜回床边，安心地合上眼。

环子悄悄地拉起被角蒙上头，泪水无声地漾出眼来。

茂良欠起身子吹熄油灯。窗外掠过阵阵田野里刮来的微风，和着草檐下“嗒嗒”的滴水声，奏出一支委婉入耳徐缓亲切的催眠曲。

环子扯开硬冷的被角，两眼木木地望着晦冥处。撕皮裂肉的疼痛使她顾不得其他，新生女儿的喜悦令她忘了一切。她觉得，眼下的两只脚又一步步重新走向现实的大地上。

做下的已经做下了，老天要惩治就惩治我一人吧。她摸着身边包被裹着的闺女，心坚似铁地在想。她笑自己愚蠢，早先竟生出灭掉胎儿的念头。这是她的骨肉，宁可自己死也要让闺女活。可是，要茂良稀里糊涂地当闺女的大来养活她，她心里充满了负罪感。她想将真情告诉他，让自己那颗被啃噬着的心得到安宁。念头马上又被打消，她想起刚才的二喜，也想起处在蓑衣房汤家大族里的唐茂良。

面对黑暗，她头脑里呈现出一片空白。

床被碾得吱呀呀呻吟，马上又静了下来。窗前的夜风仍在轻拂，檐下的“嗒嗒”仍在敲打。

“他哪，还没睡着？”她已经习惯当地妻子对丈夫的称呼之一了。

“嗯，你怎没睡？”

“心里想睡，就是睡不着。”

“有甚心事？”

她愣一下：“想……想事情多啦，睡不着就瞎想。”

“睡吧，不要瞎想了。”

稍停一阵，环子问他：“你看起个甚名？”

“……就叫二喜吧。”

“那怎行，庄上人都晓得二喜是条狗，闺女还指望嫁人哩。”

“那你说叫甚好？”

“我看就排着叫三喜吧。”

他没置可否。窗洞已透出麻花亮了，他催她赶紧睡了歇歇。

环子那心宽了些，她在被上揩揩手心的两把冷汗。

怕事有事，环子偏偏惹出了月子病。看着茂良洗屎洗尿涮脓涮血，她又心疼又内疚，经常独自暗暗落泪，茂良碰上了就开导她，说月子里哭坏眼睛亏了身子是一辈子的负累。

两三月后，庄上另一个婆嫗又给福山添了个不豁鼻的儿子。有人带信给正接着扳机朝黄狗队发泄的福山，而这位新任的大却只知其二，不知其一。

七

国军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炮楼里的黄狗队很少出窝，夜里经常听到抽风似的枪响，白天也是三五成群枪不离手，跟老鼠似地溜出洞又飞快钻回去。

保长汤有年见机不妙，溜到镇江靠当团长的二儿子去了。临走前，将紧脑箍似的一保之长乌纱帽套在了唐茂良头上。理由十分充足：跟模范队的人有仇，是靠得住的人；识文解字为人实在，是信得过的人。其实，在汤有年心中却是另一把小算盘：没人应承下这份差事，他就走不了，旁人不好说话，而唐茂良老实巴交孤门小姓，所以就连软带硬地卸了担子。

茂良找福奎商量，福奎说是好事情，叫他应承下来。打那之后，他就人一阵鬼一阵地两边干着。好在保长的事头也不多，即使一时半间找到，他就看着事大事小，能办且办。难办的就先敷衍，然后再推说自己是小门小户，是在人家屋檐混下日子的。他们看他那不容置疑的满脸难为和可怜的样子，也就拿他没甚法子。

模范队有任务了，要将集上的炮楼拿下来。这一阵子，黄狗队的跑楼越来越少，稀稀拉拉的跟麦地里没割倒的站棵子，孤立无助地在风中抖抖瑟瑟。

毒太阳火暴暴地可着腩上烧。模范队员们虾着腰，铁锹草簪翻飞，将战壕渐渐向炮楼延伸。子弹带着尖啸，打在沟沿上“扑扑”响，溅起一团团黄色尘烟，壕沟却如生命力顽强的巨蟒，不屈不挠地向炮楼游去。

离炮楼越近，巨蟒游得越艰难，到了炮楼的壕沟边不得不停止游动。炮楼上的子弹蝗虫似地飞过来，这边的蝗虫也大片地飞过去，可人上不去。福奎急得抓耳挠腮直转圈圈。

枪声渐渐稀了，黄狗队想节省子弹，仗着炮楼死撑活挨等援兵。却不知县城来的援兵都叫老八路给截住了，他们自身都难保，哪有心思来打增援。

可久攻不下也叫人犯难。这时有人出了个主意：给黄狗队摆上一个“臭狗阵”。

一时间，方圆几十里鸡飞狗跳，一条条黄黑白褐灰花狗顺着土黄色的巨蟒腹中源源不断地流往炮楼，由膀大腰圆的小伙子轮番苦干，将那些死狗扔在壕沟和土圩子里。六月里的暑气催着死狗腐烂，绿头苍蝇与大尾巴蛆向炮楼发起了猛烈进攻。

福山带人回蓑衣房打狗。进了茂良家的门，就想起一年前那个夏夜，不由得恶从胆边生。他四下里寻找，抬眼看到在草堆阴凉下的二喜。它见来者不善，也没了那天的张狂，识时务地往屋里溜，福山一个撒手棍砸瘸了它一条后腿。二喜嗷嗷叫着窜进屋内，躲到茂良身后。

“哪个？”茂良甩下破扇子，站起身刚想出去，福山已经堵在了门口。

“模范队打炮楼，借你家狗用用。”福山脸朝屋笆，冷冷地说。

“打炮楼要狗作甚？”

茂良边说边将二喜推到环子跟前。环子心领神会，放下正吃奶的三喜，一把搂住二喜。衣襟没掩得及，雪白鼓实的奶子在福山面前晃动，晃得他眼睛冒火浑身发软，嗓子里干得一口一口直咽唾沫。

“你到底给不给！”他狂躁地叫喊着。

同他一起来的人也劝茂良。茂良晓得今天是躲不过去了，心里也不想将福山那副嘴脸看下去，便硬着心肠，接过人家递过来的绳套，哆嗦着手朝二喜去。

“你将我套去吧！”环子紧紧搂着二喜，朝茂良福山他们喊。它曾救过她。

茂良使劲咬着后槽牙，脸上尽力作出平静。他一把推倒环子，将绳套缓缓套在二喜脖子上，又蹲下身来摸摸它头，就跟夜里为大喜掖被似的恁轻。起来转身进了里屋。

福山见推倒了环子，一步跨上前又站住了。看看人又看看狗，嗓眼里挤出一句：“牵走！”便扭头出了门。

二喜瘸着后腿拼命挣扎着，赖着不肯离家，两只泪眼绝望地盯着家门，希望再看一眼主人，并巴望得到救援。可最终还是被拉走了，那张含糊不清的狗嘴里一路呜咽，不知它要说些甚。

环子追出来，求脸色铁青的福山放了二喜。一直跟到庄头，眼睁睁地看二喜被吊上槐树，蹬了几下腿，便软瘫瘫跟没了骨头似地不动了。猩红的舌头长长地歪挂在嘴角，再不能跟往日那样蛇信似地抽拉了，眼珠急鼓鼓地突暴出来，象汤圆上粘了一粒黑豆，白的死白黑的死黑，眼神莫命其妙地看

着站一旁流泪的环子。

二喜和它的同类们，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以特殊的方式作出了最后的贡献。奇臭异味顺风灌满了炮楼。肥肥大大的白蛆象坦克一样肆无忌惮地开往前线，胖胖乎乎的绿蝇跟飞机似地盘旋起落在战场。竟闹得黄狗队们吃不香睡不安，头疼脑热跑肚来稀，搅得天翻地覆。不得不跟丧家狗一样夺路仓皇而逃。

逃出后与救援的国军会合，又打了一个回马枪。

茂良得到消息已经很晚了，他慌不择路钻着棒子地直奔集上。老远就看见横七竖八地撂着一堆死狗，也来不及多看一眼找找二喜，他怕迟了一步，又要横七竖八地再擦上一堆死人了。

“站住！”

茂良抬起头，见是福山在炮楼顶上，正阴阳怪气地笑他：“嘿，是来给二喜收尸的吧。”

“我找福奎！”他不理睬他，喘着气喊着。

“有甚事就跟我说吧，福奎哥正忙着哩。”

福奎在炮楼里听了，急忙爬上来：“茂良，有甚事？”

“黄狗队又打回来了！”

福奎这时也已发现，大路上卷起一阵阵烟尘，他果断地一挥手：“撤！”

福山端起枪来大骂：“操你祖宗的唐茂良，你勾黄狗队来打我们，老子饶不了你！”说着“砰”地一枪，子弹擦着茂良头上飞过去。这一下引出了炒豆般的枪声大作。

模范队全撤出来了，只有先暴露目标的福山伤了左膀子。

福山刚抬到庄头，“漏斗”婆嫔就“天哪地啊”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过来。福山圆瞪双眼：“人还没死哩，你嚎个甚！”然后一脚将她踢到一边老实了。

福山伤得不轻，膀子抬不起来，枪眼仍在滴血。福奎决定将他留在庄上养伤。

几天后，一个黑月头的夜晚，各家门窗里的灯亮跟疲乏的眼睛似地一个挨一个合上了。在一片微细的鼾声里，一群黄狼子悄悄地逼近了鸡窝。

等发现情况后，庄子已经被包围了。

“漏斗”婆嫔惊慌得束手无策，两手搓着屁股直念叨：“这可怎好、这可怎好……”

这时有人出个主意，说是将福山抬到茂良家，黄狗队不会怎样搜查保长家的。

茂良不在家，忙着照应去了。不管环子怎么说“家里没男人，妇道人家不方便”，“漏斗”婆嫔仍是左一口右一口“好大嫂”地她求救救福山，就差跪下磕头了。她叫人将福山抬进屋来，还在不住嘴地说“福山是好人啊”、“你多多担带”，直到怀里的善通哇哇大哭，这才捂起儿子的嘴，一溜烟消失在黑暗里。

环子站在自家门外，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庄上小孩哭大人喊鸡犬跳牲口叫，明晃晃的火把忽东忽西地乱窜。蛮横的吆喝声越来越近，不时惊起一两声尖厉的枪响，脆生生象炸在耳边的响鞭。环子慌忙进屋，就手将门关上。

福山自进了门就没吭一声，这时见她进来，两只眼直直地瞪着她。环子怕见他那眼，心慌慌地端了针线匾出来，在当间灯下补衣裳。

门口有了人声，跟着推门进来两个黄狗子，四眼扫了一遍当间又扫了几遍环子，对视一下便收起枪，凶神似的脸上色迷迷地堆起了笑：“大嫂，就你一人在家？你家男人呢？”

环子压住恐慌的心，答他们：“我男人是保长，刚出去见你们长官了。”

“哟，原来是保长娘子。”其中一个嘻皮笑脸地蹭过来，伸手就要摸环子的脸。

“哎哟！”那黄狗子捂着挨针攥疼的手尖叫起来，另一个又一步步逼近：“嘿嘿，大嫂直会闹，今天兄弟陪你闹个痛快。”

环子抄起手边的剪子，对准了他们，身子紧紧贴在墙上，两条腿一阵阵抖个不停。

三下里正瞅着。忽然里屋传来三喜的哭声。大喜叫喊着打里屋跑出来，一见外头这阵势便又吓呆了。两个黄狗子端起枪就要往里屋去，环子抢过来一步，将大喜护在身后，紧握着剪子不要命地叫：“要是动一动小孩，我今天就跟你们拼了！”那龇牙咧嘴的模样就象护崽的母狗。

“真他妈的扫兴，碰上这么个厉害女人，连个嘴都没捞到嘍。”两个黄狗子悻悻地拉开门走了。

环子叫大喜关上门，这才软软地叹出一口气来，忽又听里屋“轰”地一声就象倒了一堵墙。环子忙端了油灯进屋去，见福山跌倒在门边，手里还攥着一把镰刀，负伤的膀子上正汨汨地流血。

环子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才拿下他手里的刀，又好不容易将他拽到床上，找来布条包扎伤口。醒过来的福山老老实实在地躺着，任凭环子为他包扎。枪伤不是那么疼得难忍了，灯头也比往常亮了许多。

大喜三喜睡着了，跟小猪似地打着呼。福山望望三喜，又看看环子。豆粒大的灯头被夜风吹得幽幽欲熄，映在墙上的影子忽而小见人形，忽而膨胀得象是屋也要盛放不下，上下左右摇晃得人心里如一团乱麻。他心里甚至冒出些许庆幸，好象自己的负伤和黄狗队的“清乡”都值得庆幸。离家干模范队，只图了眼前的清静，可心里终归还是丢不下，有时在“漏斗”婆嫚身上得意忘了形，便“亲环子肉环子”地乱叫一气。就是“漏斗”婆嫚遛门回去，提到环子做些甚说些甚，他心里边也要舒坦半天（他哪里晓得自家婆嫚为了讨好他，背地里淌了多少眼泪水）。在他眼里，环子就是十全十美的女人。刚才那两个黄狗子要是真动起手脚，他非上去砍倒他们不可。可是现在看着三喜，他心里不由酸不溜溜的。他闭上眼，想这就是自己的家，身边坐着自己的婆嫚，床里睡着自己的闺女。不管怎么假设，心里总是不能承认，得到的只是一回又一回的懊丧。

他抬头见到满脸泪水环子，猛地又想起那天棒子地的事情，一股热潮冲击着周身每个角落。他象又回到了棒子地，伸出手要为她揩泪。她跟挨火烫似地挡住他的手，惊迅地跳下床。他挺起身来，刮旋风似地一把将她搂到床上。她抓着他的膀子往外推，听他倒吸一口冷气，吓得停住手。

“不要胡来，你有伤。”环子正色说到。

哪知他想岔了：“你到底还是疼我的，亲环子……”

灯头跳了几下，熄了，只剩下一星暗红。

庄上发生的事情，屋里的人甚也不晓得。

茂良出去应付一下，便借故走开，找人送信给模范队。福奎带人打回来，在庄外虚虚实实放了一阵枪，将黄狗队吓跑了。

茂良刚回到家门口，见灯熄了，屋里又有男人说话和挣扎声，只觉得血往头上涌。

一脚踹开门，跳进门摸着就打，刚两下那人就瘫了下去。

等点上灯，“漏斗”婆嫔带福奎他们也到了。那婆嫔见自家男人死狗似地躺在地上一动也不动，“嗷”的一声嚎着扑过去，怀里的善通也吓得狂叫。

环子头发凌乱，衣裳撕破好几处，呆呆地站在一旁，看那婆嫔哭喊。

茂良冷冷地打量着在场的每一个姓汤的，最后将目光停在福奎脸上。他咬着牙，腮帮上的肉在抽搐跳动，一个声音象是发自渺渺穹庐：你们看着办吧，老子再也不受了！

那婆嫔倏而跳起，指着环子的鼻子骂开了：“你这个烂婊子，臭不要脸的，自家有男人还要勾人家的，你这个狐狸精，害得我家好苦噢……”

环子颤抖着双唇，睁大一双冤屈的眼睛，指着地上的福山：“他……他……”半天没说出一句话。脸憋得由紫发白，泪水无声地淌了满脸。

“啪！”茂良着急地打了她一个嘴巴：“你是哑巴？你是死人？你就不能说句话吗？”

一巴掌打出了她心里的屈气，这才“哇”的一声哭出声来。

福山在地上醒过来，指着茂良咬牙切齿地骂道：“姓唐的，我操你祖宗八代！”说着，趑趄着要爬起来。

有人想上前搀他一下，就听福奎一声喝：“不许扶！”

福山晃着身子站起来，甩起一巴掌，把骂得正起劲的“漏斗”婆嫔打趴下了，又抬起腿左一脚右一脚地踢，直打得那婆嫔缩成一团，亲大活妈地喊。

茂良觉得解恨的痛快，环子觉得无名的忧愁。而福山得到了尽情地发泄，又觉得为自己挽回了一点面子。

他停住打，也不抬头看人，拖着疲惫的身子，跟醉汉似地打着跟呛，独自出了茂良家的门。

八

自打那回之后，“漏斗”婆嫔的鞋底就再没跨过茂良家的门槛。

她那天除了是借题发挥，解解自家心里的委屈外，也是想为男人洗个清白，抱抱男人的粗腿，反遭男人一顿好打。她觉得面子上下不去。再说，环子平时待他不孬，这时她却翻脸不认人，将屎尿朝人家头上扣，良心上觉着不过意。也就不好意思再去找环子了。

福山的伤口恶化，左膀被齐着胳膊锯了。从此，“汤秃膀”就在当地叫开了。

福山虽然秃了一只膀子，却一点也不软劲。走起路来浑身精神，风刮起那只空袖舞来舞去，倒在他那五短三粗的身板平添几分洒脱。见到茂良还是恨得两眼滴血。打起仗来还是冲在前退在后。那仅剩的右手放枪上子弹，做得干脆利索顺顺当当。

多长了几岁，性子也有些改变。那就是对“漏斗”婆嫔要比往常好些了。他晓得她是贴心贴意跟他过日子的。那晚在茂良家忠心保主的表现，他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不过，他觉得她该骂唐茂良，而不该骂环子）。虽然这样，但平时对女人还是没一句软和话，有点春风雨露也全在晚间那一阵子使。

那女人的肚子鼓了又消，消了又鼓，连着又给福山生了二通、三通。碰巧又赶上土地改革，按人口也比人家多分地，真是人财两旺。“漏斗”婆嫚在家里地位也一天天高起来。

而茂良划成份时定了个中农，土改时不得不出。自那晚之后，他没再干模范队，也没干保长，守着环子孩子和地，起早睡晚地做生活过日子。他凭着力气养家，夹紧尾巴做人，邻里相处和和气气，一家大小平平安安，倒也心安理得。

早些见了福山，他心里也憋着气，对那双血红的眼珠报以冷若冰霜的目光。随着年岁的增长，冰霜也渐渐化为不清不浑的两汪水。他算了一下帐，自己终归赚了一个可人的婆嫚，而福山则要陪着那两个漏斗过一辈子，心里也就有了两分谅解，甚至还带有一分同情。

十年耕种，十年收成。可他们家蹿了十年的碓，红红鼓鼓的芦粒丢下去不少，出来的却全是杂色碎渣。这也难怪，环子自月子里惹出病来，就没了生养。这可是她的一大心病。

女人是宽厚的，她们很容易好了伤疤就忘疼，这只不过要有一定的时间。九个月的身负重任倒还经得起，可是分娩时的巨痛令她们胆战心惊。好多婆嫚赌咒发誓，再也不养了。不过，要不了多长时间，她们那颗慈爱的心里，又在希冀着创造另一个新生命了。

而环子的理由好象比旁人更充足，那就是她还没将茂良下的种发出芽来。茂良是她的男人，他没能为他生育，反倒养出一个叫他大可又不是他骨血的闺女来要他养活。这使她原已逐渐濒于消失的负罪感又重回心上，她灰心沮丧，为失去女人的报答能力中的关键部分。

看男人抱着三喜又疼又亲，不由得鼻子发酸眼圈发红，泪水尽往肚里淌。她就加倍地疼大喜，割草喂猪烧锅刷碗甚的尽叫三喜，三喜说妈偏心眼。茂良见了叫大喜做，说是大的要晓得疼爱小的。大喜也懂事，只要娘叫妹妹割草，他就忙着摸镰刀，娘叫妹妹烧锅，他就抢着抄火叉。越这样，环子就越喜欢大喜，心里也越是不安。

庄上成立了互助组，之后又办起了初级社。福奎多次来找茂良，要他入组投社，可踏坏了鞋底说破了嘴皮，他就是不答应。他不想跟汤家人搅到一起，福奎不会讹他，哪个能保旁人不会讹他？眼下守着自家的地够吃够喝，哪晓得将地拢到一起又会甚样？他不想朝迷套里钻。直到翻过年来，乡里又搞小社并大社，家家户户都投社，他才随了大流。

社里很看重他，因他是使牛的一把好手。再拧再拗的犟牛，到他手里都使唤得服服贴贴跟绵羊似的。那小碗口粗的鞭柄，丈把长的鞭子，他玩得得心应手，抡起来甩出去，牛耳旁就炸起一个脆生生的响来，且是指哪打哪打哪响哪。

更特别的是他扯着嗓子打起嘞嘞，不要说牛听了提精神，就是那些大闺女小媳妇，听了也住手入迷。

他那嘞嘞打起来粗野且悠扬，在秋天的田野里伴着金风，响遏行云。枯叶瑟瑟而下，象一只激流中失舵的小舟随意漂零，坠落在地上“咔咔”作响。天地间充满了成熟的芬芳，同时也夹带着些许幽幽的哀愁。这哀愁就象那慑人心魄的秋声，那秋声就象一首古老的丧歌，那丧歌就象茂良打起的嘞嘞。

茂良将自己整个埋在嘞嘞里了。只要一开口，他便忘了一切烦恼一切

忧愁一切苦累。

心头的一层层重压豁然掀翻，一口舒坦气喘出去，那嘞嘞便油然而至。这时，天地间只剩下他与牛，世界清清乾坤朗朗，再没有其它活物了。他对牛倾诉着自己的苦楚，那嘞嘞如泣如诉，难怪有时老太太听了，会不声不响是揩眼泪。他想到得意处，那嘞嘞也会恁响亮，人们能听出里头的嬉笑与俏皮。直听得那牛亮起蹄子飞跑，听得环子跟吃了蜜似地“哧哧”笑。

女人的心，六月的天，晴朗朗的空中，飘来一朵云彩就下雨。

这一天，环子听着嘞嘞边笑边想，要是自己能养出个小伙来，跟茂良一模一样，长大了也能打出这么好听的嘞嘞来，那该多好哇。心里想着，手上忙着，连嘞嘞停了也没听见。只想得眼泪扑簌簌地打在锅膛前的棒槌子上。

“锅溲啦！”

她慌忙抬起头，只见锅盖被稀饭顶起老高，四溢的稀饭顺着锅台沥沥拉拉往下淌。

她飞快揭开锅盖，将一小瓢凉水栽进锅，又赶紧用火叉压住火。

“怎的？”茂良见她脸上挂着泪痕，不知出了甚事。

“没甚。”她低头弄火掩饰着。

他不相信地盯着她脸，关切地问：“身子哪里不好过？”

这女人平时有了头疼脑热，总是拖着挨着，舍不得花打药的钱。

环子不吱声，眼只盯着搅锅的铜勺。忽然抬起头，满眶的泪水盈盈欲出。她急促地说一句：“我要跟你生个儿子就好了。”话音没落，泪水就决口而涌，大滴大滴地掉进翻开的稀饭锅里。她忙转过脸，扯起衣襟揩眼。

“三喜不是一样嘛。”

这话跟刀子似地剜她的心。眼看着他无言的背影出了锅屋。

大喜和三喜还没放学，家里显得有些冷清。只有烟囱里冒出的缕缕淡褐色的炊烟，在屋顶上踌躇。

茂良靠在门空坐着，身边不再有二喜打伴了。刚才婆嫚的话，在他头脑里翻过来磨过去地折腾。

他也曾渴望再有个儿子，甚至几个儿子。自己无兄无弟，吃够了孤独的苦。家里有事找不着人合计，地里生活没人分担，就是在庄上汤姓人面前说句话，也没一个帮衬的人。要是有兄弟五六个，姓汤的不会这样没眼看他，他汤福山也不敢如此无理。自己这辈倒也罢了，可到了大喜又是单传一人，儿子还得照老子的脚印走下去。三喜终归是人家的人，虽说一样孝顺，可不能指望她为唐家接烟火。

为了达到目的，茂良也曾不懈地努力过。有一阵子，他发了迷似地没日没夜地作，直作得精疲力尽，浑是轻若无肉，一阵风也能将他刮倒。可环子的肚子上不见丝毫动静。

他只看到婆嫚在黑暗中鼓励的眼光，却不知道婆嫚在他死猪般倒头便睡后偷淌的眼泪。

他在外头听来什么法子，来家说给婆嫚听，环子总是迫不及待地催他试试，结果却总是泥牛入海。

听说集上来了个好手先生，便上门求医。那先生问过了茂良，说管用没事。问了环子之后，咂咂了长几根老鼠胡子的尖嘴巴，说是有毛病，要看看才能开方子。

茂良看看这个精瘦蔫巴的小老头，绿豆大的小眼睛里发着邪光，咳得

核桃壳似的窄脸上涨满潮红，吐出一泡绿莹莹的浓痰后，喘了半天才平心静气，红了一圈的小眼睛却始终盯在环子的身上。茂良说不看了。那先生嗤着鼻子收了一块光洋，淫秽的目光转为贪婪，倾心地欣赏着银子的美妙。

他俩默不作声地在集上挤着，川流不息的人丛里到处都是汗味屁味烟叶味，熏得人头脑发昏。

走到集头上，环子看一眼满脸怅色的男人，停了脚步，咬着牙怯怯地说：“要不，就再去看看吧。”

他望着女人闪着泪花的眼睛，难为地不知该说些甚。

环子一跺脚扭头便回，茂良无声地跟在后头，迈大了脚步也赶不上她。

她冲到那蔫巴先生跟前，一拍桌子：“今天给你看，吃你药，要是不管用，我非砸了你牌子！”茂良还没见过她起过这么大的性子。

先生不知是吓的还是气的，抖着双手说：“我……我不看你这病了。”

“不行！”茂良也竖起眉毛说：“收下钱就得看。”

那先生脸色苍白，战战兢兢地慌忙看看，捏着毛笔开了方子。喘了一口气之后，又叮咛几句忌嘴的话，用细长而干瘪得尽是皱皮的手指叠起方子，眼睛偷瞟一下环子，嘴里念叨着：“字朝外，好得快。”

可吃了好些剂后，不但没见好兆头，反倒将胃子吃坏了。平常省得一个铜角掰开花，可是为了烟火大事，不得不忍着心疼将钱送进药铺。一年三百六十天，吃到三十年晚封药壶，过了正月初一又接上吃，还是一点不见效，气得茂良将药壶摔得粉碎。

头几回去找那先生，还给换几味药，后来就不见人影了。想必是怕环子砸他的牌子，卷铺盖溜了。只得又换先生，先生换了好几个，还是没个结果，也难怪茂良摔药壶。

环子的心也随着药壶碎了，她心疼那圆正釉亮的药壶，更心疼摞进壶里的药钱。最叫她伤心的是，朝思暮想的唯一希望也破灭了，破灭得连一点残片也找不着，连那把药壶都不如。

茂良也就死了这条心。哪知女人今天又引起这个头来。他心里也不责怪女人，只是认命。想到自己能有环子这样的女人，也算是福气了。再说，大喜眼下还有个三喜打伴，命也比他好得多。他正自安自慰地往宽处想，门空里的太阳地忽然遮上了一片阴影。还没等他回量过来，上来一伙人推推攘攘就要将他带走。

环子在锅屋弄饭，听自家院里嘈嘈嚷嚷不知出了甚事，忙搁下铜勺钻出来。只见几个背枪的民兵要带走茂良，急上前拦住，问是怎回事。

茂良也莫名其妙，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她愤愤地扯住一个民兵的前襟，说是不讲清楚就不能带人。嘴里不停地数落着：“我家喜他大是一辈子依牢把本的，又没偷又没抢，犯了哪家的王法？你们一不吱声二不吭气，到这就要带人……”

这时，有人喊了一声：“锅膛里的火出来了！”

环子忙回头，见锅屋门口直冒浓烟，忙撒手钻进锅屋，摸起火叉乱砸一通。

民兵乘空将茂良带走了。九

这院子茂良并不陌生。

保长汤有年临走时，就是在这院子里将保长套在他头上的。同时，也

把这座院子交给了大儿子汤福祥。

土改那阵子，分地分粮分浮财，分得不认一家人了。汤福奎带领一大帮姓汤的，舞着翻身大棍，高唱着：“翻身大棍七尺长，专打地主同流亡。”硬是将汤福祥打得不喘气了。那青头紫脸的模样，叫茂良想起来就发怵。特别是那对眼珠子，瞪得象是要挤出来，跟煮熟的鸡蛋剥去壳再按上桂元核似的。恶心得茂良那几天都吃不下饭。就是如今看到鱼泡泡，也马上会想起汤福祥的那对眼珠。

其实，汤福祥虽说是地主，也就是守着他大留下的几十亩地过日子。因为其他兄弟在外混事，家口也跟了去，地都由他种着，所以将他定了个地主。要是把他大和兄弟的家产分开，顶多定他个富裕中农。腿长的跑到台湾去了，拉下在家的他可倒了血霉，匪保长和匪军官的罪都掇到他一人头上，翻身大棍当然也得由他一人挨了。他腿一伸眼一瞎没事了，可撇下婆嫚带一窝小的还要接着熬。

汤福祥家的地和浮财都分了，又将一家人扫地出门。这院子就成了村公所，眼下是社里的社房。

茂良虽说是心里没鬼，可进了这院子，仍不由得腿肚子筛糠。耳边一阵阵响起汤福祥那鬼哭狼嚎的哀求声告饶声。

“唐茂良！”

一声厉喝，鬼哭狼嚎顿时逃得无影无踪。他打了个寒颤，象是刚打恶梦中醒来。明晃晃的太阳刺得他眼睛又疼有胀，飒飒的微风里不时传来“卜愣登”的货郎鼓声。这感觉只眨眼工夫就消失了。

四五个民兵拥着福山打屋里出来，将他围在中间。虽然两人同庄，早晚经常见面，可是几年来，这还是头一回离得这么近。两人面对面地对瞅着，互相能听到对方胸口的心跳。

福山料他定会责问为甚将他带到这里来，可等了半天，竟意外地没有一点动静。茂良只是朝他瞪着眼，轻蔑的眼神中带着倔光，跟刀似地直刺他的眼睛。福山虽似踏实有底，但经不住这眼神的撩拨和折磨，到底憋不住先开了口：

“知道为甚抓你吗？”

茂良听出他居高临下摆民兵队长威风的腔调，不屑地将目光转到一边。

“问你话啦！”几个民兵冲他喊。

福山用肩将披在身上的对襟褂子往上撮撮，挺起肚子朝前跨一步：“今天要好好交代你的问题，休想蒙混过去。”

他见茂良还是不声不响，又接着说：“上回镇压反革命，让你漏了网，告诉你，这回的肃反，就是回回头拾二茬的，专门对付你这号人的。”他边说边走来晃去，突然转过身：“唐茂良，你难道没干过国民党的保长嘛！”

茂良回过回头，鼻子里哼一声：“干倒是干过……”

“打！”

福山一声吆喝，上来两个民兵就拳打脚踢，将茂良一阵好揍。茂良从地上跳起来，抹一把鼻血，脖子上的青筋暴有手指粗，他大声喊着：“那是共产党叫我干的，是为共产党干的，不信就去问社长！”

“福奎哥就是去开这个会的，等他回来更有你好看的。”福山冷笑两声：“你说你是为共产党干的，都干些甚？说出来听听。”

茂良瞪着他问：“还要我说？你不是一肚子吗？起码‘臭狗阵’你没忘

吧！”说完，狠狠地瞅一眼他那空荡荡的衣袖。

福山愣了一下，脸涨得通红，说不出话来。他早就想着实实在在地收拾一回茂良，好解解一直压在心底的夺妻之恨。前些日子，福奎护得严严的，他一点机会也没有。眼下肃反搞得正热闹，福奎又凑巧去开会了，他便及时行使起民兵队长的职权，以当过匪保长为由，派民兵将茂良抓了来。他也知道茂良平时看似没甚性子，其实骨子里硬倔得很，所以想先给他个下马威。没想到火上浇油，茂良非但没软劲，反倒揭起他的短来。他气得张口结舌，眨巴好一阵眼睛才想出词来：“你还敢提‘臭狗阵’？就因为模范队打了你家一条二喜，你就心里记恨，给黄狗队带路去打我们。你这是不打自招！”他一把拉过空袖子，向那几个民兵说：“我这膀子，就是他带黄狗队去打掉的。”

人群中不懂真情的年轻人叫起来：“不要饶过他，叫他赔膀子！”

不由分说，几个民兵一拥而上，枪托跟踹碓似地一下下砸过来。茂良被打得跌跌撞撞，负疼地直哼哼，他张扬起两只膀子，在空中胡抓乱捞，企图能扯到一根救命的稻草。

学校刚放学，路过这里的孩子听到院里有动静，都围过来看热闹，院里挤满了人。

大喜同三喜走到这里，见院门口有恁些人，里头又吵吵喝喝地不知出了甚事。

“哥，我们也去看看。”三喜忍不住地伸头朝院里望。

“走吧小妹，不挑猪菜大又要骂我了。”大喜将拐篓套在头上，过来拉小妹。

三喜央求说：“不怕的哥，大要骂你我跟你求情。”

“那你就怕妈骂你？”

“妈要骂我，你就再跟我求情嘛。”三喜顽皮地笑出一对小虎牙。

大喜也憨憨地笑了：“那就看一眼？”

“中。”三喜扔下拐篓就朝人群里钻，大喜跟在小妹后头。

到了里头，兄妹俩傻眼了：挨打的是他们的大。已打得满脸是血，那几杆枪托丝毫没有要歇歇的样子。汤福山一只手挥舞着皮带，没头没脸地胡乱抽打着。

“大！”两个孩子揪心扯肺地喊着扑过去。三喜一下趴在大的身上，尖着嗓子叫：“凭甚打我大，凭甚打我大！”自己身上却连挨了几皮带。大喜抱住福山的膀子，撕搏着要夺下皮带。

茂良自打开头就咬紧了牙，不让自己喊出声来。他要汤福山失望，不让他看到他唐茂良跪地求饶的孬种样，更不让他看到他唐茂良鬼哭狼嚎的受罪样。昏冥中他估计自己今天是在劫难逃。他抱定一个念头：拼死也要撑起身子来，决不在他汤福山面前服一点软！

可是两个孩子的出现，给他带来了一线活的希望。也说不清是为甚么，他觉得是有救了。一股热流朝上翻涌，满嗓子的铁锈腥味，他哼了一声便人事不省。

恰好环子这时赶到。只见老的躺在地上，小的趴在身上，大喜抱着福山的膀子不放松。福山给缠得没法，三喜这时又过来抱他的腿。平时他见这小丫头就不顺眼，这阵子更是心烦得要命，便抬起一脚将她瞪出老远。三喜叫着又扑过来，他扬起的皮带带着呼啸狠抽下去，三喜将头一偏，顿时左耳

根皮开肉绽鲜血淋漓。三喜跳起身来，竭力不让泪水淌出来，怒火欲焚地双眼直瞪着福山。

“汤福山！”环子的心一下被揪去，一团怒气冲上来，她象一头发疯的母牛，瞪着血红大眼，鼻子里发着低鸣，一头猛撞过去，将福山顶了个仰巴叉，她扑倒在他身上又捶又扯。那几个已经住手的民兵又回过来拉她，想将两人分开。胡抓乱挠中她拽着他的下身，死死地不撒手。只勒得他亲大活妈地不住嘴叫唤，脸色陡然变黄，接着又渐渐变得煞白，疼得棒粒大的汗珠往下掉，五大三粗的大男人跟刺猬似地两头朝一头就。环子隔着一个民兵，也不知拽的是甚地方，听到有人喊“要出人命了！”这才松开手。

环子央人家将茂良抬回家。就听庄上传来“漏斗”婆嫫的声音：“不要脸的骚货，哪里不好抓，你单单看好那点东西，你好狠毒喔，自己捞不着就要勒散黄……”下头越骂越下线，环子叫大喜关上门。可那些脏耳朵的话硬是打门缝往里灌。

环子看看躺在床上只剩一口气的茂良，再看看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大喜，还有挨了自己亲大（又不知是亲大）打的三喜，她不由呜呜啾啾地哭起来。她恨自己作了这么大的孽。要是今天全打在她身上，说不定心里还好些，眼下却是他们在为它戴过受罪。

她请来了先生抓来药，淌着不断头的泪水给他们洗包伤口。她捧着心仔仔细细地洗，象是认认真真地洗自己的罪过。

第二天，孩子们不肯耽误上课，她叫三喜扶着一瘸一捣的大喜去学校。茂良还只能躺在床上。她守在床面前，一边抹眼泪，一边不断地在心里责骂自己。她苦思冥想，怎么也想不出消灾解难的好法子来。突然，她象是黑月头里看见了一颗星，不过那颗星很快就化作流星消失在夜空里。她想将三喜送到汤家，把话说清楚就撂开手，哪个也不欠哪个的。可她又不知道，这样一来，庄上人会对她怎么看，更重要的是茂良心里会怎么想。再说，那两个死鬼子的事抖出去，汤家人会不会饶过他们，那事连着几条人命哩。

何况她心里也舍不得三喜，闺女是妈的心头肉哇。在这边人家不知道她缺大，可到了那边就成了没娘的孩子了。还有，茂良是最疼三喜的，如果这样做了，不光伤了他的心，肯定是比叫人打了还难受。她就这样颠三倒四地乱想一通，跟掉了魂似地饭也忘了做。

大喜同三喜放学回来就趴在床边，茂良见了拼命忍着，不让孩子听到他呻吟。他摸着三喜耳后的伤问他们：“身上还疼不？”

“疼也不在外头叫！”大喜倔头倔脑地说。

三喜拉着大的手：“再疼也没大疼得狠。”茂良听了，眼泪在眶里直打转转，冲着环子说：“这两孩子没错种，是我们唐家的后！”

说得环子鼻子一酸，捂起嘴就朝锅屋跑。福山抬回家后，第二天就能下床了，听见豁鼻女人在外头海骂，便将她吆喝回来。他虽然是倔头驴的性子，可也还是极要脸面的。

不管怎说，这件事他觉得没甚光彩。拎枪打仗的汉子，竟给妇道人一只手勒趴下了，这叫他今后怎抬头见人。不管她环子是有意还是无意，终归这丑是丢出去了。他心里头不由地恨起环子来：这女人是条狗，哪个牵就跟哪个走。他怨自己当初稀里糊涂地将缰绳撒了手。细细度思半天，又咒骂起茂良不仁不义。不是他从中打坝作拦，也没今天这些事。这一回原本想报在唐家挨打的仇，没想到丢人的场面更大。“漏斗”婆嫫端来精心挂意弄的荷

包蛋，他刚吃一口就连碗带汤给泼了，吓得婆嫚连忙摸笤帚扫碎碗碴，也不知究竟是为了甚。

社里开党支部会，听福奎传达上级的精神。会上批评了福山的做法，指出肃反工作要有领导有组织地搞，起码要通过支委会。

散会后，人都走了。只有福山盘坐在床上，不服气地翻动两只牛眼瞪着福奎。

“你恁甚，说亏了你？”福奎板着脸问他。

“又是社长又是书记的，说亏了也不敢叫亏。”福山将头扭到一边。

“不亏那就好。”

福山赤着脚打床上跳下来：“怎么不亏，抓反革命还抓出罪来了吗？”

福奎两眼正视着他：“你再说一遍。”

“说就说，抓反革命还有罪？”他的声音明显不那么自信了。

“你那是抓反革命？”福奎反问他。“你那是公报私仇！”福奎说着也动了气：“他唐茂良是不是反革命，你不知道还是我不知道？是汉子就将事情摆在大桌面上来，一是一二是二，说清楚了拉倒，不要跟妇道人家似地鸡肠雀肚的。你看看你，共产党员、民兵队长挨一个女人……”他不等说完，就忍不住地“扑哧”笑开了。

福山见他笑更火了：“你还有脸笑，挨欺负的不光是我汤福山，那是爬在我们整个姓汤人头上屙屎尿尿！”

福奎沉思了一阵，想茂良当初说起环子事情时，好象有些含糊，这么多年来也没人再去问个仔细。又一想，这是人家两厢情愿的，三喜都十来岁了，还提这些霉谷烂仓的老帐作甚。也省得眼前这个躁脾气再干出甚愣事来。

他想镇住福山，不让他以后胡来：“你说这话有甚证据？可你在人家头上屙屎尿尿倒有不少人见着。还觉得说亏了，还没叫你当众检讨哩！”

“党员里也有外姓，你就不给我们姓汤的留点面子。”福山又急了：“将我的人全丢尽了，这民兵队长还怎么干？”

“就是看在兄弟份上才没的，换了旁人，早就叫他到茂良家赔罪治伤了！”福奎又打又拉地训一通后，福山的心给稳住了好多。

他觉得这回茂良挨打得不轻，该出的气也算出了，夺妻之仇也算报得差不多了。他想着还有甚没了断的——对了——是环子。那是他一生中除了血亲外头一个亲近的女人，是她使他头一回见识了女人，他一辈子也不能忘记。不管环子眼下怎甚样，在他的心目中，环子永远是他那在棒子地认得的那个环子。那个柔情似水纯洁善良的环子，眼下已经成了为旁人生儿养女的婆嫚——这他不得不认了。嚼着这颗没成熟的又苦又涩的果子，他和着眼泪强咽了下去。但他又抱着一线微弱的希望，并盼着这希望能奇迹般地再度发芽。

十

湖里稀稀拉拉地立着庄稼。棒秸细得跟芦柴似的，枯黄里透出微乎其微的青色，在空旷萧落的大地上表现着苦熬挣命的精神。

庄里，那一座座趴在地上土灰连着土灰的房屋，象一个个无声无息的莹园。偶尔飘出一缕青烟的烟囱，如同冒着硝烟的枪口，一样吸引人们瞪圆吃惊的眼睛。一阵鬼风卷起灰沙一柱，愈卷愈烈，但最终还是无力地放弃了。西斜的日头没精打采，好象玩把戏的使出浑身解数而没能得到掌声和喝彩，涨红了脸匆匆往台下去。

沉沉暮色的缓缓降临中，似乎可以听到大地发出的深深叹息。不知是在感慨又度过一个难熬的白天，还是在恐惧凶险叵测的夜晚。

昏暗的天色里，打庄西渠堆上下来两个模糊不清的身影。前头的瘦小，后头的细高微驼。进了庄，到茂良家矮塌不齐的土院墙前，后一个弓腰低头才拱过不高且窄的院门。

说是门，其实就是土墙上开一长方形的窟窿，连扇虚掩的棒秸笆子也没有。

前一个进门就叫：“大，先生上家来了。”三喜边叫边进了屋。

屋里一阵慌乱。一家人忙打床上爬起来，迎出门外。将先生请进屋，环子这才点着灯。先生坐下了，他们一家倒跟客人似地手脚无措地站着。虽说老师年纪不大，可茂良心里一直保持着儿时对先生的敬畏。

先生直接了当地说明来意：唐松喜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这几天突然没到校，不知是甚原因，所以我们找到唐梅喜，听说了你们家的情况。校长让我来请唐松喜回校上课，下学期的学费可以全免，书本由我们老师解决，希望你家不要耽误了孩子的前途。

茂良听了很为难。家里早就断了粮，连饭都吃不上，怎供得起两个念书的。眼看下先生又找上门来，说是一个大子不要，这样的好事哪去找？可是肚子都填不饱还上学作甚？在家里倒是能跟鸡似的刨点吃的糊弄一下肚子。老师说大喜成绩好，要是真能念出书来，叫家里给耽搁了，不是又对不起孩子一辈子嘛。何况这也是对唐家有益的事。

环子怯怯地对他说：“还是叫三喜在家，让大喜念吧。”

茂良难为地拿不出主意。

“不行！”大喜瓮声瓮气地说：“我是男的，在家还能帮着做些事，再说少跑还能少饿，小妹念吧。”他躲在人后暗处，没人知道他淌眼泪。

“哥你去念，你的成绩好，明年就毕业了，我是女的没得甚，哥有出息就好了。”三喜哭着央求大喜。

兄妹俩你一言我一语地争让。环子帮着先生劝茂良。

过了好大一阵子，茂良才松开抱头的手，抬起头来望着先生，浮肿的脸上满是谢意和歉意：“先生，叫你烦心费腿了，学校这么看得起他，就叫他先念，反正快放假了，下秋再说吧。”

送走了先生，这才想起没留先生吃晚饭。茂良有些懊悔，怕先生怪他们家没有礼数，说出去人家会笑话。

其实也没甚可吃的。环子揭开锅盖，锅刮得山响，盛出四碗清汤照影的稀饭，碗里一两片青黄野菜叶，和幽幽灯光下的四张脸色一样难看。一块巴掌大黑糊糊的贴饼，掰成三小块分给他们，环子只端着稀饭吸溜。三喜咬一口饼，跟咬了舌头似地大张着嘴，过一阵才美味香甜地啃嚼起来，好象她就欢喜那又苦又涩又酸又怪的味。大喜看看桌上，不声不响地将饼推给娘，汤倒在大跟妹的碗里头，便起身出去了。环子要喊他回来，茂良看着儿子的背影，说一句：“随他吧。”

饭后，一家人各自上床养精神。三间堂屋，大人们住东头房，三喜住西头房，当间没住人，条几上供着歪歪倒倒几个牌位。两间西屋占了一间弄饭的锅屋，大喜跟又把扫帚扬场锨占一间。

月光透过牛肋骨似的小窗，淡淡地映在床前。茂良出神地望着窗外，在想心事。

他想起晚饭时大喜的背影，一下子觉得儿子长大成人了，心底突然泛起一阵难以名状的感叹：自己在世上已经熬过四十多个年头了，四十多年的酸甜苦辣，四十多年的喜怒哀乐，跟一个个浪头似地将他推向一个彼岸。甚时到达彼岸，彼岸是甚样，他没想过，也没空去想，只是一心一意地守着祖上传下来的罗盘，照罗盘指的方向走。他幸喜看到儿子成长起来了，站到他身旁同他一道守这罗盘，即使他突然倒下，罗盘的继承人也不会偏了方向。他感到欣慰。觉得是对得起祖宗了，对得起大喜，对得起大喜的亲娘——那个矮小善良的苦命女人。可他想到最后，又感到这辈子有些窝囊。环子的事，他同福山怕是难有机会说清楚了，孩子以后又怎办……

身旁的环子也没睡着。刚才的事情她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大喜将她当亲娘，也疼她这个娘，还疼三喜这个不是妹的妹。她的心里翻江倒海不知是甚滋味。唐家爷俩对她们太好了，可她给他们带来了甚？只有灾难跟欺骗。她和茂良说不清自己的事，也说不清三喜的事。多少回想说又张不开嘴，她倒不是顾忌自己的名声，而是怕打破窝里的温馨，给这个相依为命的家庭造成裂痕。茂良承认三喜是他的骨肉，也就承认了她环子在这个家的地位。她很难想象说明白之后是甚样的结局。她将希望寄托在三喜身上，只要三喜孝顺大敬爱哥，她的良心就能得到些安慰。那回，福山的皮带抽向三喜，同时也将她抽醒了：世上人要是以心换心，陌路人也能为知己；如若心心不通，亲骨肉也会成仇敌。

茂良肚子“咕咕”地响，提醒她摸索着翻身下床。

亲近的人都有一种息息相通的感觉。她刚拉开棒秸笆门，大喜在黑暗里就晓得是哪个了。

“娘。”他叫一声。

她摸到他床边，问：“大喜，饿了吧。”

“不饿，娘。”

“瞎说，不吃东西能不饿、？”

“吃了，嚼一把棉籽又喝饱了水。”

她鼻子一酸，眼睛潮润了：“那东西能吃？有油的再加上冷水，会窜稀的。”

“嘿嘿，窜稀还好哩，上些天想屙还屙不下来。”十七八岁了，横高竖大的汉子，在娘跟前还跟小孩子似的。

她心一阵揪疼。挨着床边坐下来，摸着他的头轻声慢语地商议：“大喜听娘的话，吃了吧。”说着，将晚饭时那块饼塞向他嘴。

大喜跟着了火似的炮仗，猛地打床上坐起来，他嚷道：“娘，你作甚？我说吃过了，还来缠人家，你走吧我要睡了——真烦人！”一翻身就蒙头睡下，不理她了。

环子眼泪再也忍不住了，“啪嗒啪嗒”往下掉。大喜冲她发火，她心里高兴，只有孩子跟亲娘才这样哩。

十一

环子拖着疲瘫瘫的双腿，没精打采地往回走。她觉得心里一阵阵发慌，汗珠跟蚂蚁似地在身上爬动，肩上的空拐篓山一样沉。撑着腰喘息几口，抬眼已模糊望见庄头那槐树影子。她卸下拐篓，一屁股坐在地上，顿时腾起一团飞尘黄雾。

虽说是下晌午了，天仍不见凉快，偏西的太阳无遮无拦地烤着这片焦

干的土地。路上绝少行人，倒是湖地里不时有送葬的队伍出现，少了该有的吹鼓手，少了该有的嚎陶声，一切都在无声无息中进行，使阳光下横添了几分阴森森的鬼气。大地一片死寂，枯萎的庄稼无丝毫生气，象破庙里东倒西歪的泥胎。只有被剥光了皮的白花花树干令人晃目扎眼。

自打学校里先生来过后，茂良让大喜三喜仍旧上学，没些日子就放了暑假。生产队里也没甚生活可做，各家都一门心思堵嘴填肚子。学生放下书包就又背起了拐篓，满湖遍野地捋树叶挑野菜。篓里的苕苕草紫苏儿野葱小蒜大蒜，原先喂猪的，眼下全拿来喂人了。可终究是人比猪多，野菜也就越来越难挑得着了，有人甚至到沂河里去捞水草。

一日三顿先是改成两顿，后来干脆就不分顿，饿急了就瞎抓一口。乌黑乌黑的菜团转过一家人的手，却一口都没动。大喜一见吃东西就溜，三喜干脆就说不饿，茂良总说吃过了，问吃的是甚，他又不答，问多了就没个好声气。环子有一回洗衣回来，见茂良背对着墙不知在作甚，悄悄过去一看，见他正剥开棒糰吃里头的芯，噎得直打嗝，脸憋得紫红半天喘不过气。慌得她忙舀来一瓢水，灌了半天才下去一口。见回过气来，便一把搂进怀里哭起来。

“他大、下回说甚你也要你菜团了。”她边哭边抹去滴在男人脸上的泪。他睁开红红的眼睛说：“尽说傻话，我吃了，你吃甚？”

“女人经得起饿，少吃一口两口也没甚。”

“自己吃了叫婆挨饿，那是男人？”

“将顶梁柱饿倒了，那女人小孩指望谁？”

躺在环子怀里的茂良听了，鼻子一酸，眼泪涌了出来。

“怎的、又怎的？”环子又着了慌，她没见自家男人落过泪。

茂良大手一抹站起身来，贴在她耳边说了一句，听得环子满脸羞红，照他身上拍一下：“还有这心思哩。”

正说着，门外传来一串笑声，领救济粮的大喜三喜回来了。

茂良朝粮袋里望一眼，顿时脸就拉长了，他着急地问大喜：“为甚不领棒子领大麦？”

大喜愣了一阵，瞟一眼三喜吞吞吐吐地回话：“小妹说，要过六月六了，叫大同妈吃上炒面。”

茂良听了，摸着三喜的头，仍冲着大喜发火：“你妹小，只知疼大疼妈，你作哥的怎不晓事？一斤大麦要换两斤棒子，过节要紧还是过日子要紧？”

“大。”三喜怯怯地央求着：“不怪哥的，都怨我。”

环子揩揩眼泪，提起口袋拉着三喜换粮去了。院里只剩下竖着的爷俩，象两根倔倔的木桩。

救济粮救得了一时济不了一世。茂良身上的肉跟口袋里的粮一起往下消，直消得眼膛凹陷能放下个鸡蛋，没几天又浑身浮肿，一摞一个坑，老半天也爬不起。三喜见了，抱着大的腿直掉眼泪。大喜一声不吭，扯起推网摇摇晃晃出了门。环子急得团团转，跑遍了蓑衣房也没借着一把粮食。她陡然想起了娘家大爷。

也是病急乱投医，有一星希望就要试试看。进了门，大爷横眉竖眼地盯着她，半天才认出来。环子多日没照镜子，不知自己也瘦脱了形。到屋里一见大娘躺在床上，就甚话也说不出来了，只道是路过来看看，将来时路上挑的一掐野菜倒下，便往回赶。

歇够了的环子瞅瞅西山太阳，刚挣起身，就觉得眼前金苍蝇乱飞。停了一阵，这才背起拐篓往前挪，屁股上沾满土也懒得掸。

她钻进棒地里挑野菜。细小的棒秸歪三倒四乱了行，棒根子又稀又长突出在地面。象老太太的牙，萎蔫枯黄的棒叶垂死无力地耷拉着。她眼前豁然发亮：棒头！那蔫瘪瘦细的棒头上拖着几根褐缕，象那撅着老鼠胡子的看病先生。先生曾给了她生育的希望，而眼下这棒头为她带来了生命的曙光。经不住诱惑的女人四下里张张，飞快地掰下棒头塞进篓里，逃也似仓皇而去，直撞得棒秸“哗哗”乱响。

跑了一截才站下来，捂着心口伸长了脖子不停地喘。一阵紧张与惊恐，肚内有些要出恭的感觉。她去地头揪了几片荷叶，又钻进了棒地。多日没出恭了，可心里想却挣不下，苍白的脸上憋出了红晕。棒叶一片哗哗，她以为是刮风，抬起头来才吓了一跳，慌慌忙忙提裤子。

生产队长福山在家蹲不住了。几个孩子围着要吃，就跟一群刚出窝的小麻雀，婆捂着鼻洞在一旁掉泪，叫他听不得也看不下。长叹一声出了门，单身孤影地在湖里转悠，烟袋锅里揉满了干山芋叶，叭嗒了半天才发觉没见到看青的人，这才想起看青的因偷庄稼叫他给下了。地里象是有动静，他便一路抄过来。

几次遭阻受挫，令他对环子已灰心叹兴。特别是上一回，他将他的非份念头勒得无影无踪，勒得他好些日子抬不起头来。直到今天见了环子，下头象是还有些隐隐地疼。

环子拾起拐篓刚想走，福山几步赶上扯下篓翻个底朝上，用脚拨出棒头，冷冷地问：“这是甚？”

见环子埋头不吭声，他狠狠地将拐篓踢过去：“老规矩 扣十斤救济。”说完转身就走。

“队长！”

他回过头，见环子拉住他的空袖，眼中噙着泪花，哆嗦着嘴唇想要说话。他愣了，一下子象是又看到当年的环子，十几年前的情景又重回到他脑子里来。

他轻声唤着：“环子。”

“队长” 她怯懦地退缩着。

傍四十的环子已是一副十足的婆嫚样了，岁月磨去了风韵，饥饿将她脸上涂满了菜色。可在福山心里，她还是那拖着大辫子的环子，还是他在“漏斗”婆嫚身上想象着的那个环子。他直勾勾地盯着她汗衣贴身的胸口，猛地又想起刚才她慌忙遮掩中的那片雪白，体内如有火山岩浆往上喷涌。他大步冲上将环子搂住，紧接着压倒在地，三两下解除了警戒，一只不安分的手狗舌头似地在她周身舔。

当他在她嘴边尝到了苦咸，这才怔怔地抬起头。环子痛悲不堪的眼神和满面泪水使他激情顿减，可就此作罢又与心不甘，只得强打起精神来草草完事，蹲在一旁发愣。

衣衫凌乱披头散发的环子木呆呆地爬起身，在被压倒的棒秸旁拣起拐篓，蹒跚着往回走。醒过神来的福山拉住她，将野菜棒头拾进篓，又掰了几个棒头扔进去，张了半天嘴说不出话来，就这么陪着她走。快到地头了才道出一句：“我下回不了，饿了来找我。”说罢叹着气摸出烟袋，边装山芋叶边绵绵地坐下去，两腿夹着洋火盒划着点烟，又冲着环子背影头也不抬地说：

“记着，下回不要喊我队长。”

茂良见环子肿着泪眼，拖着沉乏的身子进了门，忙叫大喜端上稀粥。

环子说声“吃过了”，捂着脸转进了里屋。

三喜拎着拐篓，兴奋地打门外进来：“大 还有棒头哩！”说着就剥下棒粒往茂良嘴里送，一边歪着头问：“妈，这哪来的？”

茂良见环子没吱声，推过三喜的手随口说道：“地里长的呗。”他示意她送到里屋去。

推来让去，三喜在门里门外来回了好几趟，气得将棒子扔进篓里：“大你都饿成甚样了还不吃？你饿死了我们怎过！”话音未落，泪珠就噼叭地打在鞋面上。

茂良艰难地挪着肿得明晃晃的腿，打篓里拾起棒头，转脸说道：“喜他妈，就算是哄孩子的，出来吃点吧。”

环子抹着泪出来，低头说：“你怎不吃？”

“都吃都吃，大人五颗小孩十颗。”他将棒头塞给三喜。

三喜听了破涕为笑，她发现哥不知甚时溜走了。她打四份中抓起两份，说声“我找哥去”就转身跑了。

屋里只剩两人。傍晚的麻蜻蜓在门口飞来绕去，不知它们是忙于生计还是在寻找归宿。暮色里听得见那透明翅膀的抖动声。

“出甚事了？”他盯着她问。

她躲着他的目光，刚说了声“我这辈子对不起你”，就又哽咽起来。

“这是甚话？”他紧问一句。

她擦干泪抬起头，抚摸着他肿粗的胳膊：“叫你饿成这样，没能过好日子。”

“甚时候了 还说这话，不是遇着你，我还不知过的甚日子哩，这也是老天有眼哪。”茂良将她乱发撩撩，接着说：“不要瞎想，带孩子闯过这关口是正事。”

昏晃里的夏虫发出微弱的低鸣，门外的月光一片洁亮。西屋里传来大喜和三喜的轻轻笑声，堂屋里的两人相对而视，黑暗中他攥起她的手，传过去体温和些微的颤抖。环子起身摸到那碗剩粥，进了锅屋。

连日来，救济粮续不上，野菜渐渐难挑到了，河里渠里也让网过了千遭万遍，大喜兄妹经常是早上空网去，晚上空网回归。孩子们饿得走路直晃晃，又到沂河淌里找些嫩柴根、河瓢瓢，有时遇到桑枣树，吃得满嘴乌紫，不过这样的好事并不常有。茂良已经卧床不起，可就是不忍心吃孩子们刨来的食，眼见得人瘦得只剩下骨头架，连说话都有气无力了。环子急得直哭，哭了半天，一咬牙拎起拐篓又奔了棒地。

想见棒子，怕见棒子。大老远就见地头蹲着黑老雕似地人影，捧着烟袋杆，咳出的声响象是打空壳壳里传出来的。环子见他站起身过来，迟疑一下闪进了棒地。

“环子 你可来了！”福山一团火似地拥过来。

她急忙拦住，睁圆了眼睛责问他：“你上回不是说不了吗？”

“可我见了你就忍不住，就让我亲亲、亲一口行吧？”见环子不置可否，忙凑上去亲一口，见她跟木头人似地无动于衷，叹着气说：“就是抱根棒秸啃，也能呕出汁来，可你这样……”

他见她一声不吭，只顾掰下棒头往篓里放，忙上前止住：“环子……你

饿了就在这吃吧，不好带的，这、这是队里的。”

“可我一家都快饿死了，你们姓汤的还能相互帮衬点，我们孤门小姓的找谁去？”环子急了。

“那也不能队里的棒子喂了你一家！”福山的倔脾气也上来了。

环子听了暴跳起来，两股热泪夺眶而出：“他们家女人也给你睡了？也给你亲了？凭甚就……”

福山忙上去捂她的嘴，见她不再吱声，才无可奈何地坐到一旁，小声地嘀咕：“我凭甚给他唐茂良吃，他是我对头！”

环子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见福山铁心不动，只得又低着头央求道：“那事跟你说甚都不信，我也不说了，孩子总没甚对不起你的吧，再说，三喜她也是……我亲生的……”她难为地又抽泣起来。

看着她这副模样，福山也没了主张，半天才垂头丧气地说：“要不，就叫三喜来吧，这些天查得紧，邻队就有偷庄稼给逮送县里了。”

听了这话，环子也没甚想头了，抹抹泪回家又将三喜打发来，饱一人是一人罢。

三喜本不愿来，妈催得紧才动身，见了福山也不吭声。福山晓得她还记上回挨打的仇，也不理会她。三喜盯着他望了好一阵，倏地往地上一坐，冷着脸摸起棒头就啃。

福山蹲在一旁叭嗒着烟，不时瞅一眼三喜，越瞅越觉得三喜长得象她妈，也是那样小巧的腰身，也是那副俊秀的眉眼，跟年轻时的环子就如一个模子拓出来的。他心里不禁一番感慨，要是跟环子成亲，眼前这如花似玉的闺女就是自己的贴心肉了。要是能同环子从头开始那又是甚滋味。他一眼看到三喜耳根的那条疤痕，心里顿生些许怜惜，同时也想起环子耳后的那颗朱痣，不由地伸手去摸。

三喜一巴掌打过，蹿起身来站着，两眼冒火地死盯着他。接着弯下腰，拾两个棒头转身就走，福山跨上前拦住她。正扯拽不下，环子赶来了。一看眼前情景，不由分说抡起耳刮子劈头盖脸就打下来，嘴里左一个“丧天良”右一个“遭雷打”不住地骂，直打得精疲力尽才伏倒在地泣不成声。

站着一动不动挨打的汤福山仍然呆立着，任风吹动空袖拍打着前胸，嘴里木木地念叨着：“将三喜给善通做媳妇吧……”

十二

东方发白了，满庄遍湖听不见鸡叫狗咬，看不到雀飞鼠跑，旷野里连个拾粪的人也没有，天地间一片寂寥。

茂良一天不如一天了，好几回大睁两眼看不见人。好象自己有所预感，老是拉着环子说些断头话，听得环子心惊肉跳，夜里恶梦中醒来就守着男人掉泪，白天也不离开半步。

“大 你看这是甚！”人还没见着，三喜那欢快的嗓音已飘进屋了。她连跑带跳到茂良床前，捂着手神秘地缓缓松开：几只褐色的麻雀蛋。她指着随后进门的大喜说：“这是哥刚掏的，大你吃了吧，吃了就能下床了。”

环子见他咧嘴笑笑，也不吱声，就劝着：“这是孩子一片孝心，你就领了吧。”

茂良拉过三喜，依依不舍地说：“三喜疼大，大不能再疼三喜了。”

环子忙打断：“看你都瞎说些甚。”

三喜听了拱进他怀里，撒娇地说：“大不疼三喜，那疼谁？”

大喜拉妹妹去煮雀蛋。煮好了送来，见茂良又昏过去了。一家人围在床边连哭带喊，好不容易才叫醒来，喂他雀蛋也不吃，大喜三喜跪在床前央求，三喜哭腔拉调地说：“大，你要妈跪才吃么？”

茂良这才让环子喂他一个雀蛋，喝了几口水，东西下肚后，精神象是好了许多，黄土般的脸上也有了些血色。平喘了一口气，他忽然睁开光亮有神的眼睛，叫过大喜，指使他搬出床底的陶罐。揭了盖，人们眼前一亮：满满一罐粒大饱满金灿灿的棒子！

三喜笑露出一对虎牙，忙问：“大，你甚时收的？”

环子惊喜地喊一声“这下有救了！”，就催着三喜去拐磨，要给茂良弄顿他欢吃的水拉滤稀饭。

茂良按住罐，说这棒子一粒也不能动。大喜劝他吃一点，他指着陶罐，以少见的深情对儿子说：“这是我特意留给你的，记住，我们是庄户人，甚时也不能没有种啊。”

大喜看大一眼，转身出门，不一阵就抱来两个沉甸甸的干葫芦，拔下塞子放在陶罐旁。见大盯着他看，便挠着后脑勺直“嘿嘿”。

茂良跟刨出元宝似地一把抱住儿子，兴奋地瞪大了眼：“好小子，有种哇！哈……”刚狂笑两声，就憋得直翻白眼。

一家人吓得慌了手脚，又是捶又是揉，三喜哭着连声叫大。

突然，茂良拼命忍住喘，支起身来，两眼直愣愣地紧盯着门外：“你们听见了吗？二喜，是二喜在叫！”吓得环子脸色煞白。

他象是要对环子说甚，但欲言又止，冲着正在抹眼泪的大喜说：“快、快把队长找来！”

儿子听了一愣，极不情愿地问：“叫他作甚？”

老子暴躁地急催：“快、快去！”

等满脸狐疑的福山进门时，茂良连说话的力气都没了。环子只有贴在他嘴边才能模糊听见。

平静下来的茂良直瞪瞪地紧瞅着大喜。大喜俯耳听着，泪水在眼里直打转，强忍着不让它落下。大喜立起身，拉过妈对他说：“大，我会孝敬妈的，你放心……”

茂良缓滞的目光又艰难地移向哭个不停的三喜。三喜弯下腰，听着听着停了哭，受惊吓地睁大眼睛，木木地问：“大，你饿昏了吧？”她看着满眼泪水的大，又转头看一眼福山，猛回身扑在茂良怀里哭喊：“不、不！你就是我的亲大！”

环子听了一愣神，捂起脸哭倒在男人身上。

茂良脸上闪过一道光亮，他伸手拉过三喜，艰难地将她往福山面前送。然后死死地瞪着大喜，清泪无声地滑向打战的嘴唇，终了也没合上那双眼。

如烟似纱的迷雾里，影影绰绰走来了送葬的队伍。

一个不高的身影跟在队后，晨风不时撩起那只空袖，在他身前身后飘动。

队伍在缓缓行进。忽然，一片哭泣中扯起响亮的嘞嘞，那费力吃劲的声音颤抖着在薄雾里穿着越：“哦啍啍……咿呀……嗨……”

大饼老巴

吴童子

小城里有一条老街，人称“东关到西关，十里不拐弯”。这话有虚有实：虚的是没有十里路，顶多也就六里罢了；不过，不拐弯倒是实话。

街面是明末清初铺的青条石板。想当年平坦如镜也曾兴过时露过脸。乾隆皇帝下江南时，御足就曾在上面写就过辉煌的一章。致使后人们诚惶诚恐，不敢挪动那石板一下，就跟眼下保护现场似的。年久失修，青条石板断裂残缺，街面弄得犬牙交错，黄包车拉在上头，比鸭子蹀得还厉害。大饼老巴走在上头，就跟癞蛤爬进坳地似地颠颠簸簸起起伏伏。

大饼老巴个头小，三尺来高。上身跟常人差不多，可两条腿却短得出奇，走起路来直通的，就跟没有腿弯似的，肩膀一耸一耸，身子一侧一侧地朝前挪。

要说奇，他卖大饼的样子就更奇了。虽说街面崎岖嶙峋，虽说人长得身矮腿短，可他把三尺直径的大饼匾子朝头上一顶，任凭身子波推浪涌，头上的匾子却不偏不摇。有人曾试着给匾子里端上一碗水，大饼老巴从东关到西关不带撒一滴的。有人欺他个头矮，走过身旁时轻手轻脚地捏走一角大饼。这时，匾子下准会传出：“嘿嘿，看得起就拿去吃罢。”人家难为情了，又不声不响地将大饼送回匾子。他又说：“嘿嘿，尽拿我老巴出趣。”说得人家舒舒服服下得了台。

不过。有时也会碰上一些没道理的人，偷了大饼还装糊涂，要不就是耍赖少给钱。

三拳高的大饼老巴打也打不着人，拉也拉不动人，人家一抬脚就能将他连人带匾踢进沭河里。想想自己还要在老街上做生意，弄出个对头来老捣蛋也不是个事。他只好忍气吞声，憋得脸红脖子粗，扯起嗓子厉声吆喝道：“哪（个）吃大饼啊——狗日的！”只是末了三个字喊得含含糊糊，分不清是“狗日的”还是“滚热的”。那些人听了气得干瞪眼，又不好发作。三声叫过，老巴心也顺了，气也消了，脸上渐渐爬满了得意，身子一横一横地拨弄着两条短腿。趾高气扬地又卖大饼去了。

其实，老巴并不算老，也就四十来岁。而且也不姓巴，是小城里那些促狭鬼在背后乱叫出来的。他们先是叫他“矮子”，过一阵觉得平了；改叫他“武二郎”，过一阵又觉得俗了，况且武二郎还有个潘金莲作伴，而他没有；后来不知谁开的头，叫他“巴锅子”，大家不好意思将这背后的称呼拿到桌面上来，干脆就简称他“老巴”罢，这也倒还体面些。小城里的人，大的叫他“老巴”，小的也叫他“老巴”，老的还是叫他“老巴”。“老巴”没辈分。他晓得了“老巴”的内涵后，也就是“嘿嘿”一笑——人家已经对自己客气了嘛——他认了，谁叫都应。叫长了，应长了，时不时自己也会冒出“我老巴怎么怎么的……”

他是认了，可小城里那些有头有脸的真老巴们不认。他们想，作比在本宗本族中真出一个如此猥陋之辈都是奇耻大辱，何况他本来并不姓巴，怎可受得起人家“老巴”一声称？！

无奈约定俗成。虽说他们几个真老巴在小城里有些势气，但在这事上却也难能翻云覆雨。走在街上，听得一声“老巴！”不由自主地要驻足回首，谁料人家竟是叫卖大饼的矮子，心里的腌臢气直冲得脑袋瓜子发涨。幸好其

中不乏有识之士。有读过鲁迅先生书的，便仿照“豆腐西施”的模式，给“老巴”前头加上了“大饼”二字。皆大欢喜！真老巴们自然地舒了一口通泰气，大家也觉得这样叫确实要恰当些。老巴听了也感到得慰。他想，出了名的人才会有混号哩，一百单八将中谁没混号？“行者武松”、“浪子燕青”、“大刀关胜”，我“大饼老巴”！听说北边地上那狗都不理的包子都出名，我老巴的大饼说不准也能青灰发热放他娘的一颗“卫星”！

人的兴致好，天也越发显得又高又蓝。高得令人离地欲飞，蓝得人心里须痒痒就想做出点什么事来似的。大饼老巴的眼里充足了神气，腿下拨弄得更起劲了。身子挺得跟冬瓜似的，那架势就象是天塌半边他也能顶得住。

可是，还没等天塌下来，他自己倒是先塌了。

三月里的雨水，滋润着冻土复苏。濛濛烟雾中的小城始现出淡嫩绿，跟年轻人唇上微青的绒毛似的，显得娇柔可爱且生机盎然。

虽说是“春雨贵如油”，可大饼老巴并不稀罕它。街上的人们慌乱地躲着雨，而他却不急不忙地抽出匾底的油布罩好大饼，头上顶着匾比打伞还省事。看着身边叽哇尖叫的女人捂着胸口缩着脖子地狼狈窜过，他“嗷嗷”地叫着起哄。等那女人回头恶狠狠地剜他一眼，再咬牙切齿地毒咒几句，他便胜利者般地开怀大笑起来。这是他顶惬意的时候。

“哎，矮子！”一个发现新大陆似的声音从檐下传来。

真扫兴！他抬眼望去，见是几个乡下人。少见多怪肯定是不常进城的，常进城的哪个不晓得大饼老巴？！他斜瞟他们一眼，阴腔怪调地说：“我腿矮，可孙（身）子不矮哩。”

那几个人愣了半天才回量过来。其中有个常进城的，知道老巴根底，又反唇回他：“身子不矮又有甚用？八十岁没沾过女人也不算成人，白托生来作一回男人！”

这句话呛得他不吱声了，跟癞蛤遭雷暴雨似地直眨巴眼，摆阵公鸡似地塌了双肩，脊梁骨一虾差点翻了头上的匾子。凄迷的眼光窥一下乡下人，挪着疲软的短腿走了。

乡下见了又不由地恻隐起来，懊悔刚才损得过火了。

他们不晓得大饼老巴这个人，也不晓得他在小城里的人缘状况。小孩欢吃他的大饼，说他的饼又暄又香；老头老嫚爱找他拉呱，再唠叨的话他也听得入神；平时人家有看会儿摊、捎点东西什么的，也尽请他帮忙，都说他又勤溜又让人放心；大姑娘小媳妇也常喊他拧件衣裳拎个篮子什么的，有时还请他捎花线时再顺带些火纸来。总之，人们眼里的大饼老巴没有年龄，心里的大饼老巴没有性别。知晓得他挺讨人喜欢的，其余也懒得去多想。讨人喜欢也就够了，不是吗？

乡下人所提出的问题，从前也有人提出，只不过是玩笑一说而已，从没在人家和他心里留下什么痕迹，说完就了。他没想到，今天这话竟出自乡下人之口，而且态度又竟是如此严肃、刻薄和恶毒。犹如黑夜里的闪电，刹那间在他心头划过一道亮光。虽然闪电湮灭了，但却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这时他才惊奇而又悲哀地发现：自己最大的缺憾并不单单是身材矮小！

打那以后，匾子里偶尔也会出现几块糊饼。不过，卖不掉也无所谓，他还是乐呵呵地走东关串西关。吆喝声比从前更亮了，人也更勤溜了，特别是听着女人一声请，那两腿搓得更欢更麻利了。

过一段日子，人们突然发现，近两天没听着大饼老巴的吆喝了，小城

一下子显得清静了许多。大热的天，女人们偷懒不想弄面，催着男人出去看看是怎么回事。

作男人的去了。见大饼老巴萎靡不振地趟在床上，脸色黄巴拉叽的，眼里有几条红丝。说是夜里出恭冻着了。人家劝他吃饭吃药。又讲一些开心的事逗他高兴，提起小城里出了件蹊跷事：前天傍晚，西关有两个纱厂女工上茅厕。时间不大，一个女工咋咋呼呼地尖叫着跳起来，细看看，那娇贵地方塌了一层皮，两人吓得提不及裤子就往外跑。

到外头，另一女工惊魂不定地告诉旁人：她亲眼看到一条拇指粗细绿森森的蛇窜下去了。

直吓得男人们这两天都不敢上那茅厕。

大饼老巴听了，先是一怔，脸都变了色，听到最后便“嘿嘿”地笑：“蛇我日……”

兴致起来了。他说他会逮蛇，过天去看看。引得人家一阵好笑。男人回去又学给女人听，女人将嘴一撇：“看他那两只老鳖爪子，蛇逮他还差不多。”

不过，大饼老巴说到做到，以后人们常见他在那茅厕跟前转悠。有人笑他，说他魂丢那儿了，还说他沾上臭气，大饼就没人买了。可他仍旧而不舍。虽说没逮着蛇，人家见了也挺感动的。就连两口子吵架拌嘴，女人也会不屑地斜着眼梢损男人：“你也算男人？你连人家大饼老巴脚后跟的老茧皮都不如哩！”说得再有理的男人，这阵子也理亏似地嘎噤了。

一个晚霞烧得红里透着金黄的傍晚。暑气还没褪尽，狗舌头抽得跟卖西瓜的马尾掸子似地有气无力。人们收摊子上门板的时候。大饼老巴顶着匾子进了派出所，当晚却没见过出来。

老街坊们纳闷了一夜。第二天都比往常早起了个把钟头，聚到一起嘈了一早市，也没弄清是怎么回事。直等到人们丢了饭碗，准备卸下门板做生意时，派出所里头传出话来，将小城东关到西关搅得沸沸扬扬。

据大饼老巴供认：西关茅厕那条拇指粗细绿森森的“蛇”，竟是他手里揹着的一根杨柳枝。

乍听没人信，可事实毕竟是事实，人们哗然了。特别是女人们听后都愣住了，愣了张大嘴巴忘了合，全然不顾人前不露齿的古训。她们胆颤心惊地发现了一个本不是秘密的秘密：大饼老巴是个人！而且是个男人！！

刚被承认的男人出来后，关门闭窗好几天，也没人去瞧他。他又悄悄地重新顶起匾子出现在小城街头。脚步迈得很不自信，还老要用手稳住头上的匾子。吆喝声没了，只有遇上熟人才肯搭讪一句，也听不清他说的什么。人家说他脸变白了，还闹着问他怎么想起作那事的，他支支吾吾地躲过不答，难以满足人家的好奇心。打那以后，起哄的多了，买饼的少了，有时一天也卖不出三五块的。有人连玩带笑地说他手脏。女人们见了跟躲瘟疫似的，再没有从前那样亲近自如了。遇着孩子要买大饼，作妈的非但不买，还说三道四指桑骂槐地呱落一通。

他看着这些日渐生疏的人们，眼里跟长了一层白翳膜，目光如雾一般茫然。身子佝成一团，拖泥带水的腿显得更短更沉更无力了。

就在一个冷清的早上，这双又沉又无力的短腿，又沿着这条老街，蹒跚着从东关到西关。在茅厕跟前伫立片刻，扔下一块大饼，朝小城投下一瞥眷恋，顶着大饼匾子出了西关。

石龟老子

吴童子

小城人有个忌讳，提到年龄时不说“四十一”。四十一岁的人都说自己“四十二”。如果谁故意说人家“四十一”的话，那非有一场穷争恶斗不可。开玩笑当然另当别论。这个忌讳的根由出在城中四老巷里的石龟身上。有两种说法：一说“四十一”是“四老巷里的石龟一个”的简称；二说“四十一”是公元一千八百四十一年来到小城的石龟的代称。当然，后一种说法是有一定据可考的。有人在县志上见过记载。

不过，记载的只是一个传说：那一年东海突发大潮，浊浪滔天淹没了这座小城，顿时大水茫茫无边无际。水面上浮漂着牛羊家禽的尸体和一些杂物，人们摇摇欲坠地在树梢上悲惨哀号。九天过去后，人们惊奇地看到大水渐渐降退。消尽之后，便在四老巷里发现了石龟。因正当道中，人们想将它挪个位置。可刚有松动，地下即有泉水上涌。有人尝出了水中的咸味，才知石龟底下有海眼。是石龟救了小城人。此后，小城人奉石龟为神明，年年香火不断。

后来又有人发现，每年的清明总要下雨，而当夜又总有一只小龟从沭河上岸，爬到石龟跟前，挨挨蹭蹭作亲热状，直至拂晓将明才依依不舍地潜入沭河。第二天人们就能见到，雨后的地皮全干了，唯有石龟头下的那块还要潮几天。人都说那是龟的眼泪水。小城人开始担心了，怕石龟一时情动，随小龟一起入沭归海。有心眼灵活的人就奏报皇上，请了圣旨石碑镇压在石龟背上。而后仍不放心，又将上岸的小龟掀翻在地，埋在石龟旁边。那一年的清明雨，淫淫霏霏下了七七四十九天。随着日月的推移，小城人的感恩之情也渐见淡漠，不恭和蔑视却悄悄萌起。虽然我们的祖先曾经敬仰过龟，将龟作为氏族的图腾，诚心诚意地祝愿自己或他人具有龟龄。但在今天看来，那都是陈谷烂仓的旧话，不值一提的老话了。今天谁愿意当龟？何况是毫无灵性的石龟。只有那些戴“绿帽子”的，才被人们称其为龟。所以有些人宁可不厌其烦的过两年的四十二，却一秒钟也不要那确属无误的“四十一”。可是，人与人永远不会全部相同。小城里也有些痴心不改的人，依然心诚意笃地信奉石龟。虽然他们也有忌讳，也在四十一时说“四十二”，但他们不是忌蒙耻辱，而是如古人避提父辈的名字一样的忌讳。因为他们是石龟的干儿子。

不知从何时兴起的风俗，小城里一些失去父亲或娇生难养的孩子，由其家人带到石龟面前来认干大。每年清明节，石龟前的香火十分旺盛。除了新来认干大的，还有往年的干儿子来上供，来祈求石龟干老子庇护的。这一天，四老巷里总是严严实实地跪满半巷的干儿子。因为不能冲着石龟的尾巴跪，故只好走一批换一批地轮流来侍奉干大。缭绕的香烟遮云蔽日，经久不散地笼罩在小城的上空。这也算是小城的一大景观罢。

上供规定在清明这一天，但认干大却不限，一年三百六十天天皆可。一个夏日的晌午，毒辣辣的太阳可住人的头上烧。涂了黑油的电线杆上，喇

叭里热烈地唱着“雄赳赳，气昂昂……”，歌声如风箱一样加剧着人们心头的燎躁。这时，四老巷口拐进一位妇女，身着素净整洁，右膀挎一竹篮，左手挽一拖着独辫的男孩。两人的鞋面都蒙了一层白布。石龟前，妇女从篮子里端出酒菜碗盏摆好，点燃香烛火纸，便拉男孩跪下，自己也陪跪在一边。她连汗带泪地抹一把，在焦干的尘土上甩出一道烟来。又焚烧一张写有“李沐生”等字样的黄裱纸，叫男孩冲石龟磕仨头。叫沐生的孩子睁着一对明亮的眸子，望望一脸悲戚肃然的母亲，虔诚怯怯地伏下身磕头。辫子被火炙得“吱吱”乱叫。

抬起头时，汗额上已沾满一层细尘。

因处正晌心，路上行人绝少。孩子们也都躲在树阴凉玩耍，或跳进沐河里嬉水。沐生娘俩安静地举行完仪式，相偎着离开了四老巷。

若在平时，让那些顽皮的孩子们看到，早就按捺不住豪狂的童心，不是骑在龟背上等干儿子磕头，就是掏出小鸡鸡一泡尿浇灭了香烛，弄得人家哭笑不得。本来嘛，石龟是全城人的石龟，你拜你的，我骑我的，各人有各人的自由，谁也不可干涉谁。

大人们无可奈何，可干儿子却怀恨在心。只要白天发生了类似的事情，当晚就必定要引出一场战争。干儿子们便会纠集起来，带上他们的新兄弟，前往那顽皮孩子家兴师问罪。如果那孩子势单力薄，顶多也就破几块窗户玻璃坏几片瓦。若那孩子朋多友众，这一场战争的升级程度就难以预料了。弹弓是人手一把，八号铅条的架，马车内胎的皮，石丸钢珠蝗虫般飞来飞去。双方都棍棒如林气壮如牛。夜色里，健猫似的身影不时腾跃在房顶墙头上，砖头瓦片不知甚么时候甚么地方突然倾砸下来。短兵相接的场景更是壮烈非常，双方缠搂在一块，扯耳朵揪头发在地上忽上忽下翻来滚去。每回都有给医院送钱的，甚至有的孩子永远闭起了一只眼。

干儿子们也有惨败的时候，但他们败而不逃败而不降。这成了该阵营中约定俗成的唯一军规。不过，他们往往胜多负少。有可能是哀兵必胜，也可能是正义在握，他们自己倒更多地相信是石龟老子的神灵佑助。

沐生不信这些。沐生想，干大既能救全城的人，神力非凡是无疑的。但当初对活埋小龟的人们都没报复，怎么会和这些无知顽童们一般见识？他没事就经常瞎想，在似懂非懂的蒙蒙胧胧中，觉得干大更可亲可敬。他也加入了捍卫石龟尊严的行列，不过用的不是弹弓棍棒，而是用嘴巴语言。有时说出话来，连大人听了也惊奇，都说这孩子身上沾了神气。随着一天天长大，懂得的事越来越多，他也觉得自己曾说过的一些话幼稚可笑。终于有一天缠着母亲，绞掉了那根有象征性的辫子。但对石龟的情感却有增无减。

上学放学都要去抚摸一阵，逢年过节还拎着水桶，将被香火薰得黑乎乎的龟头冲洗干净，一点一点地抠下野孩子甩在石碑上的烂泥，然后擦拭得铭文清晰光亮可鉴。

随着席卷全国的浪潮到来，小城也自然而然地坠入革命的狂涛之中。伟大的舵手说：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就会有左中右。除了革命斗争的对象和一些革命意志衰退的逍遥派，小城里的革命造反派们紧急行动起来，进而又形成两大革命阵营：一曰“全无敌”兵团；一曰“迎春到”总司令部。前者的中坚都是当年骑龟撒尿的勇士，后者的核心则由干儿子们联合组成。小城人鉴于此，私下习惯称前者为“骑派”，称后者为“磕派”。

两派经常为一些革命观点的分歧展开大辩论，进而发展成“文攻武卫”。

这些革命行动的范围、规模以及形式都远远超胜于儿时的每一场夜战。

东风劲吹红旗飘，破除“四旧”掀高潮。“四老巷”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四新巷”以崭新的革命姿态完成了取而代之的过程。那些日子里，小城街头狼烟四起，亡人牌位线装书老太太裹脚布戏衣商号门匾等等都仍进了火里，接着又砸了香炉瓷瓶关帝庙延寿庵，毁完了城里的两座石碑坊，人们的眼睛就盯在了石龟身上了。

被革命热情冲昏头脑的“磕派”战友们，这时也忽然冷静下来。石龟应打入“牛鬼蛇神”一类，况且它背上的石碑又是皇帝老儿的圣旨，这双料的“四旧”岂能留着？砸了它却又于心不忍天理难容——哪有儿子杀老子的？革命者理应以大业为重，要大义灭亲！何况它是一堆石头。

正当他们犹豫不定徘徊不前之际，接到了“骑派”要砸石龟的紧急情报。他们同仇敌忾跃身而起赶到现场，展示了一副视死如归血战到底战斗姿态。然而，还没等发展到浴血奋战的那一步，就被“骑派”辩士们的革命大道理批驳得无地自容。就在这军心大乱阵线将溃的危急关头，沐生从容稳步由人丛中踱出，漫不经心地道出某位已故革命家曾来小城，面对石龟诗兴大发赞叹不已。并随口吟起那首诗来。对方懵了，拖着十八磅铁锤悻悻然退出战场。

干兄弟们欢腾雀跃，围着沐生说长问短。沐生微笑着说了句“死无对证”。

谁知过了一些日子，“磕派”的叛徒将沐生的秘密出卖给了“骑派”，而“骑派”这时也通过串联回来的战友得知：那已故的革命家是一个叛徒集团的头头。雪耻之心如火上浇油，迅即重整旗鼓卷土重来。

一派要砸，一派要保。一场不可避免的大规模武斗事件在小城拉开了战幕。

起着事件导火索作用的石龟，虽然被石碑沉沉地压在背上，但它仍然高高地向夜空翘起久经风霜的头颅，关切地注视着事态的发展。炒豆似的枪声震耳欲聋，贼亮的曳光弹拖着长长的尾巴穿梭般划空而过，嘶叫声伴着手榴弹的爆炸声将小城掀了个天翻地覆。

无任何迹象预兆，突然天上轰隆一声雷鸣，顿时倾泻千桶万盆水来。激烈的战斗不得不偃旗息鼓呈停战状态。双方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雨后，人们惊奇地发现：石龟在原址向前挪动了三寸多。

两派的僵持对峙，严重地影响了革命大批判的深入发展。小城军事管制委员会的首长严厉地批评了“磕派”的行动，明确指出砸不砸石龟是对伟大领袖忠不忠的大是大非问题。出于对朝鲜战场上战友的遗孤的同情和庇护，首长没有追究沐生的责任。

形势对“磕派”很不利，但石龟仍在他们的势力范围之内，“骑派”暂时还鞭长莫及。可是，“磕派”的核心小组仍为如何既能摆脱当前窘境，又能保持那条传统“军规”而深深犯愁。碰头会上，有的主张将石龟让出去算了，光棍不吃眼前亏，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有的拍案而起，热血沸腾地叫着宁可战死不可降，掉头不过碗大疤。还有的说暂时拖几天，看看形势发展的趋势再说。头头们你争我吵地嚷嚷了半天，也没拿出可行的方案来。

沐生独自倚在墙角沉思，一言不发地蹙紧眉头。好久，他才缓缓抬起头来，眼中射两道冷峻的光剑。

“怎么样，有主意了？”房间里一下子静下来，焦急企盼的目光全都转

向他。

他憋紫了脸，艰难地从牙缝里挤出一个字：“ 砸！”

人们惊住了。

“砸？”力主拼的人跳将起来：“绝对不能当孬种，要砸石龟除非叫他们先砸了我！”

沐生觉得有一股气死死地堵住嗓眼，堵得头昏脑胀。他强撑着说出：“不是他们，而是我们！”两行清泪便滚跌着落了下来。

清明当夜，石龟周围增哨加岗，“磕派”战友列队于前。没有动员令，也没有表决心；没有供品，也没有香烛。一片死寂中，只有几盏惨白耀眼的汽灯在“嘶 嘶 ”地响。象钝锯扯拉在每一颗悲壮的心上。

这一年的清明既清且明，没有一根雨丝落地。夜风萧萧带些许寒意，极力冷却和安抚着这些滚烫的心。月亮率领众星星，不动声色地瞅着地面，冷眼旁观着世态的变化。

石龟仍静静地卧在那里，高昂的头不知是抗争还是赞许，不管怎么看，都有些象《红灯记》中赴刑场时的亮相。沐生最后一次为其擦洗躯体，比以往任何一次都仔细，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虔诚。

一锤下去，石碑訇然倒地。沐生住了手，石龟似乎微微颤动两下，但丝毫没有要逃的意思。第二锤还没有举起，就听得一声钝响，石龟头自动落了下来。人们惊得急忙围上前去。汽灯的照耀下，只见那石断面上密布着红黑亮点，一闪一闪地放着奇光异彩。

沐生推开一声不响的人们，跳上龟身抡得铁锤翻飞。“叮当叮当”声在小城的夜空中传出老远老远。

干儿子们默默地排在青石跳上，将碎石一块块相传投进沐河，一点石屑也没留下。

那一年，早了七七四十九天。

风暴如恶梦般过去了，“四新巷”又成了“四老巷”。

沐生家来了个陌生人，这陌生人是沐生的亲大。这位“烈士”在朝鲜战场被俘后送往台湾，身上纹满了与其信仰相悖的文字。他做梦也没想到，这辈子还能活着回故乡。

他这次赶在清明前回来，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为石龟干大上供 他也是干儿子。当听说石龟被毁时，一掬老泪潸然而下，哆嗦着嘴唇说：就是对着沐河也要供祭一番，以了却游子多年的夙愿。

是夜，河边集聚了许多人。干儿子们听说此事，也都带上供品赶来，还引来了一大群围观热闹的。

月亮时隐时现地在黑云中沉浮。风儿携着河水的腥味，在人群中悠来荡去。一条青石跳，近水处印满了古老的褐色苔痕，远远地伸向河心。

沐生带着儿子，紧跟在老子身后，跪在石跳的尽头。眼看着亲大摆好果盘菜碗，抖抖索索地点上香烛，蓝花酒盅缓缓举过头顶，浊泪与清酒同时洒向河中。老人伏下身来，“咚咚咚”连磕了仨个响头。只见天边绽出一道闪电，久久才响起闷闷的雷声，紧接着淅淅沥沥下起了小雨。干涸的土地如饥渴的婴儿，贪婪地吮吸着天之乳汁。沐浴在甘露中的人们跪满了石跳，接在岸上又黑压压跪了一片。每人面前的香烛在雨水里越烧越旺。

这片光亮，构成一只欲待入水的龟形，静伏在沐河岸边。

老子突然回头问儿子：“你今年多大了？”

儿子回答：“四十二。”
又转脸问孙子：“是吗？”
孙子说：“是。去年四十。”

挑水老高

吴童子

天刚麻花亮。睡梦中的人们听见“吱吱吱吱”金属鏢票的声响，便强睁惺忪睡眼，打着哈欠，叫醒要上学的孩子：“快起来，老高挑水了。”

晨曦里，朝霞在平静的河水里燃烧。一条又窄又长的青石跳稳稳地伸向火红的河心。

石跳上走来了挑水老高：深褐色的旧草帽下，一双不大的眼睛里射出冷硬的光，脸上的线条刀砍斧凿般的粗简，左颧骨上趴一条蚂蝗似的疤痕。他坚壮的身板挺得有些过分。围一副看不见布眼的帆布垫肩，衬得胸脯更高，脖子更直。一副黑洋铁桶连在两根磨得雪亮的铁链上，铁链钩在一条被汗水浸得闪着紫光的桑木扁担上。扁担横在肩头，走将起来，“吱吱吱吱”地有板有眼，那气度与造型跟雪夜上梁山的林冲似的。

他面向河水，对自己很值得一看的影子熟视无睹。只见他腰一弓，手一抖，清新潮湿的空气里便颤出“铛啷”一声脆响，静息了一夜的河水又开始了新一天的沸腾。

老高除了要挑满两家澡堂，还要再往户下里送水。整天挽着裤脚，露出粗黑带楞的小腿肚，自家改制的橡胶底草鞋灌进了水，“呱呱呱呱”地响，比脚踏车的车铃还管用。

这声音响遍了半座小城，东关的大街小巷没他没到过的地方。可他并不是当地人，他的老家在河南镇平。

自从小死了父母，长年在地主家扛活。那东家顿顿不给吃饱。饿急了，夜里他钻进锅屋偷饼，给东家逮住一顿饱打。一气之下，趁天黑人静。放了一把火。然后投奔彭雪枫当了新四军。彭师长跟他是老乡，平时教他补衣裳学文化，跟亲兄弟似的。他又有胆气又有劲，打起仗来不要命，机关枪在他手里就象耍烧火棍。一切都舒心，就是怕人家提偷饼的事。一提起来，他本来就黑的脸胀得跟紫茄子似的，挣歪了脑袋瓜，哆嗦着嘴唇，半天也憋不出一句话来。气得他恨不能摸过机关枪“哗哗哗”地扫一梭子。越这样，人家越肯逗他。而他却真的生气了，变得越来越不合群。只有彭师长才能让他开口。

四师在夏邑打仗之前，有人怀疑他违反了群众纪律。他的情绪十分低沉，脾气显得更孤躁。这一仗，彭师长阵亡，他也挂了彩。安葬了彭师长以后，他便以养伤为由要求回地方。

在小城，他同一个当地的女人成了家，生了个儿子。男人挑水，女人烧茶，小日子过得将将就就。就是他的性子暴，老是跟人脸红脖粗的。哪怕是县里头恼惹了他，他也不买帐，将胸口的伤疤拍得通红，额头青筋胀得有筷子粗。有人说他是天地人都约束不了的“三不管”，他听了冲人就恼：“俺听共产党的，俺听彭师长的！”

逢年过节，民政局或街道上来慰问荣军，这阵子他却扯衣襟提裤腰不知要干什么才好。虽然心里头感激，可是说出话来还是又呛又硬，象是含了满嘴的红头洋火，没一点软和气。头一年的慰问品，他一样也没留，全都送到彭师长墓上。在寒风里默然肃立，冰凉的泪滴砸在坚硬的冻土上，铮铮有声。他越哭越想哭个痛快，后来索性张开双臂扑到墓上，攥起拳头捶着地。捶着自己胸口。嘴张得象个瓢。跟娘儿们似地疯嚎起来。嚎得过路的娘儿们也跟着擦一把抹一把的。说没见过象侉子这样的孝子。

可回到小城后，还是原来那副德性，整天耷拉着脸，就象人家借他白米还了黑豆。

他从不寻头跟人说话，问他话，也就回一个“嗯”或“不”，问多了就不吭声，问恼了就翻脸。

有一回，他挑水到户下。这家女人为少给水钱跟他争了起来。恰巧男人打外跨进门，也不问青红皂白，劈头盖脸地就冲他嚷过来：“喊什么喊什么？不就是为这几个钱嘛，你要是不好讨个便宜，也不至于给撵出队伍！”

他听了这话，脸色陡然煞白，眼珠瞪得血红，颧骨上的伤疤一跳一跳的。手在发抖，身子也在抖，后来连嘴唇也都抖个不停，抖得肩上的水桶和铁链“吱吱”乱响。那女人看着紫釉釉的扁担吓呆了，男人也没想到一句话会收到如此的效果。只见老高回过神来，咬着后槽牙闷闷地“哼”一声，掬下肩上的扁担，摔掉手中的钱，拾起水瓢就往缸外舀水，舀满一桶拎出门去倒一桶。直到缸清水干，这才狠毒毒地钉他们一眼，跟醉汉子似地前脚高后脚低地晃悠着走了。

他这才晓得人家对他是知根知底的。再挑水到人家里，总感到脊梁后有一双戒备的眼睛。他觉得这双眼睛背在背上特别沉重，比满满一挑水要沉重得多，压得心里喘不过气来。

打那以后，他对“小偷”、“处分”这类话题特别敏感，到后来连人家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他也上心。没指名没道姓的他也没法叫人家不唱。虽说心里头憋足了火，可是脸上却平静得象块冰，丝毫不显现出来。倘若一旦有人将矛头指向他，哪怕是一点点的暗示，他也会跟发威的狮子似地暴跳起来，抡起扁担就要砍将下去。跟他说上话的人越来越少，而他的性子也越来越孤僻。别看他在外头梗脖挺胸，跟戏台上大花脸似地端足了架子，可是一拱进家门就变了。趑在门边，没精打采地盯着铁链水桶，盯着硬倔倔紫釉釉的扁担发愣，一愣就是好半天。

那女人跟他性子也有些相象话少。整天就知道添碳烧灶灌开水。男人心里不痛快，她不敢问也不必问。她晓得能说的一准跟她说，不想说的问了也不说，白惹他尥蹶子发驴脾气。只有等儿子放学回来，他那张霜冻着的脸才能化解一丁点儿。

说真的，不要看老高在外冷眉恶眼的，在家待儿子却象是换了个人。有可能是中年得子，也可能是唯一一子除了这根独苗外，没有一花一朵

他真是含在嘴里怕化了，顶在头上怕吓了，心细得能穿过绣花针鼻。他宁可自己雨天雪地打赤脚，宁可吃上个把月的萝卜干，却给儿子买了一双漆黑发亮的上海“元宝牌”胶鞋。眼看着儿子套上它，背上书包打着黄油布伞上学的背影，斗篷下蓑衣里的那颗为父之心便得到了莫大的慰藉。可这份柔情蜜意在他满脸纵横的皱纹里，却怎么也不泄出半丝半缕。女人疼老高，饭桌上有点荤腥都在他面前。而他就着里头的青菜三下五除二将饭刨下肚，抹

抹嘴坐到边上。虽然不吱声不吭气，却不时象是无意似地瞟一眼儿子。儿子也不负父望，不光学习成绩拔尖，还当上少先队的副中队长。这老高想了多天也没想起祖上曾有当官的，可给他要了脸。可是儿子脾气犟，因为这个犟脾气，副中队长是当了罢罢了再当，气得先生都说他没种。尽管他生在小城长在小城，满口小城的方言，可小城里的人仍叫他“小侏子”。就因为他没种。老高听了越发地感到十二分受用。憋了一肚子的窝囊气，只要打眼看见小侏子，虽说不是烟消云散，那气喘得却也匀妥了许多。小城的人也摸着他这点毛毛窍。哪个人得罪了老高，千赔礼万道歉还不中的话，找到小侏子，儿子不屑地说一句：“大，吃饭！”这就公理论定一切抛开万事皆休了。

要是小侏子不表态，那事情就难说了。

冬天到了，小城下了头场雪，雪后天晴的阳光刺得人睁不开眼。人们照常哈着长长的白汽，忙着各自的生计。

老高给一户有脸面人家送水。第二挑刚进门就觉得有些异样：一家数口排站在院子里，个个都盯着他，眼神一色的狐疑。家主打着发自嘴皮上的“哈哈”踱过来，外似随意内充试探地说：“老高，不要开玩笑。手表拿出来吧，让我开会去。”

老高进门时就有三分不悦意，听了这话，桶里的水倾了一半又住了手。他扭头看着身后那双眯细眼，看着由眯细眼里流出来的虚假又变转成的轻蔑。他嘴唇陡然没了血色，通身热一阵冷一阵，几经折腾聚成一股滚烫的潮头自下而上直冲脑顶。只听他喉管里发出虎啸般的低吟，举起半桶冰雪水往家主头上倒将下去。随之，他“哇”地喷出一口鲜滴滴热乎乎的血，门板似的身子趔趄一下才站稳。他龇颤着白口红牙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桑木扁担在地上凿了尺把深的窟窿，然后拎起水桶拄着扁担，踉跄着转身而去。院里只留下湿漉漉的家主和痴呆呆的家人，还有雪地上那滩触目惊心的殷红。

那些天，小城又增添了聊天的话题。人们诧异的是，老高每早仍旧准时“吱吱吱吱”地挑水，挑满了澡堂挑户下。脸上不见任何表情，没有愤慨也没有委屈，只是整天断了言语。就连小侏子央求：“大，吃点饭吧。”他也就是多看儿子一眼，那眼珠就象滚进泥水里的玻璃球，混混沌沌迷迷惘惘的仍旧没话。

池里有水好洗澡，缸里有水好弄饭。老高的水桶还在“吱吱吱吱”，日子也还在顺着河水往前淌。

那天晌午，小侏子吃罢饭正准备上学。老高拉条兀凳坐在门空晒太阳，手拢在袖里，脖缩在领里，不经意地看女人收拾碗盏家伙。

突然，门外化雪的泥泞中响起迟迟疑疑不成串的脚步声。声音在门外停下，接着探进一颗头来。是门旁邻居。邻居捧着一块手表讪笑着，吞吞吐吐地绕了好半天圈子，才将来意说明白：那一户丢的东西找到了，手表给自家的猫拖在床底，现在将赔的那块表还回来。

老高脸上没有任何反映，象是在听一个蹩脚的故事。听到后来不禁睁圆眼睛冲着邻居厉声问：“谁赔他手表了？！”那副火上堂屋的样子就跟祖坟给人刨了似的。

邻居吓出一脸的糊涂。女人也茫然地摇头。小侏子瞪大两眼看着老侏子，半天才若有所悟地说：“上回民政局叫我去捺手模，听说是赔手表的我没干，莫非他们……？”

老高听了，叫邻居将手表退回人家，要不就交给民政局。说罢，回头给小侂子一个后脑搭，眼里射出奇异的毫光，嘴角牵扯出模样瘆人的笑容。笑得女人心惊肉颤止不住直掉眼泪珠。从未见过老高笑脸的邻居也跟大白天见鬼似的吓得倒退着溜走了。只有小侂子摩挲后脑勺冲着他大傻乐呵。

第二天，老高照常挑满了两个澡堂，又挑水送到户下，也给有脸面的那户挑满一缸。

说是照常却也反常：老高今天死活不收水钱。人们无奈地摇摇头：“这侂子……”也就丢开手算了。

第三天早上，人们都醒得很晚，上早学的孩子也迟到了。因为没有听到“吱吱吱吱”的挑水声。

老高死了，死在河里。拉上岸时，身上挂一层晶莹剔透的冰块，叮叮玲玲地如玉佩一般。

小侂子说：“大说过，他死了就埋在彭师长边上。”

老高临去时，女人给他戴上洗得发白补了补钉的军帽。

这一夜，小城各家的觉都睡得惊惊怵怵。

天刚麻花亮，窗外忽然传来一声紧一声的“吱吱吱吱”女人们听了，拉起被角捂住嘴，偷偷地抹眼泪。胆大的男人循着声音跟过去，借着东方微露的天光，见石跳上走着个挺直了的小身板。大得失去比例的垫肩上横一条倔倔的扁担，扁担上吊两黑黑的铁桶，一只在前，一只在后。随着那不太稳实的脚步，发出小城人格外耳熟的声响：

“吱吱吱吱……”

梧桐子

吴童子

庄外渠堆上，停了一辆又黑又亮的崭新的轿车，车上披红挂彩，金色的“双喜”贴在车前挡风玻璃中央。这是来接良玉的。

这样一副的迎亲排场架势，不要说在蓑衣房，就是四周邻近几村也没听说过。姑娘媳妇小孩子围了好几层，眼珠打车前滚到车后，打车顶滚到车轮。有胆大的孩子忍不住动手摸摸。司机猛一捺喇叭，吓得人群跟水中落石的涟漪似地一圈圈骤然扩散。

庄上路窄，轿车难进，良玉只得在众人簇拥下，到庄外渠堆上车。她又一次回头望望自己生活了二十三年的庄子，不由得一眼就看到自家院里的梧桐。那棵梧桐高大挺拔，显得格外隽逸。初春刚刚给它染上一层嫩绿，这嫩绿在一片黄黑色房子的映衬下显得鹤立鸡群，犹如一种象征一种标志。一阵钟声随风荡漾。她熟悉那钟声，那是小学今天第一节课的上课钟。她还仿佛看到谢桐茫然地踉跄走向教室，到门口又魂不守舍地回过头来，朝渠堆这边翘望。她本来就沉重的心顿时跟塞进一团麦芒似的难以口言地混乱疼痛。她一把搂住妈妈，一肚子的酸咸苦辣直往上冲，张大了嘴巴嚎将起来，直哭得天昏地暗。开始人们都还笑她，说良玉装得真象，可后来看怎么也劝不住，才晓得她是动了真情，便也忍不住陪着落泪。最后还是来迎亲的搀轿姑娘抹

着眼，将她扯进轿车。良玉撕破嗓子喊：“妈妈 我不嫁 ！”

随着激烈的上轿鞭响，那辆披红挂彩的黑轿车一声轰鸣，放着黑屁，装着良玉和她扯人心肝的挣扎，驶离蓑衣房，走远了。

新房外划拳行令的喧闹声掀翻了屋顶。房里看新娘的人们直挤到她坐的床前，七嘴八舌地说着荤素笑话，逗起一阵阵笑浪。有人将音响开得震天，那节奏鲜明的打击乐轰得人心一颤一颤的，轰得本来就被挤得喘不过气来的良玉昏昏欲倒。这世界象是整个都疯了。

夜渐深，闹房的人也愈见稀了。可房外酒席上的沸腾却有增无减。

舒出一口气的良玉也稍稍平静了些。她想着白天的事跟做梦一样，她也弄不明白自己喊“我不嫁！”是否发自内心，也不晓得往后的路会怎么样。眼前只觉得上下无着，跟激流中失舵的快船似地没有把握，命运在冥冥中由他人摆布。而自己却又欲竭尽微力拼命抗挣。

一挂格里崩脆的送房鞭将她从混沌中炸醒，被送入洞房的新郎倌已来到床前。她慌忙站起来，看着比自己还矮半头，背上隆着驼峰的新郎倌，心里说不上是怕还是嫌，本能地往后一退又坐到床上。他虽然一身酒气，却还满脸和善地盯着她。可她看着这位打头到脚簇崭新的新郎倌，就跟整好遗容准备进炉的一样，只不过他是站着，两眼睁着，猩红的领带远离胸脯跟钟摆似地左右晃着。直晃得她头晕目眩。

相亲时也曾见过，当时只看他猥琐丑陋，倒没有今晚这种畏葸恐惧的感觉。当时他问她有甚条件，她说要城里的户口。媒人说这不算甚条件，男方早就打算好婚后给她买个城里户口，这也不光是为她着想，主要还是为了将来的孩子。他又问还有甚条件，她说没了。虽是这样说，他还是给了她家不少钱，还将新买的家具运到蓑衣房，迎亲头一天过嫁妆时，放着鞭炮大张旗鼓地拉进城去。给良玉家妆了不少脸面。庄里人都夸善仁先生给闺女找了个好婆家。

他上前拉住她的手，也坐到床上来。良玉被酒气熏得翻肠倒肚地干噎，浑身软瘫瘫的连二两劲也没有。他一把关熄了灯。

房外，听窗的人悄声屏气地噤噤喳喳着。这时天已将明，随着一声惨然鸡啼，东方初显出一抹鲜红朝霞。听窗的守了一阵子，捂住嘴笑着跑开了。

泪水悄然流向耳边又浸入鬓发。她自悔又气谢桐，怎么让她将童贞交给了这一位。

心里的懊糟与肉体的痛苦交加，她失口叫出：“桐 ！”

他一惊，忙问：“痛得厉害吗？”

她扭过脸，不答一言。被惊得无能为力新郎倌“唉 ”了一声，倒头睡去了。

她在黑暗中睁大两眼毫无睡意。忽然想起跟谢桐说过的话：

“今后你会嫌我吗？”

“不会，绝对不会的！”

天亮了，她擦干眼泪穿衣起床，面对镜子看着自己的大红棉袄，大红呢裤，大红皮鞋，还有乱蓬蓬的头上那朵揉坏了的大红绢花，不禁泪珠又眶里啪拉往下砸。她赶紧抹把眼，草草收拾一下，便到厨房做了两碗早茶，送到公婆房中。

往后日子里，丈夫只叫良玉在家做饭，不让她出去做事，连家中的一些重活也都是叫店里人来干。她心里过意不去，抽空就到丈夫店里帮忙。店

里人见了叫着“老板娘”，也不让她上手。

她实在闲得无聊。家里就四口人：公婆、丈夫和她。丈夫的两个哥哥也已成家另住。

她没来之前是婆婆做饭，她来之后，婆婆就整天泡在麻将里了。公公是甩手客，除了到三个儿子的店里看看，其余时间都钻在书场里听书。人少事也少，闲着没事只有坐在家。乍来时，婆婆两眼还老盯着她，见她不喜欢溜门串户，也从不跟别的男人搭腔，也就放心满意了。但是嘴里老是念叨：“老大老二家都生丫头，就指望你让我抱孙子了！”

良玉不想听婆婆的念叨，她那颗心遥遥地向着蓑衣房飞去，去伴随小学校里悠扬的钟声。

她头一回握住钟绳，却怎么也没有勇气扯起，怕亵渎了那份神圣。是谢桐鼓励她撞响了第一声属于她自己的钟鸣。那余音袅袅渐渐散去，她紧握钟绳的汗手却久久不肯松开，好象她抓住的就是自己的命运。

说起来，良玉家也算是书香门第，她祖父的祖父曾中过举，院里那棵梧桐就是举人老太爷的手植。方圆几十里地没有二家栽梧桐的，不知是攀不上这个高雅，还是看不上它过细过软的木质。这位老太爷的传物除了梧桐树，还有几大箱线装书，到如今梧桐犹在，那书却已散失过半。有过路的地理先生曾指魁伟繁茂的树说：梧桐虽好，却是先人功德，长得越高大，拔去的风水就越多。这话不无道理。举人子孙连个秀才也没中过，虽然辈辈读书，只不过是苦撑着农民知识分子的门面。到善仁这辈兄弟中，也就是他在村小学谋了个饭碗。良玉她哥初中毕业就投笔从戎了，再往下看便更是兴衰难卜了。虽是如此，可那树终究是祖上留下的，不忍动也不好动，因为它不单单属于她一家，它是整个蓑衣房的老字号牌匾。

还有那些线装书，几辈人年年更换烟叶梗防蛀，有的书页已经枯得跟干煎饼似的，碰碰就往下掉渣。良玉就喜欢闻那书的霉闷味，更常用敬慕的目光注视它。她也曾试着举步想走进去探探那份神秘，可终因学浅才疏不得不叹息着关起深蓝布书皮上的骨针。

良玉往往在这时抱怨自己的父亲。每当看着谢桐来借书品读，看着他的眉头时而紧蹙时而舒展，或击节咏叹或赞叹不已，良玉原先待书的目光就不由得潜移到这位小学教师的身上。

她将收藏的梧桐子捧出来。

他尝了几颗，惊奇地睁大眼睛：

“看不出来也 真好吃！”

“喜欢吗？”她掩饰不住得意地抿嘴笑，目光里充满了神气。

“当然喜欢 这味道都香到脑子里去了。”

“那就多吃些，说不定明儿能考中状元哩。”

“大登科后小登科，就全指望你这梧桐子喽！”

她羞红了脸瞪他一眼，往外撇了撇嘴。他一回头见善仁先生站在院子里，吓得做了个鬼脸。逗得良玉想笑又不敢出声，捂着嘴一弯腰钻进房里。

过了一些天，户口批下来了。她抱着大红户口本在床上暗自抽泣。龟腰男人守在床前，想劝又不知从何说起。婆婆说不要劝，她这是高兴的，哭出来心里好受些。有了婆婆的后一句，她便无所忌惮地淌了一天整的泪，饭不吃也不做，直哭得昏昏沉沉，脑壳里的筋一抽一抽地疼。

当晚，男人仍在耳边百般地哄她逗她，可她没有丝毫的兴趣，只有愈

来愈烈的反感。

男人的手如同蛇样撕咬着她的心。她本想转过身去不理，但见男人那副善良的样子又与心不忍。说句凭心话，自打嫁过来，说不出男人待她半点的不是，男人的心是紧贴着她的。常言道“身残心灵”，他不光是生意上精熟，处家过日子也样样想得周到。眼前的他将自己当作一盆火来温暖她，而她却深浅不得进退两难。想做自己做女人做到这份上，那刚干了的眼泪又止不住涌了上来。

男人开导她：“不要想得太多了，相信我今后会叫你过得更好，除了这副身貌不如人，旁的我都能叫你满意。”

她相信他会这样做的，可他又怎能理解她的难处。良玉有时自己也都怀疑：这样做到底合适不合适？

她侧过脸对男人说：“快到麦口了，家里人手又少，我想回去帮个手。”

“中，多带些钱去，借机子买柴油都得花钱，宁可钱受罪，不可人受罪，挣钱就是留花的嘛。”他迟疑一下又说：“我这样子就不陪你一起去了。”

说得良玉又含起两泡眼泪水。

暮春的气温已渐热起来，急着赶路的良玉走出一身细汗。怀里的户口本也烙得她心窝一阵阵发燥，恨不得一步跨进家门。微风挟带麦香撩拂着她的衣襟，轻盈的燕子在眼前自由地追逐嬉戏。河淌地里一片金黄，性急的人家已经开始收割。下了河堆上了渠堆，老远就看到自家院里的梧桐树。她想到那绿荫覆盖下有一个充满温暖和霉闷味的家，心底便泛起一股热潮，团团笼罩着胸口。

妈妈拉着她的手左端详右打量，不时扯起衣袖揩揩眼，嘴里叨来念去地重着一句：“瘦了，回来了。”

大大和哥嫂天将黑才回家。嫂子一把将她拽进房，摸着她的肚子悄悄地问：“怎么样了？”

她赧然地摇摇头。

“恁是怎回事？姑爷他不行？”不等她置是否，嫂子又接着说下去：“那要到医院去查查，千万莫信哪些游医，上几天乡里医院开我们各村医疗点人的会，就说起一人没病给治出病来了……”

不是妈妈喊吃饭，嫂子还要没完没了。

大大端着饭碗，问了亲家的身体姑爷的生意。又说了一些为人妻媳该如何如何的话，不显不露中蕴涵着舐犊之情。妈妈看看闺女，打嘴里拔出筷子：“吃饭吧，有时间说话，玉丫头过了麦口才走哩。”

哥哥瞧一眼大大，夹了菜往妹妹碗里送。

晚饭后，妈妈又为她炒了梧桐子。她才吃了几颗，就用手巾方兜了一兜，说声“我串门去了”，便出了家门。

从家到学校要路过一片柴汪。良玉从前每次在学校做完晚饭回家，经过柴汪都要提心吊胆，总觉得那些柴叶象是一只只手要拉住她。传说那里曾淹过死一个女人。自打谢桐来校后，那些年长的老师就让谢桐晚饭后送良玉。年轻人在一起有的是话题。良玉给他讲蓑衣房的故事，讲小时用梧桐叶编兔帽等一些趣事。更多时候是问他的师范生活，听出她一脸的敬慕。走出柴汪，他不是为她削个芦杆口笛，就是卷个柴叶喇叭，一路上教她“嘀嘀哒哒”吹到家门口。

端午节那天，良玉把手巾方包着的几个粽子偷偷塞给谢桐。晚上送到

柴汪，他将手巾方还给它。

她望着他，问：“好吃吗？”

他笑着说：“这还用问嘛。”

“什么好吃？”

“当然是里头梧桐子好吃喽。”

“你晓得那柴叶是哪来的？”他抿着嘴笑。

“柴叶当然是柴汪里打来的。”

“我问的是你吃的粽子上包的柴叶。”

他莫名其妙地眨眨眼：“不晓得。”

她背过身去，轻声说：“你真笨，就是你给的……”

“我给的？哦！”他一把转过良玉的身。她的眼睛在闪着光，炽热的眼神大胆且探求地直视着他，然后低下头，轻轻地抵在他的胸口上。

皎洁的月色披散在柴汪上。清风卷着虫鸣在芦杆间回荡，萤火虫与星星挤眉弄眼地传递着消息，偶尔间，水边一只青蛙忍不住发出笑声，引起众蛙地畅笑此起彼伏，响成一片。

谢桐喃喃地说：“到那时，你戴着梧桐兔帽，我吹着柴叶喇叭，‘呜哩哇啦’地把你接回家。”

良玉听了“扑哧”一笑，身子贴得更紧了。青蛙们笑得更加肆无忌惮了。

年轻人的感情是掩饰不住的。老师们开始用会意的眼光看他们，有的甚至开两句无伤大雅的玩笑。不久传到善仁先生耳里。他问闺女，闺女只是笑，不答。大大对她说：“如果他真有这意思，让他家托个人来说吧。”

良玉听了，欢喜得跟过节似的，连忙跑去告诉谢桐。他也十分高兴，说下个星期天回家就跟父母说。

好不容易熬过了星期天，谢桐沮丧地回校了。饭也少，话也稀，瘦了一圈的脸上黄里透青。良玉不敢开口问，可他又难得张嘴说。等了好几天，费了好大劲，他才不情愿地吐露真象：父母嫌良玉是农村户口。谢桐是个独子，家里好不容易把他培养成吃皇粮的想再找个吃皇粮的媳妇，也好让子子孙孙将皇粮吃下去。他说了和良玉的事，大大气得摸粪勺要揍他，妈妈抱着他腿跪下央求。他进退两难，不吃不喝压了一天的床板。

一桶冰雪水将良玉浇懵了。这是她没想到的，清泪无声地滑下她的脸庞。

学校里黑灯瞎火。只遇上一个看校的老师，告诉她今天刚放麦假，老师们都回家了。

良玉在校园里到处看看，破陋的教室依然如故，失落的心更添一份凄然。她来到一间熟悉的宿舍门前，一把铁锁冷冰冰地挂在眼前。透过窗玻璃，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见。

她将那兜梧桐子由上头风窗塞进去，然后怅然离开学校。

走过柴汪，一阵夜风刮来，凉意激起她浑身的鸡皮疙瘩。

这季麦口老天爷开眼，天天如是火爆爆的太阳，比生产队时打钟上工还准时。连收带打没用多少天，麦子就下来了。

良玉进了几天城，少做了不少农活，人也有些娇贵起来了。乍做还不能适应，收麦头一天手上就打起了血泡。姐妹们都笑话她，可她仍听出话音里还掩着几分羡慕。她心里有苦说不出，脸上还得强装出笑来陪着。收在前

头的大大，也斯文扫地拚死累活地干，全没平时课堂上的那套侃侃而谈和那副温文儒雅。汗透了的褂子紧贴在身上，裤腰也湿了一圈，但仍不愿与他人一样打精巴赤膊。她咬着牙往前赶，心里头却在想：人为甚么尽给自己找麻烦？

刚忙得差不多，天就作起霏霏淫雨，整天下个没完没了，间或还拉出几声叹息般的长长闷雷。

闲着没事，良玉坐在门口，透过如纱如雾的雨帘瞅着梧桐树。雨中的梧桐似一个巨人，高大的身躯上长着一支支臂膀，掌形树叶就是这些臂膀上的若干只手。它们伸向天空象要托起穹苍，可又摆脱不了大地的诱惑，不甘堕落的臂手上流坠着水滴，是汗？是泪？她一发愣就是老半天，痴迷的眼神看不出在想些什么。

妈妈抱着孙子，叹着气嘀咕：“玉丫头心里有事哩。”

可问了良玉，她又笑着说没事做就瞎想呗。

大大插了一句：“没事瞎想就会无事生非。”

乡里乘雨天人闲，超生户都回来收麦，不失时机地抓起了计划生育。嫂子是村医疗点的责无旁贷地风风火火在鞍前马后。哥哥讷于言，在家闷着头乒乒乓乓地修着楼。过了一阵子，妈妈抬起头来望着她：“玉丫头，常言道：‘娘家虽好，不是久居之地’，妈是舍不得你走，可呆长了你婆家会称评我们没道理。也忙得差不多了，过几天就回去吧，想家了再回来，哦？”天仍下着牛毛细雨，田野上空迷迷蒙蒙，地里留下一片参差不齐的麦茬。良玉踏着粘脚的泥泞，跟在哥哥身后，不敢回头，胸中的梧桐却格外清楚。

手背没注意碰到衣袋里的药瓶，她心里一横，湿发一撩，步子又紧了起来。

回到城里，婆婆不冷不热的样子，叫他解不透，良玉估是因为在家呆的天数多了。

夜晚，睡到床上，她觉得离开这些天，回来后有好些个不习惯。男人摸摸索索靠过来，小声地问着岳父家的情况，这也使她反感，没好声气地道一句：“大大说谢谢你的钱！”冲得他一时没了言语。

过了好一阵子，才又吞吞吐吐地跟她说起这些天家里的事。原来她走后，婆婆关心她的肚子，见儿子也说不出长与短，就找了在医院的亲戚，催儿子去检查。查的结果是一切正常，便又怀疑儿媳是不是有毛病。对儿子说，等媳妇回来也带到医院查查。他只说“妈这也是为我们好”，却不提几天来，老太婆嘴里常咕哝“不要大价钱买个废物来，那就冤死了”。良玉听了心里直发毛，也不知该答甚么，男人见她不吭声，又以实际行动证明了一回自己的能力。

她等男人睡沉了，慌忙起来查看自己的东西，没发现有人动过的迹象，悬着的心才稍稍放下一点。回到床上怎么也睡不着，脑子里乱得象一锅粥。她怨月老错系红丝线，又怪自己没和谢桐一道抗一回，偏偏选择了这样一条可悲可怜可恨可怕的路。从小初记事，就听人家说：家有梧桐树，不愁招不来金凤凰。善仁家将来儿媳女婿肯定都不赖。

看看眼下，金倒是沾点边，凤凰却是个龟腰的。提媒时大大开始是不悦意这门亲事的，当然也是因为这相貌确实站不到人前。后来见闺女同意，男方手头宽剩，家里又实在需要帮衬，还有谢桐的事庄前庄后人皆知道，话都出去了，事却没影子，人言可畏名声难担，为了自家的门风声誉，虽不悦

意，也只好不闻不问信天由命了。良玉心里虽乱，但仍抱定一个念头：事已经作出来了，那就作下去吧。

婆婆带她去医院检查，路上盯着她问：“你脸色怎恁黄？”

“没甚么，来腌臢了。”他掩饰道。

查完了，婆婆叫她先回家，自己留在亲戚那里等结果。良玉一路心神不定，差点叫汽车撞着。到家后也跟掉了魂似地丢动忘西，醋当豆油烧了一大锅菜，不得不悄悄倒了重烧。一颗心七上八下乱跳一气，直闹到婆婆跨进家门。

婆婆一脸愁云吓得她不敢问话，听她一张嘴却使她平稳了下来：“检查都正常。日出鬼了 都正常怎不行呢？”她放心了，婆婆可没死心。三天两头带她去看一些走江湖的游医，这个偏方还没吃完，那个秘方又拎到家了。火苗煎着那药罐，就象熬着她的心。

那天买药回来刚跨进门，就见桌上摆着自己的手巾方兜着一兜东西，心里不禁狂跳几下。婆婆指着桌上，说那是你娘家托人带来的。她应付着咕唔一声，跟偷似地拎着溜进房里。打开一看——一兜全嗑了壳的梧桐子。她心头一热，滚烫的泪水夺眶而出。可又不敢哭出声，把头蒙在被子里，将自己的衣袖死死咬出许多牙印和窟窿。男人回来看到梧桐子，不解地摸起几颗看看，笑盈盈地问：“这是甚东西？”

她倏地跳起来抢过梧桐子，齙着牙跟母兽似地吼：“这是药，治心病的好药！”

吼得男人莫名其妙。弓腰掉脸出去了。晚上睡觉时还劝她：“我晓得你吃那些药持烦了，就忍忍吧，这还不是为了我们今后好嘛。”

她见男人可气体贴，话虽不入耳，也不好发作，只好气鼓鼓地背过身去不理他。她有时心里想：要是男人打几下骂几句，说不定她心里还好受些。

打那以后，每喝过中药，她就赶紧往嘴里送几颗梧桐子，然后再加量吃西药。她心里的苦楚也觉得淡了一些。

她记得，在辞去学校做饭的事忙嫁妆时，有一天接到谢桐托学生送来的纸条。晚上，柴汪里。他淌着眼泪求她不要作践自己。他晓得她并不是那种贪图钱财的人，也不是图到城里享福的人。他晓得她心里只有他。他说今世无论如何也要娶她，为了她什么全可以不顾。相爱着的心毋需任何解释。她同样晓得他说的每一个字都是发自内心的，但他父母反对他们的事深深缠在她脑海里，怎么也挥之不去。她只是告诉他：有他的理解也是一种幸福，她这样做不是没有一点道理的。

他拽过她的手，泪流满面近乎喊叫地问：“你是叫我一辈子不吃梧桐子吗？”

她无里地摇摇头，一双手轻轻地掠去他脸上的泪水，泣不成声地哽咽着：“只要你心里有梧桐子，你就能吃到梧桐子。”

两人紧紧相拥，都企图用自己的体温来融合对方。初春的夜风刮得枯黄柴叶“哗哗”乱作，之后仍留下一片寂籁。他们喃喃私语：“今后你会嫌我吗？”

“不会，绝对不会的。”

中药，梧桐子，西药。

中药，梧桐子，西药。

她回忆着往事，憧憬着未来，可又不得不面对着现实。面对现实，她

觉得自己象是在骑一辆没闸的车子下坡，急速下滑可又不知该怎么停下来。

命运往往会捉弄人，同时也会帮助人。

在她又一次完成了“中药 梧桐子 西药”之后，竟忘了收起自己的要瓶。她从男人的店里回来，被婆婆劈头盖脸地骂了个狗血喷头。她愣过神来，才看见婆婆手中拿着她的药瓶，一时头脑发炸没了主张。

婆婆拽过她又撕又扯，发了疯似地哭骂：“你这个小媳妇，没良心的，我一家待你怎样好，你伤天害理要绝我家的后啊……”

男人听了忙赶回家，气得嘴唇发乌，哆嗦着连说：“太不象话了，太不象话了！”当晚就夹着被子住进了店里。

街坊四邻见了，说什么话的都有，但更多的还是一致指责她。

几天后，她去店里找到男人，也不知自己要做什么，只想任凭他们发落。事到如今，该走的路还是要走下去的，可是出乎意料之外，男人没有大发雷霆，也没有叫她当众丢丑，只对她说：“你有甚想法就直说，实在不想留下就走吧。”

她怎么也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局。一种卸下重负的解放感打心中油然而起，但是由男人的大度而引发的内疚也在吞噬着她的心。她又重新陷入困惑之中，弄不清自己是好人还是坏人。她甚至觉得，龟腰的男人倒比自己高大完美。

回乡路上，金秋的收获景象并没有使她兴奋，阴谋得逞后也没给她带来些许的喜悦和快感，步履沉沉的她反倒显得更加心事重重。

渠堆上她驻足不前，对着流逝而去的渠水发呆。一片枯叶坠落水中，将她清瘦疲惫的身影扭曲成奇形怪状。待水面平静后，影子才又重新恢复。她由包里摸出户口本，一页一页地扯碎撒进水里，渠水载着沉浮不定的户口本碎屑流远去。

站起身来，远远地看着自家院中的梧桐，一阵秋风吹过，几张梧桐叶打着旋飘然落下。她心里在想，梧桐子该熟了吧。

忽然，她似乎听到一种悠悠的声响。

汽车喇叭？柴叶喇叭？

噫嘻

吴童子

“良法买了个蛮女人！”

这消息就像西山太阳下的炊烟，让晚风吹得飘飘忽忽，眨眼功夫就在蓑衣房庄里攏扇开了。庄邻们跟逢庙会看耍猴似地赶来看热闹。买女人的事，邻庄早就有过，但在蓑衣房可是头一遭，况且买的又是个蛮女人。人们都想看看这蛮女人同本地女人有甚不一样。地里做生活的撂下东西就奔来了，小媳妇来不及摘下奶头上的孩子，你呼我应有哭有笑，只闹得庄里庄外人喊猪叫鸡飞狗跳，过年也没这么喧腾过。

严大寒在家院里扳笆斗。看着门口过来过往的人潮，听着隔壁嘈嘈嚷

嚯的人声，手里的笆斗老是扳错花。他心里在悻悻不平。汤良法算甚东西？凭他那只瞎眼能说到女人？还不是靠他大的钱。严大寒没这个福。十二岁死了大，接着又哭瞎了妈，小小年纪就撅起比人还高的锄杈锹锨，拾起他大那柳匠家伙，同瞎妈糊弄着过日子。刚巴望着亲事有点眉目，又让汤良法搅和了。见着眼下这番情景，大寒烦躁地站起来去关上院门。那扇用棒秸夹成的门，稀稀拉拉的能拱进狗来，甚也挡不了，只不过是眼不见为静罢了。

“大寒。”

人要是眼睛不管用，那耳朵就特别好使，瞎妈在屋里说：“将门开开。”大寒没动身，将扳错了花的笆斗又拆开重扳。“开开，孬好他也是你表哥。”瞎妈摸摸索索地打床里席下捻出一张钱，朝着门外摸过来：“该行的礼数不能少，不要落话柄子叫人家称评。”良法家院里人嘈人杂，乱哄哄地就像六月里的粪塘。还有几个孩子扯起嗓子在唱：小花鸡，跳磨台，好容易熬到媳妇来，吃上几顿及时饭，穿上几双可脚鞋，……

良法他大汤善德兴奋得眼睁有牛蛋大，脖子涨得像大车轴，也不知该做甚么，不停地将身子转来转去，就跟屋后桑树上跳着的黑老鹅似地“哇哇”乱叫。他接过大寒递过来的礼钱，还在一个劲地“哇哇”着。他那当村会计人称“二算盘”的弟弟善礼不满地瞅他一眼，打他手里拽下钱，看一眼记在礼簿上，头也没抬地说：“大寒，去看新娘子吧，明晌过来坐席。”

吵吵闹闹的声音太大，也不知大寒听到没有。他望着围在堂屋门口叽叽喳喳的人疙瘩，拿不定主意是走是留，愣愣地站在那里。善礼家的气喘吁吁地从人堆里挤出来，嘴里连叫“他大、他大！”

大寒愣过神来，侧身让她过去。他觉得没味，想回家。在叽叽咕咕的善礼俩口子身边走过时，就听“二算盘”说：“恁有甚不好治的，裤子扒了，将两条腿往小车把上一捆……。”那女人捶着自家男人的膀子，“哧哧”地笑随后又扩张成了“哈哈……”

大寒像是听到锉锯条的声音，心里一阵阵发痒，浑身肌肉紧张，皮子上攒起密密麻麻的小坟头，一根根寒毛跟墓碑似地直竖着。

他躺在床上，脑子里像装满了稀饭糊，睁大两眼直直地望着打窗口射进来的月光。

屋外传来几声狗叫。他信马由缰地胡思乱想。

这阵子，良法肯定在瞪着幼时弹弓战争余下的一只眼，伙同他妈、他二娘跟一群恶狗似地将蛮女摅倒在地，三把两把地褪得精光，然后跟杀猪似地抬到小车上。蛮女也跟杀猪似地嚎叫挣扎，借着昏暗的灯光遮掩所剩无几的羞辱，死命护卫着那一点点自尊。

她不时打车上滚落下来，又被六只手死命地抹着抬上去。手脚终于给捆住，但仍使劲扭动着，争求着尚未看到一线光亮的微薄希望。直到杀猪刀似的残忍捅了下去，随着一声撕心裂肺的哀叫，她才失望无救地彻底崩溃下来。二

大寒觉得舌根发干发硬，一团欲火在体内自下而上熊熊燃起。

二十六岁的人了，还是庙门旗杆 光棍一根。从前人家也提过好几门亲事，但是一听说“三间破草房，一个瞎眼娘”，就躲“半日”似地掉腿就走。可是“罗卜青菜，各有所爱”，庄里顶俊的闺女良秀就看上了大寒，有事没事地爱往大寒家跑，帮着瞎妈拾掇家里家外，妹有情哥有意，大寒比得着金子还高兴。良法知道后，将这事告诉他大。

善德当然不想让闺女受穷，又量大寒家底子枯，张口就开聘金两千块，其他还暂时不算。

“二算盘”圆着说：“他大姑，善德是舅，大寒是外甥，论亲戚虽说不近，可也是沾着‘五福’边的，亲上加亲是好事。不过，善德也有他的难处，你那两个侄子也还没说亲事哩。”

瞎妈笑笑说：“有这个缘份，也没那个福份哪。”

良秀在家又吵有闹，跟父母怄了好些天的气。后来还是“二算盘”出面调停，给良秀弄了个劳务输出的名额，去了几百里外的苏州。大寒就着昏暗的月光，抚弄着床头的紫绒花小簪，心已飞往那远方的人间天堂。

“大寒、大寒。”

他懵懵懂懂的给叫醒，哼哼唧唧地答应着。“大寒，你过来。”是瞎妈叫，还压低了嗓子。他也不知叫他有什么事，抹了抹淌下来的口水，使劲地推着脊梁沟，靴着鞋往西头房去。房里弥漫着浓重的霉酸味口臭味还有尿罐里的臊味，好在他闻惯了。瞎子用不着点灯，房里跟她眼里一样是黑咕隆冬的。眼下在他面前也是这样，好在他也摸惯了。

“锅屋里有动静。”她眨着两只瞎眼悄悄地说。“说不定是门没带严，狗钻进去了吧？”“不是狗，像是人。”瞎妈很相信自己的听觉。“人又怎样？我们家也没甚可偷的，大不了是过路要饭的找地方睡觉罢了。”大寒不以为然地说。

瞎妈往起蹬了蹬，将头顿在土墙上：“过路要饭的倒不大紧，就怕是那些唱门头词的，带两三个女人来胡作——那晦气！”

大寒无可奈何地往外摸，脊梁沟的痒痒怎么搔也搔不着，他靠在门框上蹭蹭，一股快感涌上来，就跟耙子似地耙平了心里的揪撮，快感继而又播及全身。门外的夜风又凉又清，吹在光脊梁上十足的惬意。先前的懊躁一扫而光。他在锅屋门口问一声，见没人答应，便熟悉地摸向锅台去找火柴。刚将火柴划着，眼还没适应亮光，就听灶门窸窣窸窣的一片草响。他一怔，火柴迅即掉地熄了。

“哪个？”他仗着胆子问一声。

静悄悄的一点声响也没有，他怀疑是自己碰着火叉棍子甚的。想摸出去回屋睡觉，可想了想还是划着了第二根火柴。

模模糊糊见墙旮旯有一团白影，像只面口袋。他将灯点上，端起来就近一看——吓得他一哆嗦：哪是甚面口袋，分明是一个赤条条的女人。她两手抱着髀盖蹲在草上，头深深地埋在两腿当央，竭力将自己挤缩得不能再小。过了好半天，不见有甚动静，她才抬起那张恐慌的脸，同时也将浑身的战栗透过惊骇的双眼传递给愣了神的严大寒。

这种眼神，以往他从未见过，以后又从未忘过，心头的震撼跟雷击似地打周身闪过。

他赶紧搁下灯，去将瞎妈搀来。瞎妈问话，她也不答。突然扑过来，紧紧抱住瞎妈的腿，又不住地磕头，同时压低了嗓子“叽哩嘎拉”地说个不停。虽然听不懂，但瞎妈跟大寒都晓得了——这是良法家刚买来的蛮女。

瞎妈叫大寒拿两件衣裳来。他递过去时，贪婪且狠狠地往那阴影处偷偷瞅上一眼。

猛然发现草上有一滩殷红，心里一阵悸跳，嘴里恶毒地骂一句：“操

！”

在去良法家的路上，他想起草上那滩殷红，马上又想起小篓上那朵紫绒花，不由得心里一阵鼓鼓塞塞，就觉得要发生甚事情，而这事情还跟他有关。

他出心不想去良法家，甚至刚才还有一些幸灾乐祸。他劝瞎妈给蛮女逃一条生路，可是瞎妈就了也没答应，一定要他来叫良法家的人。可惜蛮女没听见他们说的甚么，要不早就拼死地逃了。他磨蹭磨蹭地往良法家走，指望蛮女能有所发觉或醒悟。

三

大寒平时不喜欢溜门。虽然跟良秀好上了，也绝少过来，大都是良秀过去找他。初春的一个夜晚，天是那么清冷。良秀提着那只紫绒花小篓，跟幽灵似地推开棒秸门，悄悄地飘进房里，又无声无息地离开。

庄头大槐树下，是他们常来的地方。良秀倚在他胸口上说：“这回到了苏州那块，领头一回工资就寄给你，以后每月都寄。我大他是嫌你没钱，等我们攒足了钱就办喜事，就是要气气他。下回赶集你也去刻个戳子，我看邮电所里取钱的都要磕戳子。”还说：“要是没给大哥晓得就好了。不过，晓得也不是坏事，要不然二爷也不会恁下劲去争这个劳务输出名额。”

“好是好，就是你受苦了，叫我这个男子汉……”

“不要恁说，只要你大寒哥心里头有我就行了。我就不信，往后我们两人一起下苦，日子会过不过旁人家！”那时的槐树枝上刚冒出一星半点的嫩尖尖，大寒却隐约闻到槐花的郁烈芬香。她抬起脸，那炙热的渴望目光让习习的夜风撩拨着，像是要燃烧起火苗来：“亲亲我……”

浓浓的夜幕里传出猫叫春似的声音：“好人哎……！”刚进家门，妈就问：“良秀来过了？”“没。”

“没？进门我就闻出来了。”

“……”

“大寒哪，不是妈扫你的兴，良秀那丫头是不错，要模样有模样，要人品有人品，不过，她家那班巴眼猴子能随你的心嘛？妈是个瞎子，帮不了你甚忙，你老老实实地在地里多苦点，扳些笆斗多挣点，带上亲来生下一男半女的，我也就对得起你那死大大了。”

虽然没点灯，他也晓得妈准又在撩起袖口，一下一下地搥眼了。

一提起他大来，他就没话了。谁叫自己大大穷得来当“倒插门”女婿？孤门小姓的在人家屋檐下刨食吃，容易吗？正如人家说的：严大寒一家在蓑衣房一辈子也翻不了身的。盐（严）泡在一锅汤里，有多少化不了？

那夜，他头一回尝到觉难睡的滋味，抱着紫绒花小篓数着屋笆一直熬到天亮。打那以后，他有一点空子都用来扳笆斗编粪箕。赶了好几个集，前些天又赶了四月八白虎山庙会。加上原有的，大概没有一千块也差不多，全都交给妈收了。

可是良秀那里却一点消息也没有。

已过了立夏，夜风刮在身上还是冷飕飕的。黑灯瞎火的庄子里悄无声息，只有几只蝙蝠“呼呼噜噜”地在大寒头上飞过来掠过去，弄得他浑身直暴鸡皮疙瘩，心里头一阵阵发怵。他犹豫一下，紧走几步敲响良法家的大门。

就跟捅了马蜂窝似的，良法家里整个乱了套。一家人慌慌忙忙地爬起来，善德头一个冲了出去，良法跑到门口才发觉自己精着腓，又赶紧回屋去

穿衣，鞋都套不迭就往外颠。

大寒回到家时，院里已站了好些人。“二算盘”抓耳挠腮，善德吆三喝四，善德家的指手划脚，良法良涛弟兄俩则纵上纵下，但都是围在门口，没人进屋。大寒挤上前，只见蛮女穿一身瞎妈的黑褂裤，肥肥大大的跟小尼姑似的，手里掂着大寒削柳条的弯镰，横在脖颈上，满嘴“呜哩哇啦”地没人能听懂。

双方就这样僵持着。油灯让风吹得忽闪忽闪的，蛮女映在墙上的影子变幻着蹊跷八怪的形状。门口墙外又添了些看闲的。看到眼下这阵势，哪个都不吭声。西天的那钩弯月，也怯懦地悄悄退缩着。瞎妈往蛮女跟前摸了几步，苦口婆心地劝导她，叫她跟他们回去。虽然蛮女的话他们听不懂，可他们要是说的慢些，她倒能听懂一点。她眼里的泪水潜锅似地往外淌，直引得瞎妈的凹眼窝里也生水。门外的人们看到这种情形，都估她有了回转心意，悬起的心也稍稍放了些。谁料想，蛮女“扑通”跪下来，双手死死抱住瞎妈的腿，强忍着抽泣，用半生不熟的普通话断断续续地说：“好大、娘，你行行好，留下我，我给——给你当闺、女，当……”她朝门外望一眼：“当、什么都行，你救、救我哇——！”这番话，说得看闲的妇道人鼻子直发酸。

大寒看得明白，蛮女望他的那一眼，除了求援，还带有怨恨。他也觉得自己刚才做的不怎么像男子汉，就跟着亏欠了蛮女似地，心里虚虚的。他二舅，你看这事怎办是好？”“二算盘”没吱声，看一眼善德。善德捱了半天的脑袋瓜子，也说不出个道道来，嘴里头直叨叨：“她是我家花钱买来的。”良法这时跳了起来，一只眼睁得滴溜溜圆：“她生是我人，死是我鬼！”

善礼家的不知甚时来的，站在门口大声拉气地吵吵：“身子都破了，也不再是黄花闺女了，赶紧息了旁的念头吧！”

听了这话，跪在地上的蛮女一跃而起，抡起弯镰就往脖子上抹去。门口的人都吓呆了。

操——！”大寒推开面前的人，一脚跨进去——还是迟了半步。当他摠住蛮女的手时，她脖颈上已经有黏糊糊的血淌下来。但她仍不松手里的刀，使劲地挣扎着。“出人命了——！”看闲的人一哄而散。

村医疗点的医生先生善仙来给蛮女包扎伤口，说险乎乎的，刀口再深一点点就没命了。

蛮女睡在瞎妈床上，见着善德家的人就脸朝墙，任他们说甚都作没听见。只有小大姐小媳妇来了，才跟人家搭腔。一头说一头哭，哭得人家也眼泪啪嗒的。女人们听了，都说原以为自己就是苦命人，感情还有更苦的。你一言他一语，各说各的伤心事，完了之后觉得心里十二分出畅。女人们就是靠嘴将心拢到一块堆的。

女人的愁，天上的云，来得快也去得快。在屋里刚擦干眼泪水，出门就挤眉弄眼地跟大寒打牙擦嘴：“你大寒艳福不浅哪，这回要走桃花运了！”

大寒平时嘴拙，见着这些表嫂就发憷，今天也不知是哪根筋通了，停下手里的活说：“我家没有红小豆，引不来这白鸽子。”

女人们都笑了：“太阳打西边出了，大寒也说句俏皮话，想必也不是甚好东西！”一档子嘻嘻哈哈地涌出院门，门上的棒秸给挤得歪三倒四。事情已经有了，可大寒心里没一点底。买女人的事，周围村里也有，不过那些女人不是偷空跑了，就是生下一男半女之后老老实实地过日子。当然，也有的

一来就觉得是糠箩跳进米箩了，依牢把本地赖腩下苦做生活。就没见过像蛮女这样烈性子的，说死就真抹。事已经到了这步田地，照理说就不该再回汤家去，去了还是死。不过，汤家出了钱，又怎会轻易放过她？要是将她转手倒卖了，不是更苦了她？看妈整天端茶捧饭和面细语地对着蛮女，就像是有留蛮女的意思。可家里拿不出恁多钱来，汤家能答应嘛。再者说了，已经跟良秀说好了的，又怎能负了她！大寒又一想，自己也不尿泡尿照照，除了比良法多只眼，就是比良法多些穷气，蛮女不想在他家呆，怎见得就看上你家？汤家抬过人去，车把上多捆几回，带上肚子，看下孩子，说不准也就能安稳了。城里的知识人都说甚感情，要是穷得喝西北风，哪个跟你感情？要是光凭感情，怕是十个男人要有九个半打光棍。只要有吃有穿，手头活络些，再加上有个孩子牵挂着，就能扣住女人的心。说千道万还是乡里的知识实在，没这知识就得断子绝孙。

大寒正发呆，善礼家的打门外探进头来：“大寒，他大姑在没在家？”

“在。”

“屋里來人没？”

“来了。”

善礼家的鬼促促地放小嗓子：“你跟他大姑上西边去一趟，等着哩。”

西边，就是良法家。大寒扶着瞎妈进去，见喜棚还没拆，不过比前天冷清多了，只有几只鸡在锅台上下求索。芦花公鸡耷拉着翅膀，围着小白母鸡直打转扑腾，然后一跃而上。其它的鸡只顾各自觅食，有的走过时还往母鸡头上啄几口。

大寒吐了一口唾沫，随瞎妈进了堂屋。堂屋当间里除了善德一家，还有“二算盘”两口子。大寒记不起以往甚时进过这堂屋，前天傍晚只在门口站站，夜里连院门都没进。

直冲门的条几上搁满了准备办酒席的菜肴，正中间供着良法爹奶两个玻璃像框，墙上是老寿星中堂，条几下的八仙桌上也尽是大盆大碟。二面墙上贴着花花绿绿的美人像。东头的喜房门上挂一幅水红门帘。大寒心里想，操，等以后有了钱，非办得比这好。八仙桌也不要这种四腿十六柱的，要弄就弄张雕花的，还得是桑框松膛的。也得有个条几摆大大的像框，这些年尽让他老人家悬在墙上了。

让着坐下后，“二算盘”欠欠身子开了口：“他大姑，请你过来商议商议，你看这事怎治弄呢？”

瞎妈想了一阵，慢吞吞笑盈盈地说：“你们男子汉有主张，我一个妇道人家说不出个头脑来，需着帮忙的就言语一声。”

“二算盘”挠着头，手里的烟屁股就着烟头，一支支地抽：“弄来家也可以，但老牛不喝水，硬按头也不是个事。想寻个人家推出去，又不知哪里有合适的头……。”

大寒听出点话味了，可人家没明说，他也不好吱声。瞎妈笑笑说：“照理说，这边的事就是我的事，一笔写不出两个‘汤’字嘛。这个主意是不错，不过，你们该找亮鼻亮眼的人，我一个瞎老嫚子，整天不出三门四户，想帮也帮不上这个忙啊。”

五双半眼睛望着瞎妈，也不知说甚是好。大寒长这么大，还头一回见瞎妈这么有板有眼的说道，心里不免平添几分敬重。“你们家大寒不是还没媳妇嘛。”善礼家的忍不住插了嘴。瞎妈将脸转向她。她望着那两个瘪眼窝，

心里头直发毛，不知那里头装的是甚么。瞎妈还是笑眯眯地说：“难为他二妗想着，大寒是没媳妇，可我怕他娶了表嫂做媳妇，人家会称评，再者说了，我们也拿不起恁些钱来。”

一直埋头不吭声的善德这才开言：“旁的都好说，就看你能拿出多少钱。”

“这些年你们作舅作妗的都看得见的，倾家擢擢约莫也就一千五吧。”大寒想哪有恁多，有一千也就到顶了。又一想，妈是要好看，量倒他家不会应承的。

果然，善德家的起来了：“差远了，我们买时花三千哩。”

“不然我就说拿不起钱了嘛。”瞎妈跟上一句。

“我看，他大姑说的是实话。”“二算盘”说着将脸转向善德：

“到这阵子你也不要想原价原码了，你低低，他大姑再高高，两下就合就合这事就中了。”

“不能少了两千五。”善德盯着地说。

“多少钱也不中，她死也要死在这边，我现在就去将她弄来家！”良法跳起来就往外去。“滚！都是为了你！”善德一拍桌子：“钢磨房停了两天，你怎一点也不着急？都给我滚去做事！”良法良涛狠狠地瞪大寒一眼，悻悻地鱼贯而出。当妈的心疼了：“你就晓得嘘他们，在钢磨房人家尽拿他们出趣，给你又怎治？”“钱已经贴了，该赚的再不赚，这日子还过不过了？”善德瞪着女人喊。“二算盘”沉着脸：“哎——你叫我们来是商议事的，还是来看你们嗑牙的？也不怕他大姑笑话。”等都闭了嘴，他才又说：“大寒家家境我们都是晓得到的，作舅舅的也理该接济接济，能团起一个人家来也算是修件好事嘛，你就少收些。他大姑你也看见了，他们家除了买媳妇花的钱，又治办了这么多酒席，收点礼钱还得退给人家，劳命伤财又丢人现眼的，你作大姑的也不会袖手旁观吧，多拿几个也算是帮衬帮衬他们……怎样？我说……就两千吧，啊？”“两……”善德刚要说甚么，看见“二算盘”朝他递眼色，又咕咕啾啾极不情愿地扭过头去。“二算盘”问瞎妈怎么样。她度思了一阵，说先看看他大舅的意思。“二算盘”说那没问题，有事他包着。“那就承让了，不过——他二舅——你看这样好不好？”瞎妈翻了翻眼皮，慎重其事地提了提精神说：“钱，我尽力去策办，再者说了，我还得去讨讨蛮女的口风，看她愿不愿意哩。你们也不要有什么大指望，另外有合巧的头就出手，不要耽搁了。”

送走了瞎妈大寒，善德迫不及待地拉过“二算盘”问：“老二，你摆的甚迷魂阵，我快要憋死了！两千块就中了？”

“喊甚么喊甚么？”“二算盘”将大哥打院里拽进屋：“给他们听见起疑心，这事就生古了。”

“生古了正好，省得做这贴本生意。”善德蹲在地上，烟袋锅一个劲朝地上挖。

“大哥你这叫甚话？”“二算盘”气往上顶脸朝下拉：“两千五进你门的是黄花闺女，你叫人家原价买个二婚头，哪个做这个愣种？再者说了，花五百叫大寒死了那分心，你说你贴本了？我说你赚着了！良秀那丫头寄来的还不止这些哩，不是我在村里给截住，要是落在大寒手里，只怕你是又贴钱又贴人哩！”

善德家的听着这话就来火，闻着桌上盆盆碟碟里的味也来火，见着院

里的喜棚更来火：“喔 哧 ！”她脱下脚上的鞋就甩出去，轰得喜棚下的鸡七窜八跳，院里顿时塘灰四起。她抹泪的手顺便又擤一把鼻涕：“你看这喜事办的，庄里庄外的人家还不知怎称评哩……”

“称评也只有给人家称评，这喜事办得是不怎样，但也总比办成丧事强！”

“二算盘”这句话说得屋里人横鼻竖眼地惊望着他。善德家的鼻涕下来也顾不上揪一把。“蛮女没死就是件喜事，假如人死了，一家人还得跟上吃官司，买卖人口强奸妇女逼死人命 就这罪名，判个枪毙是笃定的，你看你家哪个去顶着 嗯？”

一屋人都不吱声。善德一把甩了烟袋：“这回便宜瞎子了！”

“你要不想便宜她也中，外头想买媳妇的多着哩，说不定还能多赚两个哩。不过这蛮女是个刚烈人，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出了事，公家拉瓜扯藤还得扯攀上你，那又何苦呢？”“二算盘”说得大哥心服口服，自家女人也佩服的五体投地。四

出了汤家的门，大寒就问瞎妈：“妈，真买？”

“真买。”

“钱不够。”

“想法子。”

大寒闷了，等进了自家院门又拽住瞎妈：“妈，这钱留着盖屋吧。”

“抱孙子比盖屋要紧。”

“妈……我跟良秀说好的……。”

瞎妈笑了：“还跟我调心眼哩，我就知道你要提良秀的话。”她摩挲着儿子的心口窝，不无心酸地说：“大寒哪，都是作妈的扯攀了你，说亲事也不能顺心。良秀那丫头是可人意，可那是蜜糖抹在鼻尖上 看得见舔不着的。再者说了，亲家只隔一堵墙有甚好处？小俩口拌嘴磨牙的都听得见，她家那班人是饶人的菩萨？你大大在世也不会应允这门亲的。蛮女没根没撵的，能依牢把本地一门心思跟你过日子，作妈的想的就是这样。蛮女她身强力壮的能下苦做生活，往后日子不会差的，缺陷不是个全身子，作妈的就这点对不住你。唉！ 不过还是比二婚头的寡妇强。谁叫你妈是个瞎老嫚子哩，这是命是天意，你就认了吧。”瞎妈用掌根摁着眼窝，撇下发呆的大寒，摸进屋里去。

过一阵子出来时，手里拿着一个小布包。她叫大寒点一点。大寒打开见全是钱，问哪来的这么多。瞎妈颇为得意地说：“连这点收攒都没有，还能当你妈？”

大寒点了点，共一千八百二十八块整。瞎妈叫拿出一千五来，剩下的又包起收好，拉着大寒又去了西边。

瞎妈将钱摆在桌上：“蛮女那里我问了，只是一劲地哭，问急了才点点头，弄得我心里也没个底。这一千五我拿来了，眼下快到麦口家家都要花钱，怕是也筹不到多少，我想到下秋一发还上。还有句丑话 到下秋，人在我们一个子也不少，要是蛮女跑了，再叫我们还钱那就冤了。你们两位舅舅再度思度思，不中就两便，好在是自家人说话方便。”

“上银行贷款还有利息哩，五百块钱拿来放帐收得更多……”

善德话音未落，善礼家的又帮上腔：“就是。人是在你家跑的，怎还要旁人贴钱？”

“好说好商量嘛，不中那就作罢，只当没提过这回事。”瞎妈边说边收桌

上的钱。

“二算盘”训着女人：“你懂甚么？他大姑说的自有她的难处。”见瞎妈停了收钱，又说：“要不这样吧，收了麦子手头也活络了，过了麦口就还钱，人跑了就罢，他大姑你度思怎样？”

瞎妈爽爽快快地答应了：“他二舅怎说怎好，不是手头紧，我们能说这丑话嘛。”

她请“二算盘”写了张欠条，写好了又念一遍。她听得明明白白，那上头写着麦后人在才还钱，又叫写上照银行贷款还利息。“二算盘”说那就罢了，打会计包里摸出印泥递给大寒。大寒在欠条上摁下一个血红的手印。他心里头觉得懊躁，迷迷登登地挽着喜笑颜开的瞎妈往家走。

“你怎能答应他了？”善德气急败坏地问。

“怕甚么？到麦口还有几天？那瞎子的耳朵比眼睛还好使，还有庄上恁多人看着，跑不了人的。你要不信，跑了我给你五百。”“二算盘”又指着条几上说：“那些菜我替你想想法子，镇上的饭店跟我都熟。”

善德家赶紧捧着茶过来：“叫他二爷你费心了。”

“小满三天遍地黄”。接着红花大太阳照些天，东南风再刮些天，庄户人就开镰收麦了。

成片成片的金色麦毯，一斩齐地铺就在黄淮平原上。风儿挟着麦香，一阵阵地沁透肺腑，叫人难抵这成熟的芬芳，难忍那醉人的欢畅。收麦的人们跟蚕食似地在这幅图画上蠕动。成群结对的燕子也叽叽喳喳地叫着，带着她们的剪刀飞来助阵。

蛮女长这么大还没见过这种场面。家乡的田都是小块小块的，且是山上山下不连片，哪像面前这抬眼望去无遮无挡。天也高地也宽，满眼觉得亮堂堂，整个世界都变得比从前光明了许多。

伤口大致上好利索了。虽然瞎妈还叫她歇着，可年轻力壮的怎么也闲不住，开始能下床时就烧锅弄饭扫院喂猪，眼下大忙，又拎把镰刀下地来了。瞎妈摸着她脖颈上的纱布，心疼得直叫“亲闺女”。

那天瞎妈来到床前，问她愿意留下还是回西边去。她也分不清东西南北，估计西边就是那一家。她知道那是自己宁死也愿去的地方，可留下来……她想的还是回家，回到自己的竹楼、火塘、父母和姐妹身边去。可眼下是不可能的。要不是骗子拿招工哄人，又怎会走到这地步！她难为得直掉眼泪。

瞎妈拉着手开导她：“闺女大了都要出门的，哪能跟大大妈妈过一辈子？我们这块就是离家远些，不过人说‘亲戚远了香’，大寒你也是见着的，周身一样也不缺，身大力不亏，将来你们日子不会差的，我这瞎老嫚子病病歪歪的也不会扯攀你们多久。再者说了，你光着身子跑过来，对外你也说不清，我们也道不明。好闺女听我瞎老嫚子一句劝，留下来跟大寒过吧。”

听着瞎妈说的，像是有道理。不过一想到要留下来，跟一个素不相识的人过一辈子，她一阵犹豫。她想先答应下来再说，以后找机会逃走，大不了是个死，自己已是死过一回的人了。瞎妈见她点了头，欢天喜地地打席下摸出布包来，说：“我这就交钱去。”她心里又是一阵不安。他们家也不怎么富裕，花了那么多钱，我要是再跑了，那不是坑了他们吗？可是不跑又怎么办？能下床了，她就抱着一颗愧心忙东忙西，把个家拾掇得整整齐齐，连猪圈也清扫得干干净净，一天三顿热汤热饭全都抢着干。喜得瞎妈嘴都合不

拢，眼都要笑开了，整天“乖乖长”“闺女短”的不离口。庄邻们见了都夸，说瞎妈命中注定老来有福。

蛮女弯腰收着麦，就觉得周围有点异样，抬起头来，只见良法蹲在地头，跟俄狗似地死盯着她身上。她这才发现打自己宽松的领口望下去一览无余。她直起腰，睁圆了眼睛不甘示弱地跟他对峙一阵，然后愠怒地背过身子，嘴里狠狠地骂一句“畜生！”

就在瞎妈交钱之后，老是听见西边院里良法急猴猴的吼叫，就跟猫闻着腥味又吃不着似的着急腔。有时他就站在家后等着看她上茅厕，吓得她不得不拉上瞎妈。这段日子里，她觉得到处都有良法的影子，那一只贼眼就像粘在她身上了。那天瞎妈带她到庄上各家去认亲戚，当走到良法家门口时，她死也不进去，善德家的出来说句免了吧，转身就关门进去了。按照乡风是成亲第二天上各家去认门，给长辈们磕头，长辈给些见面礼。

但是她这回属特殊，也就免了磕头见面礼。她估计瞎妈的用意是向庄邻公布一下她是大寒媳妇了，也有可能是给庄邻认识认识，往后好看着她。

她想过逃走，可是到处都有眼睛盯着。瞎妈对她又那么好，一时不在身边就叫“闺女”，夜晚上茅厕也陪着她，怕她害怕。连上教点做礼拜都带上她，怕她听不懂，给她讲与人为善听从天命的道理。她能理解作妈的心情，何况是瞎寡妇带一个独苗儿子。

那晚临睡时，瞎妈劝她去东头房，她怎么也不肯。瞎妈连哄带拉将她送过去。又叫走了大寒。

蛮女一想起在西边的事就胆颤心惊。虽然这些天来看出大寒是忠厚老实人，对她也从没有过恶意，和和气气地跟她相处帮她做事，但是到这种时候，他能抬手让他过去嘛！

不大一阵，大寒进来了，眼里闪着亮，手脚无措地坐立不安，涨红了脸才憨憨地说一声：“睡吧。”蛮女吓得往床里退。却见大寒放下钹在墙旮旯的凉床，连衣睡了上去。看着他那宽壮的肩背，她不知该如何是好，就这样在床边静静地坐。夜深了，阵阵凉风从土墙上的窗洞吹进来。她拉过床上的新被子给他盖上，自己也困得熬不住了，就蜷在床里贴墙边打起盹来。朦朦胧胧的就觉得自己被暖暖和和地拢着，她吓了一跳，睁开眼一看灯已经熄了，一摸身上是压着被子，这才松了一口气。再一觉醒来，瞎妈已经来叫吃饭了。她见凉床还是老样子放在墙旮旯，就跟做了一个梦似的。

一连几夜，夜夜如此。她于心不忍，悄悄地跟他说：“大哥，身子会冻坏的。”大寒憨笑笑，说不碍事。她也不敢多说，怕他误会了，便偷个空子将瞎妈收起的旧被子又抱回来。那天她将大寒藏起的脏衣服找出来，洗时发现裤头上有粘乎乎的东西，问正好走过身边的大寒，只见他满脸羞红一声不吭地溜了，她这才若有所悟地脸上发起烧来，心里头“扑通扑通”地猛跳个不停。

眼下大忙，又要收又要打，又要种又要栽。庄户人天没亮就晃下地，太阳落山了，再干到上黑影才又晃回家，直累得周身酸疼，上下没有四两劲，摸着床边倒头就着。每早下地，瞎妈都在身后交代大寒，说蛮女伤刚好，不要让她出过头力。说得她心里头暖乎乎的。有庄邻夸着有瞎妈疼着有大寒护着，蛮女觉得日子过得格外顺心。

不过，她还是想家。出来这么久又没个音信，爸妈还不知怎么焦心哩。她想写封信回去。吃饭时跟他们说了，大寒一口答应。瞎妈翻了翻眼，说：

“写吧，报个平安，老人也好放心。”

信写好了，瞎妈拿去请人寄。几天后又退给蛮女，说是没有邮政编码寄不出去。可蛮女怎么也记不起家里的邮政编码来，为这事她哭了好几场。

五

大清早，沂河堆上风凉气爽，两行挺拔的白杨树笔直地伸向远处，树叶在头顶哗啦哗啦响，不时丢下几滴晨露。大寒端着车把，觉得小车比往常都轻，因为今天有蛮女在前头拉着哩。临上路时，瞎妈叫大寒给蛮女扯些布做衣裳。大寒捩着后脑勺，说不晓得扯甚样的布，叫蛮女自己去看吧。瞎妈将身子转向在一旁拾掇碗筷的蛮女。蛮女望望大寒，没吱声。瞎妈说去吧，早去早回。蛮女无声地笑了，大寒头一回见她笑，笑起来很好看，跟孩子似地天真烂漫。

今年上游水下来得晚。河淌地的麦子都收了了，裸露着一片片麦茬。人手少的人家麦把还没运出去，零零星星地馊在地里，招来麻雀呼啦啦地这堆飞到那堆。散落几处的鹅群跟天上白云似地浮动着，放鹅人摇动竹竿上的布片，悠闲地伴随在一边。几个牧牛的孩子在追一只野兔，欢声笑语在河淌里荡来荡去，老牛也受了激发“哞哞”地不住声叫。打鱼的腰上系着鱼篓，不失时机地抡圆了网撒出去，虔诚地停顿片刻，然后小心翼翼地一把一把回收着希望。大忙过后的庄户人要喘一口舒坦气了。

今天蛮女的精神格外好，不时回头叫着“大寒”问这问那。有一回吃饭时叫了声“大哥”，瞎妈听见就笑话她，说哪有管自家男人叫大哥的，给人听了称评，就叫大寒吧。打那以后，蛮女还是叫了几回大寒哥才改口叫大寒。庄上姐妹问蛮女叫甚名字，她说就叫蛮女，问急了才说出来。可说过之后人们也记不住，老老少少的还是叫她蛮女，瞎妈也不例外。蛮女管瞎妈叫妈，管庄上的长晚辈都随大寒叫，就是不叫善德家四口人。

到镇上时，太阳都一竿子高了。只见粮所里里外外挤满了好多人，手扶拖拉机平车小车自行车停得满眼皆是。几架收粮磅称前放出一条条排队的长龙，长龙在缓缓地往前蠕动着。验粮员过磅员两耳夹满了香烟，在乱哄哄的人群里声嘶力竭地摆布着。

大寒摸到对尾排上，等了半天也没往前挪几步。他一屁股坐在粮袋上，模弄着独头蒜似的拇指在盘算。突然站起身，打衣兜里摸出钱，递给蛮女：“这公粮要交早着哩，你自己上供销社去吧，拣你看好的布扯。”

蛮女睁大了眼问：“你不去？”

“我去这粮食哪个看？”

蛮女又看看钱：“妈没给你这么多啊？”

“呃，还有我身上一些。”大寒结结巴巴地说：“今天正、正好逢集，你看需着甚么就、就买甚吧。”

他就想好这几句，蛮女如果再问，他就没话了。他见蛮女望着他像是还想说甚么，就赶紧将钱塞到她手里头，转过她肩膀催她早些去。他眼看着她走，到大门口又回过身望望。等不见了她的身影，他才如释重负地又一屁股顿在粮袋上。

边上一位悄悄地问：“你买的女人？”

“不，是亲戚。”大寒头也没抬。

“算了吧，这种事瞒上不瞒下。”那人又探过身来，咬着他的耳朵：“你给她恁多钱叫她单溜赶集，不怕她跑了？”他见大寒摇摇头，明白了什么似

地拍拍大寒：“哦，懂了，有肚子了。不过还是保点险的好。”

排队无聊，人家想同他拉拉呱打发时间，哪想他不肯开口，便没趣地转脸找旁人闲扯去了。他仍在想蛮女的事。交钱之后，他憋了一肚子气，好多天都不出畅。他一狠心跑到代销点，买了一包烟，将憋的一肚子气全都对着它出。瞎妈鼻子尖，蹙起鼻子嗅嗅，大惊失色地跳下床，边往门外摸边问是甚烧着了。等弄清是他在抽烟，愣着神长叹一声，才回转自屋去。他也知妈是想为他好，可他心里头有良秀，妈又不是不晓得。他对妈亲敬，也不满。

先前庄邻们都议论，说“瞎姑贪贱买老牛，给大寒弄了个二婚头”；更难听的说“大寒这愣种，花钱捐了顶绿帽子”；也有的说“这两千块花得值，眼下甚都有假，七八千块明媒正娶的还有假货哩，哪如这知根知底的？”

关于女人，当地有一种说法：婚后统称女人，一般叫“某某家的”或“某某婆嫚”；做二十来年媳妇后，就可归老嫚子一档了；婚前称小大姐，但有真伪之分，真的属处女，假的虽然大家不当面称其为女人，但背后也不承认其为小大姐。照这样看，蛮女理所当然成了女人了。

过了一些日子，议论的口风又调了向：“乖乖，大寒家买了条小水牛

那蛮女做生活一点也不惜力！”还有的说：“大寒婆嫚是能干人，有条有理的，瞎姑就缺这样的帮手。”人家夸好也罢说差也罢，他连心边都不热，就跟与他没关系似的。不过他觉得他俩有不少相似地方，是一根藤上的瓜两个苦瓜。他处处照看她，养伤时给她拿药递水，平时不让她做重活，衣裳也尽量收起不给她洗。他心里没将她当作自家人，更没拿她当自己的女人，他认为她是该走的，所以他从不看着她。也许正因为眼里没有那鹰犬似的戒备，所以蛮女对他也逐渐增加了信任，“大哥大哥”叫得他心里通泰。

钢磨房人称“小特区”，闲来没事的庄户人大都欢去转转蹲蹲，聊聊天拉拉呱，是蓑衣房的新闻发布中心，也是块是非之地。庄邻有隙婆媳不和甚的往往都在这里得到加深扩大，甚至为一钱不值的屁大点事，也能闹得惊官动府的。

那天大寒去打面，刚卸下粮袋，就听良法阴阳怪气地说：“嗨，蓑衣房的地真邪啊，刚说到脚鱼就来了只鳖。”

几个来打粮食的哄然大笑起来。

他晓得为蛮女的事良法恨他，便装作没听见，等着打面。哪知良法吃柿尽拣软的捏。

见不吱声以为是怕他，又直呼其名地挑头：“大寒，我帮你挖好了山芋窖，怎连一声道谢也没有？”

又引起一阵怪笑。他忍无可忍地站过来，牛眼血红地瞪着：“你不要欺人太甚！”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地就往一块凑。骂起没好言，打起没好拳，良法哪是他的对手，要不是良涛帮着大伙拉着，他准能叫良法两眼一个样。

回到家里，蛮女刚修好的院门又被他撞得散了架。瞎妈早听人说了，只是一劲地叹气。蛮女慌忙端水给他洗鼻血，泪珠跟血滴一块往盆里砸，她揩揩眼泪抽泣着说：“大寒哥，都怪我……我要是死了就好了！”他的鼻子也一阵发酸。等她卷好菜叶帮他塞好鼻眼后，他便拎只机凳坐在院里，直到下半夜。

他心里有些不一当。蛮女进门，不仅将他推到人嘴里，让人说三道四地嚼来嚼去，更叫他烦恼的是，搅乱了他跟良秀谋的好事。一个美丽的梦想

眼看要成了肥皂泡。这使他跟热锅上的蚂蚁似地整天坐立不安，忧心忡忡地又无处诉说。不过，自打家里有了蛮女，这家就真像个家了：往常随手扔放的杈把扫帚扬场铰，眼下都归拢一处了，锅台灶前也利利亮亮，妈有了伴，整天话也勤笑也多了，小院里像是添了不少鲜活气。瞎妈心疼儿子，可到底是个失明人。现在有了蛮女，缝缝连连浆浆洗洗的全包了。一天的三顿热乎乎的饭菜吃下去，焐得他心里暖乎乎的；早早晚晚的洗脸洗脚水端得他心里忐忑忐忑；有好多小时失去的，现在又打蛮女那里得到了补偿。他有时甚至在想：她要真的是自家人那该多好哇。可又一想，是家里甚人——妹妹？不可能，她离家不是为人家当闺女作妹妹的，——媳妇？也不行，那名份应该是良秀的，可眼下有怎办？他想不出甚好主意来。

瞎妈那晚送蛮女上东头房，又将他叫出去，在院里给交代了一阵子，她叫他不要着急，急了会坏事。蛮女同旁的女人不一样，要先拢住她的心，那种事情要趟着水过河——一步一步地来，这样夫妻才能长久。他正难为不晓怎办是好，她的话点拨了他，正好就坡下驴，满口答应下来。话虽是这样说，但青春年少的男女独处一房，终归要有一些心猿意马。他还没进房，心里就“忽突忽突”地跳个无主，进去后也不敢看蛮女，抓心挠鼻地不知站哪坐哪，一眼看到墙旮旯的凉床，这才将自己解放了。睡下后头也不敢回，只觉得心跳得凉床都震动。在窘境中，他好不容易抓到了救命稻草——看到了紫绒花小篓。良秀这一去几月，相隔几百里，不捎书没打信的实在叫人担心。虽说她身体还可以，但出门在外难免会有伤风受凉甚的，女人终归没男人结实。前些天听教书先生善仁说有个厂里出了事，一个女工辫子绞到机器里，连头皮都扯下一层，良秀那辫子也不知怎拾掇的。到如今连一个字也没寄来。是不是有外心了？——哪能哩，良秀对我是甚样心！

不过，听说城里不少男人专会勾女人学坏，手段高着哩，她一个乡下小大姐能不上当？——不会的，良秀是七孔玲珑心，机灵着哩。可为甚没信来？他思来想去没个理由说服自己。但有一点，那就是也没听说西边收到过信。要是有信，良法他妈能忍住不摆脸？只要寄一回钱，她就准能吓得满庄都知道。这点想法，就跟安眠药似地将他稳稳当当送进了梦乡。等一觉醒来，发现身上盖着被子，再回头看看，蛮女蜷在床里头抱着脚髁睡着了。他消消停停将被子给她围上，吹熄了灯，又回到凉床上。这阵子心里平静多了，跟做了甚神圣的事情似的，心安理得地一觉睡到天亮。

神仙还思凡哩，何况他严大寒是个俗人里的俗人。虽说两下里相安无扰，但夜夜睡着之前，他心里总跟塘里倒进一筐坷垃似地——大波小浪地翻腾一阵才能平静。这种坷垃又往往满眼皆是俯手即得。脱衣睡觉时的情形，擦洗身子时的水声，就连晾绳上晒着的花裤头都是这种坷垃。有时涟漪一直荡进梦里，那夜就少不了要“跑马”。庄户人洗衣裳不勤，那裤头上就难免雪上加霜。干活热了也不敢脱长裤，换下来又要东收西藏，但终归难逃蛮女的锐眼。这时，坷垃就由他这塘撿进了她那塘里了。幸亏瞎妈看不见，要不早就露了馅。

六

蛮女走出粮所，心情格外轻松自在，好长时间一直在监视下过日子，今天终于逃出了那些老盯在身上的眼睛。她打心眼里感谢大寒的相信。庄户人早饭吃得迟，集上的人还没上多少，但商店饭店倒都开了门。她找着供销社，看好了布但没买，她想等大寒交完粮后一块来买。集上陆陆续续在上人，

摊子稀稀拉拉的不太多。好不容易遇着这个机会，要好好地转转看看。她满街逛着数牌子，医院银行镇政府食品站工商所邮电所。对了，到邮电所里看看。里头有一个人在捆邮包。她问邮政编码忘了能不能查，那人说能。她说一个地名，那人抬起头睁大眼看着她，使她想起庄上那些眼睛。那人问她是哪庄的家在哪里怎来的。说着话就围上一圈看热闹的人，你一言我一语地问这问那，还有个流里流气满嘴荤腥的说些脏话。她想走开，可早有好事的传话到派出所，来了一个脸皮白净的警察将她带进了派出所。所长问了一些话，叫那白脸警察记在纸上，然后又带她坐上摩托车，直奔蓑衣房。

正是吃晌饭时，车子开到良法家门口停下。派出所的人进去了，她看到这个门心里就发抖，也不知是气还是怕。庄里来了派出所的摩托车，顿时良法家门里门外就围了几圈人。那白脸警察打里往外撵看闲的人，到门口将她叫进去。她咬着牙硬着头皮进了门，只见善德跟良法都铐了起来，手腕上闪亮闪亮的，善德家的跟良涛垂头丧气地蹲在一旁。

良法看见她进门，将独眼眨眨眼就耷拉下去了。她气得不晓怎说是好，眼泪跟倒口的河水似地倾泻出来。

所长他们刚把看闲的撵开准备问案子，村长善源进来了，跟所长他们打了招呼点上烟，了解一下来意。这时会计“二算盘”也赶来了，点头哈腰地说这里嘈杂，请所长到办公室问案子。所长说那也好，就将人一块带到办公室。

出了良法家，蛮女一眼看到人堆里的瞎妈，忙上前搀着往家走。所长叫她在家不要乱走，有事好找她。进了院，瞎妈就将门关上，拉着她进了屋。蛮女有些纳闷，刚想问还没开口，只见瞎妈“扑通”跪下来，哭着求她：“好闺女，我守寡十几年就指望这么个独种儿子，你千万不能坑了大寒哪！”

蛮女糊涂了，忙扶瞎妈站起来：“妈，这话打哪说起的，我怎坑大寒了？”

瞎妈说：“你带派出所来逮拐卖人口的，西边是卖主，我们是买主，这不是明摆的事么。刚才‘二算盘’来退钱了，求你在派出所人面前就说没这事，中不？”

看着瞎妈那热望的脸，她难为了：“在派出所里都说过了，都记在纸上了。”

瞎妈又说：“‘二算盘’说你只要说没亲眼见着就中了，这也不是求你说假话，你真的没见着嘛。”她摇着蛮女的膀子哀告：“好闺女呀，派出所将我瞎老曼子逮去倒无所谓，要是逮了大寒，我就不过了！”

她犹豫了：“妈……我答应。”

“好闺女，谢谢你了委屈你了。”瞎妈一句话，又将蛮女眼泪说下来。

“他大姑在家没？”“二算盘”一脚跨进门，急着问：“说好了没有？”

瞎妈还没回话，蛮女先开口了：“要我不说也可以，不过，我要汤良法写个检讨给我，没有这个我绝不改口！”

“现在就要？”“二算盘”急了。

“现在就要。写得不好我也不要！”

“好，姑奶奶你等着。”他脚不沾地地走了。

“闺女……？”

“妈，我不连累你，你也叫我出出气啊！”蛮女抹着泪说。

“中、中。”

功夫不大，“二算盘”送来了良法的检讨，又说：“所长叫你去哩。”

蛮女看了看，才说：“走吧。”

进了村办公室，见善德爷儿俩仍铐着，蹲在当间地上。

蛮女进了里间。所长问她是怎样到蓑衣房的。她说在派出所不是讲过了嘛。又问是不是当晚就跑了。她说是。所长接着问汤严两家交钱你是否亲眼所见。她说不是。最后所长问她眼下打算怎办。她吭哧了半天才羞答答地说：暂时就在严家吧。所长没再多问，说就这样吧。又叫白脸警察将记录给她看看，按上手印。然后又对村长善源、“二算盘”说：“看在你们担保的面上，人今天就不带走了，不过，我们研究过后如果要人，你们随时送到。”

他叫白脸警察放了外间的两人。见所长要走，“二算盘”忙留他们吃中饭。所长说吃过了，下次再玩吧。白脸警察提醒说是不是要到严家去看看，所长点点头。

来到严家，大寒还没回来。他们家前屋后转了转，便同瞎妈蛮女扯几句。所长一眼看上紫绒花小篓，拿过来爱不释手赞不绝口，瞎妈说那是自家瞎编的不嫌孬就带回去玩吧。所长说那就谢谢了。瞎妈说谢甚么，这是上级看得起我们。说得所长心里格外舒坦。

临走时还关照瞎妈，娶媳妇不要忘了去镇上领结婚证。

摩托车喷着白烟跑了，瞎妈还扶着门框喃喃地说：“都是好人哪！”

门口看热闹的说：“他大姑，你家今年是吉星高照了，不光添人进口，而且添的是挣钱手，进的是聚财斗哇！”

那个说：“好人得好报，这是大姑敬耶稣修来的。”

听着大伙七嘴八舌的，瞎妈的脸上笑起了横七竖八的山芋沟。她扯起袖口摁着眼：“老天有眼，这是主赐的！”

大寒出粮所时，已经过晌了。

他见蛮女半天没回来，估计是走了。心里陡然觉得空荡荡的，跟丢了甚似的。可又怕她万一没走，便到集上找找看。一辆班车打身边一擦而过，他发现像是蛮女在车里，衣裳头发都像。他将小车推到路边，撂下车把一屁股坐上去，摸出烟抽起来。

他叹了一口气，站起来准备回家去。又一想，回去早了，妈会请人追到城里的，不如多呆一阵子，迟些回去。他搭着车撵，有心没意地跟梦游似地直转到集上人都下光了，这才推着小车疲塌塌地往回走。边走边度思着回去怎交代。

心里只顾着想事，走到钢磨房被良法良涛拦住路，这才住脚抬起头。

“大寒，你小子好毒哪！”良法圆睁独眼咬牙切齿地叫着。

他竖着两眼不晓出了甚事。

“你不要装蒜，自己做的绝事自己清楚！”良涛也跟上喊。

他拍着胸口：“我严大寒一不做亏心的孬事，二没做见不得人的鬼事，你们嘴里放干净些。”

“哟，你想嘴里干净？”良法指着路边：“你要不承认就将这泡狗屎吃了，我来告诉你。”

“大哥，跟他罗嗦甚么，他干的就是吃屎的事，抹给他吃！”良涛说着就抄起一把树叶，包起狗屎抹过来。良法也提起一把扳手乱砸。大寒“操”地一声也抡起了车撵。

“住手！”蛮女闻讯赶来。

大寒听了一愣，良法乘机一扳手，捣得他鼻血直淌。蛮女见了，抢上去抱住良法的手就啃。良法护疼丢了扳手，人团这才解开。“汤良法，你是嫌铐得少了？”蛮女咬着牙气狠狠地说。“哼！那事过去了，我怕你个蛋！”良法捂着血淋淋的手，斜着独眼说。

“过去了？我还没告那晚的事哩！”蛮女噙着眼里的泪水直打转转。

“哪晚的事？嘻嘻，甚事？那晚你跑了，有事也没事了，全庄人都可作证。”“想的倒美，你不要忘了，白纸黑字的我手里还有一张！”良法听了，跟抽了筋似地软瘫瘫垮了下去。良法回到家，又挨“二算盘”一通狠训：“你还怕事闹得小了？你以为这就没事了？你以为你跟大寒那小子一样该罪？”

你错天上去了！你是买卖人口，人家瞎姑是见义勇为；你是强奸妇女，人家大寒同蛮女那是两厢情愿！今天要不是我在里头弯全，恐怕这顿晚饭你就在牢里吃了。”

良法气紫了脸，挤鼓着充血的独眼，一句话也说不出，跟癞蛤遭了雷暴雨似的。

七

假使有眼的话，瞎妈对蛮女就真的要刮目相看了。五百块钱的欠条撕了不说，那一千五也还了回来。虽说是“二算盘”偷偷送回来的，但她心里有底——这事是经了官的。

提起经官，她觉得要经官的事还有一桩，那就是大寒同蛮女的亲事。虽说在庄上撒过喜糖了，庄上人人都晓得，也有人管蛮女叫“大寒家的”，可她心里没底。那天所长临走时关照她，叫他们去领结婚证。她认为这个证该去领，经了官的事就跟板上钉钉似的牢靠作数。

大寒却跟狗见扁担似的怕提这事。只要瞎妈一张嘴，他不是找借口躲开，就是今允明明允后地往后推。那晚跟良法弟兄打仗，因蛮女的出现，发愣时挨了良法一下。他心里一直纳闷：她怎没走哇？她一个人怎摸回来的？到家后才听瞎妈说今天发生的事情。

但是他还有一点没想通，那就是她在派出所里为甚不提回家的话？如果说了，派出所肯定会跟她家里联系，叫她家里来带人的。邻村就有过这种事。回去之后就推说做工苦不想干，要不就干脆说想家了，家里哪个也不晓得她是假小大姐，婆家也好找的，哦——是不是家里穷没盘缠？这好办，就是背着妈借钱给她也中，不还也中啊。他胡思乱想得心里闷，再加上跟良法弟兄动手肚里正憋着火，还有这菜叶堵住鼻眼喘气不畅，晚饭也没吃就放下凉床睡觉了。

可又翻来调去睡不着，总觉得家里少了甚，细细一想才发觉是紫绒花小篓不见了。

他度思是她们拿去盛东西了，等蛮女进房来，他问她见没见着，蛮女说送给所长了。一句话跟点着了火药信子似的，他跳起来放鞭炸炮地朝蛮女又吼又叫，粗大有力的巴掌捏得她肩膀疼的要脱臼。慌乱挣扎中，大寒狠推一把，她跌在床前，头上的血顺着床腿流下来。瞎妈听房里动静赶来，听说了原由，就摸上前扶蛮女，一下子碰到凉床上，声泪俱下地数落起儿子来：她说那篓是她送的，不关蛮女的事。就是蛮女送的也没甚了不起，这么好的媳妇能不如你那篓？那篓摆在那块能吃能喝？人家蛮女弄饭给你吃，跟你洗衣裳，帮你照顾瞎妈，麦口时没天没夜地苦，还要回了那笔钱，你那篓除了能看还能顶甚用？你这没良心的！我眼瞎，可我心里巴望着——巴望你能成

个家，安安稳稳地过日子，巴望了二十六年，苦了二十六年哪，就得到你这报答？我明白告诉你，那婆去了就回不来了！二十六年来我没弹过你一指头，今天非揍你给我闺女出出气！说着就高高举起拄着的棍，蛮女急忙上前拦住。瞎妈气吁吁地说一句：“今天是看我闺女的面子！”说完，夹起凉床回了西头房。只剩下他俩相视发愣。

蛮女找些布条包伤口，大寒见了心里也有些后悔，但想起那小婆，气还是消不下去。

凉床给拎走了，大寒只得到蛮女脚头去通腿，两人背对背都没话。他吹熄了灯，在暗处大睁两眼，回想着瞎妈刚才说的话。

一连几天下来，蛮女对他不理不睬，该弄饭弄饭，该洗衣洗衣，偶尔斜着眼角看看他。瞎妈看不见，但能觉得出来。她一边“闺女长闺女短”地哄蛮女，一边一阵紧一阵地催大寒去领证。

大寒给逼得没法，他想跟妈挑明了。又一想：花钱的媳妇她都肯买，这不花钱的还舍得撒手？何况已是到手的鸟。再说，现在跟她提良秀的事也是嘴抹石灰白说。打送婆那天起，他就觉得妈是存心跟他作对，说到底还是跟良秀作对，她是要从他心里将良秀撵走，不叫良秀坏了她一手操办的好事。

他也晓得，要是挑明了，庄邻们也肯定会说他是发高烧说胡话，肯定会说他是得神经病，肯定会说他是半夜睡乱坑鬼迷心窍了！庄上光棍恁多，买媳妇都买不到买不起，他严大寒却将送上门的女人往外推，难道说这不改常么？也肯定会有人说他是忤逆不孝，瞎妈守寡吃了恁些年的苦，到如今连一句当家话也不能说。天下当妈的哪有不为儿女好的？可行好没有报，二十六年养了个黑心狗白眼狼！

在这一锅汤里，哪个能为他姓严的说句公道话？不要说他严大寒，就是他死去的“倒插门”大大在世时，也不敢对瞎妈胡乱龇龇牙，姓汤的可以欺负她，那是因为他们姓汤。他严大寒要是惹瞎妈生气，那可不行。那就是欺负姓汤的了。可大寒孝顺母亲，也不尽是屈于这个势力，而是看到瞎妈将他拉扯大了不容易。要是把妈气出三长两短来，他也于心不忍。到底是自己的亲妈，而且是想为他好的。他也想大小事情能顺的则顺着她，苦了一辈子，也该让她顺心顺意地过过顺气日子。

要是挑明了，蛮女听了会怎样？该不会再拿刀抹脖子吧。不可能，她怎会想嫁给严大寒，就凭这“三间破草房，一个瞎眼娘”？就凭他前几天将她打得头破血流？对了！他眼前顿时一亮。听说领结婚证时要问的，有一方不愿意都不给领。想到这，他就爽快地答应了妈，私下里十二分的得意：只要蛮女一声“不愿意”，妈就死了这份心了！到那时，劝妈收下蛮女做闺女，她愿回家就给些盘缠，不想走就留下找个好婆家。

到逢集那天，正好有顺捎的手扶拖拉机，瞎妈说多年没赶集了，今天也去听听热闹。

大寒心想那正好。找到登记的地方，那屋里有不少人，见蛮女来登记，都觉得新鲜。凡是买来的人，藏都藏不及，就怕叫公家察觉了给送走，弄个鸡飞蛋打两落空，哪晓得今天还有来登记的。

那管登记的问了姓名年龄一些之后，又一本正经地指着蛮女问大寒：“你愿意跟她结婚吗？”大寒虽然不怕甚，但终归没见过这阵势，他涨紫了脸，硬着舌头说：“来就是、愿意的。”“你呢，愿意跟他结婚吗？”她满脸

绯红地低下头，好一阵才开口：“不愿意……”话刚说出口，又一下子打住了，然后好不容易地费劲接着说：“……就不来了。”

大寒听了开头，心里真高兴，哪晓后头还有话。刚刚烧旺的火，给一瓢凉水浇灭了。

一屋人都笑着起哄，有人喊：“还不去买喜糖喜烟，不然就不给证！”

瞎妈听了忙说：“别、别，这就去买、这就去买！”说着就催苦心皱脸的大寒快去买烟糖。

瞎妈今天格外高兴，登记后陪着蛮女去供销社，扯了上回看好的布，买了些零碎东西，又陪蛮女上邮电所查了邮政编码。还到派出所去道谢所长，不巧所长回县城家里去了。大寒一直跟在后头一声也不吭，人家问他甚也懒得答。

回庄的路上，瞎妈拉着蛮女的手责怪道：“你这丫头说话大喘气，听你说‘不愿意’，我心都凉了，等了半天，才又冒出‘就不来了’，差点要了我这条老命！”

手扶拖拉机上的人听了，都禁不住地笑起来。蛮女也抿嘴笑着低下头。只有大寒一人闷闷不乐。当晚吃罢饭，大寒早早就上床睡了，瞎妈催在拾掇的蛮女也早些歇着，自己进了西头房。蛮女查看了一下锅膛灶前，关了院门屋门，这才进东头房。

她的心“砰砰”地像要打嗓眼里跳出来，又怕又羞又高兴。怕的是因为想起了那回的痛楚；羞的是自己就要尽女人的妇道了；高兴的是她欢喜的男人今天成了她的丈夫。

她那颗浮萍似的心总算扎下了根。她敬重大寒，平时他对她知冷知热的，自打般进东头房来，也从未打过她的歪主意，连看都不多看一眼。他也是人哪，他那裤头上的云彩斑叫她看了心疼，每见着一回就则怪自己一回。上次小簋的事，肯定是他在外跟良法打仗没消气，不然不会因一只小簋发恏大脾气的，自己却忍心几天没理他。

天已入了夏，大寒只盖了被单在肚上。她吹熄了灯，借眼前的黑暗掩着羞色脱衣上床。她将枕头拿到那大寒那头去，那股男人的气味由鼻孔钻进心里，她想起了家乡又高又稳的大山。她往前靠靠，哪知大寒没睡着，火烫似地往后缩，她见他这般憨厚可亲，便一头栽的他怀里，将他死死搂住。那大寒正有气没处出，给她这一搂，一团火熊熊烧起，怎么也按捺不住，三把两把扯去衣裳，在床上撕搏起来。

疲乏且满足的蛮女睡着了。而发泄后的大寒，心情却更加沉重。他穿上衣服开开门，在茫茫夜色中往庄头摸去。失去了紫绒花小簋，只有这棵大槐树贴心了。

树上，挂着露滴；树下，噙着泪珠。

大寒正在稻地里放水，来说瞎妈叫他快回去，还说家里来了小汽车。他听了心里纳闷，家里没有达官贵人的亲戚，跟当干部的也没甚来往，认得的干部就是村长书记“二算盘”，他们也没坐小汽车的资格。往坏处想，自己一不该罪二没犯法，应交的粮款也都交齐了，计划生育那是没影的事，那……莫非是前些天蛮女写信回去，又捣鼓出甚事来？不过那信他也看了，没有甚不对头的言语。他在水沟里涮涮脚穿上鞋，揣摩了一路也没揣摩出甚眉目来。老远的就见一辆灰白色面包车停在自家门口，围了一圈嬉闹着的孩

子在看新奇。

家里来了四个客人，蛮女一一给他介绍：那中年胖子是县里甚公司的经理，穿警服的是派出所的所长，唯一的女客人是所长娘子、公司的股长，那年轻人是开车的师傅。

其实，大寒进门第一眼看见的是桌上摆的紫绒花小篓。耳朵听着介绍客人，眼却一直盯着那小篓。

客人们坐下后，所长娘子说明了来意。原来，所长带回家的小篓，让她生出个赚钱的新主意，她将篓子与想法一块提供给经理。今天他们来的目的，就是跟大寒商议成批生产的事。当然，销售全由他们负责。

大寒听了兴奋得了不得，没想到他同良秀弄的这小玩意，城里头人都看上了。他一口答应下来，可又为那紫绒花犯愁——他那肉疙瘩粗指头弄不了这细活。所长娘子刚说由他们想法子，蛮女插言说她 would 做。

临走时，经理打提包里抽出几本画报，上头有奇形怪状小巧玲珑的篓篮筐的照片，说给大寒参考参考，再设计一些新式样出来。

大寒连天带夜地干。满庄的灯全熄了，只剩下他那一盏，到下半夜还在忽闪。第一批货拉走后，很快就卖光了。大寒捣鼓出来的几种新式样，除了一两种外，其余的都很受欢迎，公司收到的订单也越来越多。大寒数着钱，不由得眼圈发热鼻子发酸。他想起从小，年年寒里都巴望雪花能变成面，眼下的钱也就跟天上掉下来的差不多了。

面包车又来了，经理跟所长娘子来同大寒签定了合同，还鼓励他再创新样品，争取秋天带到广州交易会上去。

大寒摸着独蒜头似的拇指，那血红的印泥，使他想起几个月前欠条上的手印。那阵子是钱往外出，等着还人的；眼下是钱往里进，等着赚人的，弄得好还要赚洋鬼子的洋钞票哩！

打那之后，大寒就整天迷在编篓上了，不是出外买柳条就是在家编篓，要不就是编了拆拆了编地想法变花样。除了睡觉和端三遍碗，一点闲空也没有，实在太累了，就看看床里的紫绒花小篓。这是所长拿走又归回的那只，他怕混淆了，就一直收在床里边。

看着大寒家这阵子的红火劲，庄上不少人都眼热，有的人来打听能不能给他们来学学跟着做，也好赚一点。大寒起初没松口。庄邻们就央求瞎妈，大姑长大姑短地叫，瞎妈甚时受过人这等恭维？再说，瞎妈又好个外面光。平时大寒在家扳点东西，庄上这个来拿那个来取，说是借，也没个还，气得大寒说不得道不出的。瞎妈倒好，东西给人拿去还对人家客气得了不得，就跟是她拿了人家东西似的。大寒气也没用——人都是妈给的，扳的东西当然也随妈当家，只图她能高兴。

这回瞎妈应了大伙，便将大寒叫过来。将庄上全是亲戚，哪个也得罪不起，还要靠这方水土吃饭做人的道理讲一通。又说定的合同多，自己也忙不了，反正是要找人帮忙的，眼下人家找上门来，净落的人情又何必不做？瞎妈的话，在大寒来说就是圣旨。家院那棒秸门打开了，来学编篓的一个接一个，连善礼家的也来了。夏天农活少，闲着也是闲着，庄户人又是天生的闲不得，不找点事头做做就闲得骨头痒痒，那就非出事不可。

眼下有赚钱的事可做，那何乐而不为？只是苦了善德家的，她碍着脸面不好进大寒家的门，怕见着蛮女。就只好等善礼家的学会了再回去教她，当徒弟的徒弟。

大寒松口许人家来学编篓，不光是瞎妈劝说的结果，他自己也有一个想法：只教他们一些简单的编法，像收口等难一些的活就留给自己干。用城里人话说，是只教他们做半成品。这样一来，人情也给了，但他们又不能教会徒弟打师傅，撇下师傅去直接跟县公司打交道，而且给他们工钱的高低多少也攥在自己手里。一个小篓只有配上花才能算完工。大寒也曾想学做紫绒花，只因他手太大皮肤太粗，最后也没能修成正果。

蛮女除了做绒花外，还给大寒新编的筐篮甚的配花。大寒看了也说好。只不过她发觉他对紫绒花格外喜欢，尤其是床里的那朵，她觉得那花那篓是个谜。所长拿走后，他像掉了魂，篓子回来了，他眼里就跟点起两盏灯似地闪亮有神。白天得空就瞅它两眼，晚上睡觉也是脸朝着篓。她问过瞎妈，瞎妈说那篓帮他赚钱了，他能不欢喜它？她听了也不能完全除疑，但又不好再追问，只得将这个谜埋在心底。

大寒的心情确实要好多了，偶尔对蛮女也有了笑脸。他几次想跟蛮女提良秀的事，可拙嘴笨腮的又不知怎说是好，他怕说了伤蛮女的心，又觉得老瞒着也不是个事。白天手头有事做还少想些，可到了晚上，脑子有了空就想得格外多。看着床里的紫绒花，良秀的身影模样就涌上心来，同他说话同他笑，以往两人在一块的事情也就历历在目声声在耳，直想得心如蜜糖又心烦意乱。再一想起身后还睡着个女人，一个被赫赫严严的大红结婚证所承认而自己不想承认又不得不承认的女人，心里就像一阵秋风刮过，只留下几片枯黄树叶，孤零零地在心尖上悲哀地叹息。冤有头债有主，可他至今还没弄清这个头这个主究竟是哪一个。怪良法家将蛮女卖来的？可妈完全可以不买的嘛！怪妈将蛮女买下的？可蛮女完全可以在集上逃走的嘛！怪蛮女没逃想留下的？可自己完全可以不受嘛！怪自己受下蛮女的？可自己又是确实不想受下的嘛！自己心里想的是良秀嘛！那事情怎会弄到这种地步？他心里跟填进一把稻草，乱七八糟硌得慌。为了摆脱眼前的窘境，他一回又一回地求助于那短暂的快感。事后又一回再一回地后悔，骂自己没出息。

终于在一天夜里，蛮女在梦中给晃醒。当她明白了怎么回事，便趴在枕上哭了半宿，又不敢高声，怕惊动了瞎妈，直哭得大寒心里又内疚又有一些报复后的得胜感。

一家人团坐在桌边吃饭时，瞎妈将眼笑成了两道肉缝：“大寒。”

“嗯。”

她激动得连说话都变了腔调：“你媳妇有了！”

他听了，淡淡地说：“是有了，不是你带来家的嘛。”

瞎妈的脸上兴奋出红晕来：“你这傻大寒，不是有媳妇，是你要当大大了！”

他以为听错了，见蛮女幸福得两眼放光，羞赧地点点头埋下脸去，这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那似笑非笑半喜半忧的神情瞎妈看不见，蛮女又低头没看见，他自己幌幌忽忽跟做梦似的，也不在乎甚神情了。

瞎妈在唠唠叨叨地关照大寒，少叫蛮女做重活，不要惹她生气。又问蛮女想吃些甚，酸的还是辣的。迫不及待地叫蛮女站起身来走几步，看先迈左腿还是先迈右腿。怎说怎看怀的都像是小子，瞎妈喜得合不拢嘴，冲着墙上的画像说：“死鬼 你有后啦！”

那画像无动于衷，仍然保持那副受苦受难的模样。

这些大寒都没听见也没看见。他给眼前这突如其来的事实弄得措手不

及，头脑一时还没拐过弯来，他给这女人天潮地润下种就出的本事惊住了。待到稍稍清醒时，马上想起一个事关重大的问题：这肚子是我的吗？不会生下个小独眼龙吧？

“大寒家的。”善礼家的刚跨进一只脚就喊：“大寒家的，你看这信是你的吧？满庄没有叫这名的，你二舅度思是你的，你看看。”自学编篓以来，她见着这一家人都热乎得烫手。

蛮女接过信，眼圈一下就红了，一边看着信，一边眼泪噼啪地打在纸上。等看完了信，人抽泣得喘不上气来。急得瞎妈在蛮女胸口直摩挲：“好闺女没着急，有甚事慢慢说，不要惊了胎气，哭出来就好了。”

蛮女放声大哭一阵，才渐渐平静下来。大寒忙问：“信上说的甚话？”

她不好意思地破涕为笑，将信递给大寒说：“其实也没什么，都很好的，就是爸妈很想我，叫我有空早些回家看看。”

大寒将信搁在饭桌上。

瞎妈听了这才松下一口气：“唉，儿行千里母担忧啊，是该回去看看二老，不过……眼下你是双身人，也不放心让你走，干脆等明年你们一家三口一块去吧。”

善礼家的听了叫起来：“他大姑，恭喜你要抱孙子了！”

“借你吉言、借你吉言哪！”瞎妈又对蛮女说：“你将这事也写信告诉我那亲家，叫他们也高兴高兴！”

瞎妈的话，引得满院来编篓的人都笑了。

九

虽说已立过秋了，可秋后还有十八天地火。直热得狗都懒得动弹，身子紧紧趴在阴凉地上，连脖子下颏都贴着地皮。难怪老年人们说狗是土性子。

正晌午太阳毒辣辣地烧，编篓的也只能早晚凉时干一阵。男人们大多聚在钢磨房旁树荫下编，女人们一般在家里做，只有些小大姐小媳妇图热闹，凑到大寒家连做活带说笑。

病症由口入，是非打口出。也不知怎的七嘴八舌话撵话，就提起西边善德家事来。

医生先生善仙家的二丫头神秘秘地说：“前天善德大爷病了，大大叫我送药过去，在房门口听见大娘在抱怨，怪善德大爷看不了几步棋，后悔当初没同意将良秀说给大寒哥……。”

“二丫头！”瞎妈忙笑着止住她：“赶明给你这快嘴丫头找个厉害婆婆。”

“怕甚？蛮女还会吃醋嘛。”二丫头没回量过来，还想接着往下说。“眼下小大姐也学坏了，这么大点就知道吃醋了。”瞎妈笑咪咪地岔开去。“哦，二丫头吃醋了！”屋里几个小大姐都羞着二丫头起哄。蛮女听了没吱声，乘人不注意退了出去。几个小媳妇就责怪二丫头不懂事，闹了个不欢而散，瞎妈拽也拽不住。

良秀是甚人？她跟大寒又有甚关系？这些天怎一直没见过她？蛮女一肚子的疙瘩找不着人解。闲来没事就翻弄那封家信。

拉篓的车装满了。

所长娘子拉着蛮女的手说：“今天驾驶室空着，你们跟车进城去玩玩，我带你去医院检查检查。”

“检查，查什么、大姐？”

“查查你的肚子啊。”

“大姐！你 看她肚子有甚不对头的？”瞎妈在一旁听见急了。

“看不出甚么。不过孕妇都应该定期检查的，看看胎位正不正，胎儿发育是不是良好。”

蛮女没说话，只是拿眼瞟瞟大寒，等着他当家作主。

大寒汇汇后脑勺，憨笑着：“嘿嘿，乡下女人猪皮狗骨头，哪有恁娇惯，以往没检查的不也好好生下来了嘛。”

所长娘子不真不假地说：“照你这么说，乡下女人就不算人罗？再说也花不了你几个钱。”“大姐 ”“大姐，不要听他胡嚼蛆。”瞎妈过来打圆场：“去查查是好事情，我也想顺顺当当抱个大头孙子哩。”

等大寒同蛮女跟所长娘子上车走后，她又后悔起来：怎听信城里人话了，城里人做事都少规矩，教书先生善仁家良玉的大伯嫂就是城里人，坐月子不吃红糖吃白糖，天热还吹电风扇哩。也不晓医院的先生是男是女，也不晓手轻手重，那没成形的肉疙瘩怎经得住拨弄！她急得直抱亏，又没法子。可又一想，这未必不是件好事，说不定查查能解决大问题哩。

大寒在车上听了一路的教育，可又不敢跟财神娘子顶嘴，只好眼看着她，耳朵却在听收录机里唱歌。城里人真会享福，坐车还捎带听小调。那女人唱得软绵绵娇滴滴的，大寒估计她是睡在哪个男人怀里唱的；那男人唱的就更听不得了，跟大叫驴喊似的，听那架势，是不将卵子喊下来不算个完。再看那开车的，手不住地在方向盘上敲打着，不时也直起嗓子叫两声，跟打癍症似的。大寒一路上手捧着心，就怕弄不好要出车祸。好不容易熬进了城。

大寒很少进城。头一回是念书时参加县小学生运动会，得了个铅球第二名，老师带他到馆子里吃一顿面条，还没能吃饱。以后进城都是上河工时路过的，没专门来过。没想到城里近些年变得真快，那些大楼跟上了化肥似地，一个个都冒得恁高，排在路两旁五颜六色的格外好看。他弄不懂，为甚大白天还亮着恁些花花绿绿的灯 不费电嘛。

更叫他受不了的是，满街尽是那种男人女人在哼在嚎，吵得人头昏脑胀。

到公司里卸下货取了钱，所长娘子就带他们上医院。蛮女进去检查了，他就坐在走廊椅子上等。突然屋里杀猪似地叫，他以为是蛮女，慌忙站起来，再细听听又不像。就听旁边一个女人说：“唉 现在这些姑娘呀，胆子大脸也厚，没结婚就怀上了，受这份罪真不值得。”说得这边一位满脸羞惭地埋下脸，一劲地抹眼泪，坐在她身边的男人明显比她大多了，递过手巾方给她揩泪。大寒心想：城里怎尽是这样乱七八糟的，良秀在苏州该不会有甚吧？他马上又打消这个念头 良秀恁好的人，不会！

蛮女检查出来后，所长娘子叫他们上她家吃饭，他们谢辞了。

大寒带着蛮女大街小巷转了半天，也没找着当年吃面条的馆子，只得随便在一个馆子里要了两碗面。操 三块钱！一顿饭够在家吃一天的，城里人尽赚黑心钱。两人到百货大楼去看了一圈价格牌，就忙打了车票往回赶。

到镇上下了车，又到银行去存钱。这是所长娘子教他的。说像瞎妈那样将钱收在布包里，还不如存到银行里头保险，而且能大钱下小钱。

大寒甚时存过钱？他连存折见都没见过，蛮女也是。两人在银行里听那会计讲了半天，才有点似懂非懂。蛮女说存定期的利息大，可大寒在心里打了一阵小九九，只存了一些活期的。会计问他怎不全存了。他说这钱还要花哩，又要买柳条又要付工钱的。

出了镇子，大寒怀里揣着存折和钱，就跟揣了两个刚出锅的鸡蛋似的，热乎乎的格外受用。自打所长娘子的面包车来过之后，庄邻们对他家就另眼相看了，就跟他家同所长结了亲似的。良法良涛遇着也老老实实的，连从不上门的村长书记，眼下也不时地来遛遛。他渐渐有了些做人的感觉了。渐渐地觉得这一锅汤里没有他这盐（严），也就没味了。

正走着，蛮女突然问：“那钱留得多了吧？柳条工钱也花不了恁多。”

大寒抑制不住得意地笑着说：“银行里存的都是些备急的钱，手底这钱除了该花的，剩下全留作放帐哩！”一语道破天机，兴奋得他满面红光。其实他心里还打了折扣没全说，他准备买柳条时余帐工钱也分期给，挤出的钱都用在放帐上。新屋雕花八仙桌条几上大大的画像在他脑子里越来越清晰。

“什么叫放帐？”虽然来了几个月，但因很少出门，当地话蛮女还有不少不懂的。

“放帐么……”大寒想来想去终于想出答案来：“可能就是学校书上说的、地主放的高利贷吧。”

蛮女听了“扑哧”一笑，拿眼盯着他：“那你就是地主了？”

他也笑了：“眼下哪还有甚地主，上头不是让搞活嘛。”

蛮女瞟了他一眼，没再说话。望着西边快要落山的大火球，还有火球边上那一片片鲜红的云彩，她心里在想着另一件事，嘴抿得越来越紧，腮上也染上两朵绯红的晚霞。

大寒见蛮女渐渐拉后了，便停住脚催她：“快走吧，天要黑了，妈在家等急了。”

“……大寒。”蛮女反倒站下了。她走到大寒跟前，两眼直望着他：“良秀……她好吗？”

大寒给问得张口结舌，脑子一时转不过弯来，他掉过脸去愣站着。

晚风搓得树叶乱响，麻蜻蜓振着四片透明的翅膀穿来穿去，不时俯冲到人鼻尖前又一拐而过，像是有意捉弄人。“秋凉”将世人都当作蠢猪，不厌其烦地讲授着空洞的知识，天越暗，它叫得越欢，像在珍惜着一天里所剩不多的时间。

大寒转过身来，咬着腮帮子说：“蛮女，我一直想跟你说的，又不知怎开口，今天你既然问了，我就干脆全告诉你吧。”他将同良秀怎么好的，她家又怎坝拦的，一直到她劳务输出去苏州，如今音信全无都说了一遍。然后抱着头，蹲到路旁的树下。

轻风撩拨着她的头发，她无声地叹了口气：“她怎会一点消息也没有呢？”

“唉——！”他摇摇头，什么也没说。

“她也没给家里来信吗？”

“不知道，来了人家也不会告诉我。”

“会不会出甚事？”

大寒抬起头惊看着她：“会出甚样事？”

她酸楚地强笑一下：“我在家里都会遭难，何况她出门在外？眼下打女人主意的人太多了！”

他想起了收录机里那猫叫窝似的一声声唱，想起了城里医院妇产科门口那令他不敢多看的一出出戏，心里不由得一紧。他跳起来对着蛮女说：“不会、绝对不会的！”

“但愿如此吧。”她无可奈何地冷冷说。她想既然开了口，索性再问下去：“那紫绒花小篓就是她的吧？”

这单刀直入的问法，使大寒又是一惊。没想到这女人晓得的这么多，他不得不点点头。一想起自己夜里的所作所为，脸上不禁发起烧来。幸好天暗，蛮女看不出。

她眼泪夺眶而出。两人都陷入沉思，黑色的幕纱无声无息地笼罩下来。

过了很久，她泪巴巴地问：“往后日子怎么过？还这样一天一天地胡弄？”见大寒就是不开口，她急了，冲着他脊背哭腔拉调地喊：“当时你为什么同意——！”

河水滚滚，挟着沂蒙山卷来的泥沙，旋起一个个漩涡，滔滔东泄。岸边积滞着污色的泡沫，还有上游淌下来的杂物。

夜深了，他俩相背而睡。没一句言语，也没一丝困意，只有感应到的对方心跳。一钩明月跟弯镰似的闪着冷光，透过窗洞映在床前。

十

醉人的稻香在蓑衣房随风飘散，庄户人们磨镰整犁，怀着一腔对丰收的希望，期待着一年中最后一个收获季节。

好些人来找大寒，问他怎不扳些笆斗，那可是大忙前的抢手货。大寒自有他的想法，他算过一笔帐，编一天小篓赶上扳几天的笆斗。再者说了，扳了笆斗，庄邻们这个来拿那个来借，可有借无还，大寒不想再受那份窝囊气了。虽说瞎妈催了他好几回，他还是跟拿结婚证那回似的，今允明明推后地拖了下来。整天忙的不是编篓就是放帐。

断了水，烤了田，黄澄澄的稻穗就沉甸甸地坠了下来。

蛮女的肚子也一天天地鼓了起来。瞎妈叫大寒请了收割机，不给蛮女做重活，只帮着捆捆稻把弄弄饭，连夜晚搅稻子都不让她上手。可她也是闲不住的人，就在一旁归拢归拢稻把，摸起耢帚掠掠场面。她不敢闲下来，闲着就会想起进城那天的事。那天大寒吭哧了半天，最终也没说出一句明白话来，这件事就跟粘在她心上似的，甩也甩不掉。

没甚好法子，只得不停地找事做，不让心里有闲空。还有，那天回来刚进家门，就见瞎妈板着脸正生气，问怎回来这么晚，又问检查是男是女，怀了几个月了，有没有单子。

她一一地答了，告诉说没单子，是所长娘子的熟人，也没花钱。瞎妈听了，脸阴得更沉了：“庄户人没恁娇贵，下回不许去摆这种洋谱！”自打那以后，瞎妈脸上就没开过天。

蛮女也不是呆子，瞎妈没说出来的话，她也猜得大差不离。眼下凭她自己一张嘴，是无论如何也解释不清的，她将唯一的希望就放在孩子的出生上了。这也是她的全部赌注。城里有人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其实女人的大半是男人。出生后靠的是大大，结了婚靠的是丈夫，等老来靠的又是儿子，而且认为一辈子最终靠的就是儿子。要不然就不会有恁些人拱着肚子拖拉一串闺女东躲西藏甚至冒倾家荡产的危险偷生儿子了。蛮女也盼能生个儿子，一个足月的儿子。如果能如愿，瞎哪高兴那不用说，也能使她自己站稳脚跟老来有靠，还能拴住大寒那颗心。听说邻村就有因生了几胎闺女闹离婚的蛮女也暗自担心。如果没有良秀还要好些，有了良秀，她生了闺女之后连第二回机会都没有了。

跟瞎妈去做礼拜时，她诚心诚意地向主祷告：让她生个足月的儿子吧！

叫大寒息了那个念头吧！

十一

大寒在床上翻了一夜烧饼。蛮女见了也不吭声，泪水从晚淌到明。各自心里都明白。

他以为良秀回来，肯定会来找他，哪晓得自晌等到晚，连个人面也没照。他又不肯过去找她，晚饭后在大槐树下等了半宿的空，怎能叫他不着急。天还没大亮，他就下了床，没事找事地扫院子，将屋里擦到梁口的小篋码整齐。等了半天也没听见隔壁有甚动静，他拎起水桶去沟里挑水。

漫天遍野白雾蒙蒙，十步开外只见树影依稀，雾深处不时传来鸡啼狗吠猪哼哼。脚下的小路湿漉漉的，亲欢人的黏土地将大寒的鞋擦成了泥坨坨，走几步就得踏两下。离着老远，就听见沟边叽叽喳喳的说话声，还有一阵阵欢快的笑声冲破迷雾，伴随着庄稼成熟的馥郁芬芳在田野里弥漫。大寒走过去，影影绰绰见好几个小大姐在洗衣裳，就问：“甚事这么高兴？”

快嘴二丫的声音：“我们听良秀姐讲城里事哩，你也来听听吧。”

正在拎水的大寒停住手，仔细在人群里寻找那熟悉的身影。

良秀头也没抬，只顾跟姐妹们说笑。

他闷着头挑水回家，脑子里跟眼前的雾团似的一片模糊。进了院门才发现，脚上的泥坨坨忘了踏，擦了半尺来厚，也不知自己是怎走的，竟一点感觉也没有。

他一趟趟地挑水。

终于在小路上相遇了。

“良秀。”他怯怯地叫一声。

“嗯。”她将脸扭过一边。

“回来怎没告诉我一声？”

“告诉你作么？”

他低下头说：“今晚树下等我吧。”

“作么？”

“有话跟你说。”

良秀转过脸来，眼里含着泪：“你跟蛮女说去吧。”

“我——”大寒给她噎住了，抬起泪汪汪的两眼倔倔地瞪着她：“今晚上我等你！”说完，一蹶一蹶地走了。

直到他那宽厚的身影消失在雾里，良秀才捂着鼻子跑回家。

这一天里，大寒跟害病似的，恍恍惚惚地好不容易巴到吃了晚饭，丢了碗就往外跑。

蛮女都看在眼里。

昏暮里秋风飒飒，吹得地里将收的黄豆摇铃打鼓地欢庆丰收；拆了瓜棚后的青蛙仍在“香瓜 苦瓜”地叫卖个不停；一些不知名的秋虫也在为自己将要结束短暂的一生时尚还不知名而凄惨地发出哀鸣。这些声响，丝毫破坏不了这夜晚的静谧，反倒更添了独具欢乐与惆怅交融、成熟与死亡共在的难言的秋韵。

两个人影在大槐树下渐渐走拢。

相视无言。

秋声依旧。

半天，他才开口：“你怎有空回来的？”

“明天是八月半，请假回来过团圆节的。”

良秀见他又不吱声了，便催：“你不是有话要说吗？快说吧。”

“我，我不晓打哪说起。”

“那就打头说。”良秀看了也心疼，但话还是冷冰冰的。

一句话提醒了大寒，他就自良法买蛮女讲起，一直说到进城那天。憨人有憨言，他将怎么想她的，做了哪些蠢事，怎么跟大槐树亲跟紫绒花小篓亲的，一五一十地都说了。

听得良秀眼泪噼里啪啦往下掉。她又责问他：“我给你寄钱写信，你怎一封也不回？恁大的事也不跟我商量！”

大寒听了直发愣：“你——你甚时寄钱写信了？我等信要等疯了，也没见你一个字！”

“你没良心！”良秀急了，打衣袋里摸出一把的纸条，送到他眼前：“这都是寄钱的单子，难道我会空口说白话？”

大寒也跟着急了：“不是我不信你，是我根本就未见着你寄甚来。哦我连那戳子都没刻，不信你上邮电所去问！”

良秀知他不是说谎的人，但她怎么也想不通，那钱和信都弄哪去了？她打算明天就去邮电所。

夜，渐渐地深了。庄上各家窗户里的灯光，也明明暗暗地稀疏了。周围一片寂静，偶尔打远处传来一两声狗叫。

想到自己的事，她禁不住哽咽起来：“你眼下有蛮女了，那我该怎办哪？”

大寒过来抚着她肩说：“我就是同你商量怎办的。”

“到如今还有甚商量的？”她悲凉地说。

“善德舅要的钱，我现在能拿得出了。”

跟秋风刮进心里似的，良秀摇摇头说：“晚了，太晚了。你跟蛮女已经结了婚，何况蛮女都怀着了。”

大寒转过她的身：“可我心里只有你，结了婚不能离嘛！那肚子是我的，还说不清哩！”

“那你打算怎办？”她盯着她，等他回答。

“我跟她离。”

“那蛮女又怎办？”

“我的心她也晓得，再跟她好好说吧。”

“可眼下是离不掉的。”

“为甚？”

“法庭对怀孕的都等生过了才办。”她又将话题一转：“大寒哥，要是蛮女的肚子就是你的呢？”

大寒给问得一下愣了。

夜风吹得良秀连打几个寒战。大寒紧紧地搂住她，滚烫的嘴唇使她心里的死灰复燃。

他刚回到家，就听屋里有慌乱的声音。还没进屋，瞎妈就开门出来了。

“妈，甚事？”

“你回来得正好，蛮女肚子疼，快去请你善仙舅来。”瞎妈也顾不上细说，火急火燎地催他。

他也不敢耽搁，急忙去敲开善仙家的门。二丫头问出了甚事，他只顾

背起药箱子，拽上善仙就往家跑。

到家只见蛮女披头散发地躺在床上。腊黄的脸上尽是豆粒大的汗珠。她咬着牙在呻吟。善仙上前看了看，回头对瞎妈说：“唉 小产了。”

大寒问：“怎这样了？”

瞎妈伤心地扯起袖口摁着眼说：“哪个晓得，你前脚走她后脚也走了，刚刚回来就说肚子疼得不能受，问她怎弄的也不肯说。”

他问蛮女做甚去了，她眼里转着泪，将头掉向床里。

这一夜他没合眼，一支接着一支地抽烟，直抽得嘴里跟掉了一层皮似的还在抽。蛮女掉了肚子，他说不上是痛苦还是庆幸。也不知天主是不是打盹了，世上的事弄得这样乱七八糟，“小放牛”怎又岔到“小寡妇上坟”上去了？

直到天麻麻亮，他才趑在床边眯上一眼。

十五的月亮升起在天空，月亮旁边没有云彩，整个天上像是一大块蓝宝石镶了一颗明珠。皎洁冰冷的月光跟秋水似的洒泻在大地上。月影花花黧黧的大槐树下，大寒同良秀相依相偎着，听她说“二算盘”怎样截了汇款单压下信的。他摸着衣袋里鼓鼓囊囊的一大沓信，觉得心里暖乎乎的。

两人说得正热火。突然，庄上传来“救命啊！”

“瞎妈？！”两人同时听出来了，撒开腿就往庄上颠。

家院里站满了人。

他刚挤进房里，就闻到一股冲鼻的血腥味，见蛮女仍躺在床上，脖颈拉一道血淋淋的大口子，还不住地往外冒血沫。她一手揩着血糊糊的弯镰，一手攥着那封唯一的家信。

在灯光下哀怨地盯着他，一双泪眼显得格外明亮，不晓是求援还是告别。使他又想起她跑过来那夜里的眼神。她惨白的嘴唇翕动着，那声音细弱不清。他俯下身子，听清她在叫：“大寒哥！”刚说完，眼睛就散了神。

善仙摇摇头，低声说：“这回没指望了。”

瞎妈听了，嚎着扑上去：“好闺女 亲闺女啊，甚事不能跟妈说，要走这条绝路啊！ 要死也该我这瞎老嫚先死，你年轻的还没走一半的路哇……！”

屋里屋外的女人都跟着淌眼泪。

男人们都给撵了出去，瞎妈跟几个妇道人在给蛮女洗身子梳头换衣裳。然后才将她挪到当间地上。

夜深了，人散了，蓑衣房人家今年的团圆节，也就这样过去了。

大寒将妈劝上床歇着，自己守在蛮女身边。一阵阵冷风刮得长命灯忽忽幽幽的。他不时给烧纸盆添些火纸，纸灰也给吹得满屋乱钻。

他将门关上。

靠在那堆紫绒花小篓上，他呆望着停在地上的蛮女。她额头上的疤痕跟刀子似地刺疼他的心，他记起来：蛮女脖颈上除了新刀口，还有一道老伤疤。

手里的香烟浊雾缭绕。他心里无神无主地胡思乱想。他一直想告诉蛮女：领结婚证那天以为她不会答应，所以自己先说了同意。他也一直想问蛮女：为甚不回家，而留下跟他结婚？眼下都晚了，相互都失去了解释的机会。他就是想不通：蛮女跟那小产的孩子 他不想得到的这些，都顺顺当地有了，而他叮心入肺所求的，却历尽艰辛也得不到；买来的不是自己所要的，

所要的又没钱能买，等好不容易有了钱，却又不能再买了；他想给一个女人幸福，却难以将幸福送到她手上，他不想伤害的一个女人，那女人却因他而含恨自尽……

连着几夜没睡觉，困意一阵阵向他袭来。等他给浓烟呛醒时，已经满眼都是烟火。

他也顾不上是烟头还是纸灰引起的，急忙脱下衣裳扑打。怎奈大火已上了房，秋风助着火势，严严地封住了门。簌堆上的火舌一步步向他舔来，房顶上不时掉下一团团火球，屋里的东西都烧着了，蛮女身上的被子也烧着了，连他手上的衣裳也烧着了。他听见西头房里“咕咚”一声，就再没了声响。只有大火在噼噼剥剥地烧。他听见屋外嘈杂的喊叫声脚步声，还有泼水声。烈火燎烤出一股难闻的臭味，浓烟薰得他头重脚轻，一头栽倒在蛮女身旁。

迷迷糊糊中他听见有人在叫他：

“大寒哥 。”

